

藥物
索隱

艸木睿秋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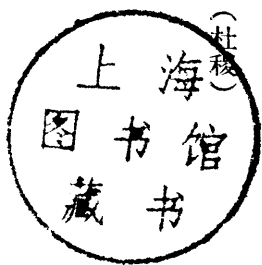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670B

小引

天下「邪行不能以治正法。」橫行不能以征天地。」此書乃是一部十分滑稽之書，雖然邪術縱橫於國家，擾亂於寰塵之中。奇戰怪器，塗炭人民，却是增興助趣，各有不一。有精以之氣，亦有果決之才，而至奇至怪哉！百草藥名之將，邪正爭紛。遍生無窮，均有精強之武，各有仙祖奇寶之賜兮。擾亂於春秋，圖利以害民，邪慾以成讎，冤罹其辟，漢王乃是仁德之君，受巴豆大黃番寇毀兵「中宣」叛逆廝爭，奇名怪將，鬼妖邪法輔佐，果屬奇厲，謀奪之心，驚世之術，奇異之策，非今世人所能信也。惟其戰法，據其用兵，雖屬伏邪術之能，却未免如近世不邪不奇之國家與邦鬥；兵器之厲別，而以強弱亦大有分矣。當番寇兇厲之心，歷久至今，仍不弱其化，因此草木春秋之書，雖是將名之奇稱，神法狂邪，而究其原理果是深矣。便是一部驚示兇橫者醒悟之書，故特將此書簡敍蠅頭蝸角之語，以供閱者之寂寥，值以深覽也。



草木春秋 小用

新式草木春秋目次

| | | | |
|------|---------|---------|----|
| 第一回 | 漢天子君臣仁政 | 衆僊人山洞修真 | 一 |
| 第二回 | 蜀椒山強人獨霸 | 金小姐被劫山林 | 五 |
| 第三回 | 金鈴有難仙風救 | 銀花盡節女貞收 | 七 |
| 第四回 | 金石斛起兵征勦 | 黃總兵遣子探親 | 一〇 |
| 第五回 | 木總兵起兵相助 | 天竺黃戰伐逃生 | 一二 |
| 第六回 | 胡椒國興兵犯界 | 天竺黃設計投軍 | 一五 |
| 第七回 | 天竺黃獻關反叛 | 甘國老奉旨講和 | 一八 |
| 第八回 | 金元帥招兵買馬 | 漢劉王御駕親征 | 二一 |
| 第九回 | 漢番大戰鎖陽關 | 漢明子計擒黎盧 | 二五 |
| 第十回 | 漢英雄大破番兵 | 遵師命金鈴下山 | 二八 |
| 第十一回 | 破飛刀金鈴救父 | 敗番軍漢將復關 | 三二 |
| 第十二回 | 鬪異獸黃耆遇仙 | 威靈仙傳寶刀甲 | 三六 |
| 第十三回 | 決明子計敗番兵 | 密陀僧大施妖術 | 四〇 |
| 第十四回 | 黃耆大戰密陀僧 | 金鈴法鬥番皇后 | 四四 |
| 第十五回 | 女真仙法破番后 | 漢軍大戰九皮將 | 四八 |

| | | | |
|-------|---------|---------|-----|
| 第十六回 | 元帥智排八卦陣 | 黃善力斬四番將 | 五三 |
| 第十七回 | 雲母鬥法敗番王 | 女妾瓶收飛石燕 | 五八 |
| 第十八回 | 覆盆子法損銅牌 | 金鈴子再破飛刀 | 六二 |
| 第十九回 | 鬼督郵行五行陣 | 木蘭袋收葫蘆巴 | 六六 |
| 第二十回 | 黃善鬥海石和尚 | 木賊盜婆婆鐵袋 | 七〇 |
| 第二十一回 | 打陣圖元帥折兵 | 續斷谷漢軍受困 | 七五 |
| 第二十二回 | 薯蕷仙破五行陣 | 決明師燒九皮將 | 七九 |
| 第二十三回 | 漢元帥大破番兵 | 木蘭刀取南關星 | 八四 |
| 第二十四回 | 蜀椒山草寇造反 | 石龍芮斧劈強徒 | 八八 |
| 第二十五回 | 寮郎戰死二凶僧 | 黃力石除雙天盜 | 九二 |
| 第二十六回 | 蜚臺亭漢王賞荷 | 水精湖蛇怪興妖 | 九七 |
| 第二十七回 | 五黃將敗巴旦杏 | 銀花遁斬士殷孽 | 一〇二 |
| 第二十八回 | 烏頭鬼箭射漢兵 | 木蘭鎗挑獨脚仙 | 一〇六 |
| 第二十九回 | 伏雞子黑夜偷營 | 決明師智降柴胡 | 一一〇 |
| 第三十回 | 覆盆子破雌雄怪 | 威靈仙收仙子陣 | 一一四 |
| 第三十一回 | 天羅陣天密喪身 | 番王獻珍寶降漢 | 一二〇 |
| 第三十二回 | 漢天子征番回國 | 封勳臣樂享太平 | 一二六 |

新式
標點
草木春秋

詞曰：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窗昨夜又東風，風景不堪回首有無中。乾坤世界應猶在，只是

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却像是春水向東流。右調虞美人

詩曰：蜉蝣寄跡像人身，世事紛紛誰更評；陶李歸來松菊盛，彭顏去世壽天明。

陋室閒閒君子樂，利名樂樂是庸衡；回首顧思終是假，浮雲瞬息似常情。

詩說這八句詩，單道人生于造化之間，專一求名奪利，貪戀富貴，有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不可勝數；孳孳爲美者，竟無一人。不思光陰有幾，青春難再，矇矓天壽難分，竟却蠅頭蝸角，茫茫碌碌，鬢已蒼然，一旦無常到時，終成虛渺，可不惜哉！知足者如夷齊之隱於首陽，二疏之退回里田，淵明之歸來植菊，李愿之潛踪盤谷，此數者方爲看破世情之賢人也。然人未免於一死，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是故聖人製藥，以濟世養生，藥有回生起死之妙，此藥之功，莫大於配天矣。只因這一讚，有分教：衆藥熙熙攘攘，擾亂於寰塵之中，縱橫於宇宙之內。有詩爲證：

草木山川土氣成，萬民有賴以資生；煉就金丹誠起死，能通仙境又何更。
羨他奇妙多深奧，愚工禍用致差程；是今無可將爲報，特筆標渠衆藥名。

第一回 漢天下君臣仁政 衆仙人山洞修真

臣賢君聖滿朝端，國富年豐民盡歡；數位神仙修煉易，一個明師學道難。

話說漢朝中宣年間，君王劉寄奴，以仁義治國，百姓歡悅，萬民和暢。朝中有宰相管仲、亞相杜仲，許多文武官員輔佐，正宮皇后景天娘娘，生太子名王孫，又生蘭花公主，兄妹二人。太子年方一十九歲，公主年方一十七歲。那王孫太子，聰敏多才，請先生姓甘名草，其人面黃長鬚，年五十多歲，腹中有奇才，先帝之大臣。當今天子賜號曰國老，在宮中教王孫太子的詩書。那漢帝劉寄奴，安享太平，不在話下。却說長安總督金石斛，爲人忠厚有義，智勇足備，慣使點鋼鎗，神出鬼沒，力敵萬人。夫人木氏，小字香娘，長子名金櫻子，其母夢仙娥送櫻子一枚食之，因而分娩，故就名金櫻子。二小姐乳名銀花生，得如嫦娥一般。三公子名金鈴子，那金石斛得其一夢，夢見一個童子搖鈴而入，直至後堂，忽然不見。醒時急聽得婦女報道：老爺夫人產下三公子。但見異香滿室，祥光靄靄，金石斛大喜，取名金鈴子。金櫻子年二十歲，金銀花小姐年一十八歲，金鈴子年一十五歲。幼習武藝，善使兩個銀鎚。那金櫻子十八般武藝精明，有百步穿揚之箭，善使方天戟，更兼琴棋書畫，無所不曉。十七歲上，中了武狀元。天子甚喜，欽召進宮，以佐東宮，命太子習琴棋之藝。故金櫻子時常進宮，王孫待之甚厚。那金石斛的大舅木通，卽木氏之弟，現爲宣州總兵，其人力大無窮，有托梁換柱之力，深通兵法，慣使鬱金刀，重百十斤，兄弟木蘭，向在白芨山仙茅洞，拜覆盆子爲師，學那長生不死之祕訣，無窮變化之仙方。正是：

煉就仙家妙術，將來濟國安民。

却說雅州總兵，姓黃名連，爲人忠直，溫成性冷，所生三子，長曰黃善，次曰黃岑，三曰黃丹，黃善年十八歲，黃岑年一十五歲，黃丹年十二歲，早失其母，黃連絲絃不娶。弟兄三人，讀書習武，皆好騎馬射箭。黃總兵訓習兵法，一十八般穿藝，件件皆能。那黃連有個兄弟黃坯，在申州爲參將，父子四人，在雅州鎮守。牛黃關不提。且說石蕊山百合洞，有一位薯蕷真人，在山中修煉千年，道法神通，變化微妙，生得面如銀杏，三柳長鬚，手執白玉如意，徒弟

都念子，面如傅粉，頭縮兩枚了髻，身穿荷花色神袍，腰間拴側柏葉，足踏紅履，手執白前圈。按下師徒，在山洞中修道不表。且說武當山菩薩石洞，有位威靈仙，他是仙家之首，道教之頭，乃混沌初開時，修至如今，修了幾萬年，方成仙祖。他所食者，乃是山中生的胡瓜、木耳、竹筍、蘿勒菜、藕絲菜、苕菜、香蕈、蘼菌之類。那威靈仙師，修得千般變化，法力無邊，屢屢白日飛昇，有一隻後天昆布袋，長尺二廣八寸許，憑你什麼寶貝物件，仙家的器用，與那金木水火土五行器件，皆可收來，併蓋天下之人，亦能收盡。他煉成的果，是至寶，甚是罕見。那威靈仙有四個徒弟，大徒弟決明子，二徒弟天仙子，三徒弟益智子，四徒弟預知子，那四個徒弟，惟有決明子學不來道法，只學會了仙卦陰陽，決斷甚明，擺陣行兵，六韜三略，兵書戰策之類，那仙家的妙術，却一些也不會。一日威靈仙喚決明子道：「你今在我處學道，四十餘年，一些仙法，未曾學會，我看你命中，還有二三年凡塵之事，我輪指算來，目今乃是漢家仁德天下，明年當有番邦胡椒國，起兵入寇，要奪劉姓的江山，那胡椒國王，却是番邦的真命，有異人輔他，縱橫擾亂，急未能平。漢天子劉寄奴，乃仁德之君，汝可下山去佐他，待等三年平定之後，汝功成之日，却上山來，那時修仙學道，以成正果便了。」那決明子泣拜道：「承大仙師教訓了弟子數十載，奈弟子蒙蔽愚頑，不能明透仙家之微幻，今弟子一無所學，怎去輔佐漢君了却塵事？」威靈仙微笑道：「你如今下山去輔佐漢君，汝之所學，足以驚天下之人矣。汝且下山去，見機而作。」那決明子無可奈何，只得拜辭威靈仙，那威靈仙又道：「汝去輔佐漢君，明年漢將與番邦爭鬥，必有損傷，我有一種仙草，名曰『不死草』，今付與汝帶去，以救漢將。」那決明子拜受了，辭別威靈仙，與師弟天仙子等，一逕下山。行過了武當山，那決明子抬頭觀看山下的景緻，時已秋初景色，但見：四面叢遮遮樹木，週迴盡是村莊，滿鼻香風，萬朵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繞池塘。遠望去，陰陰柳影，近觀來，細細松清。

當時決明子下山來，周流四方，遍遊天下，往各處州縣前賣卦，見機行事不題。却說雅州總兵黃連，到京引見來拜金總督，原來金石斛與黃連，乃是同窗好友，不時來往，當下金石斛迎進書房敘話。香茶已畢，就留小酌，二人對飲，飲酒之間，金石斛問道：黃耆大令郎，還未有親事麼？黃連道：正是。金石斛道：弟有女銀花，亦未受聘，欲招大令郎爲婿，未知我兄意下如何？黃連道：大小兒雖中武舉，尙未寸進，怎敢高攀貴閣？金石斛笑道：黃兄之言謬矣，我看大令郎後當極貴，乞仁兄見諾。黃連道：多蒙老兄見愛，弟不敢推辭，敢求令愛貴庚。那金石斛大喜，起身進內，與夫人商議。木氏夫人道：但憑相公主持。金石斛就寫了年帖，交與黃連，雙手接過，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圈來，乃是二十多顆明珠穿就的，真珠圈，將來送與金石斛，略爲定禮，改日行聘便了。金石斛謝了，藏過。黃連起身告別，金石斛送出轅門外，作別上馬而去。金石斛欣然進內堂來，說與夫人，將真珠圈付與銀花小姐。那小姐接了，臉泛桃花，進房去了。原來黃連與金石斛，原本好友，前年曾打發黃耆來問候，金石斛夫婦，俱已見過。木氏夫人也自喜他眉清目秀，面貌魁梧，甚是歡心，彼此定親不題。那金銀花小姐，時常有疾，曾許下願，要到宣州海金沙寺裏去還願，參拜觀音，親自要去。金石斛道：此去宣州多是旱路，如何去得？銀花小姐道：孩兒堅心志誠，親去還願，菩薩必然感靈，况娘舅在彼。木氏夫人道：我女兒親去果好，倘路上有虞，可差得力家將，能幹蒼頭前去。金石斛道：既如此，可差蒼頭金箔，他本事倒也了得。三兒金鈴子，令他護送姐姐去，他年紀雖小，倒也伶俐。吩咐金鈴子道：你相送姐姐到宣州地面，滑石街，海金沙寺內去還願，參拜了過檀香觀音大士，就去問候母舅，即可回來。金鈴子答道：曉得。那金石斛選定明日是出行吉日，吩咐總管們，快備香燭紙馬，車子一乘，傳令叫家將秦光石、垂荆、芥、藿香，四員勇將侍候，金箔備了行李馬匹，兵器等物。金鈴子結束定當，銀花小姐打扮已畢，帶了侍女釋蘭姐弟二人，拜別了父母。金石斛與夫人叮囑已畢，送出私衙。金銀花小姐，乘了車子，四員將前面上馬，各持

兵器金鈴子上馬，與蒼頭金箔，在車後保護，一路滔滔而去。不知路上平安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蜀椒山強人獨霸 金小姐被劫山林

盜跖由來性本強，掠財劫物不情常；最惱參謀施暗計，軍官不勝且遭殃。

却說金石斛與夫人進內，夫人道：如今差了他六人隨去，可以放心。正說間，只見大公子宮內回來，那金櫻子拜見了父母，夫人道：你到宮內去了四五日，今日回來，吩咐擺酒與公子慶賀。金櫻子道：母親爲何三弟不見？夫人道：你妹子銀花到宣州去還愿，故此你父親教他送去了；家將數員隨護，多則半月就可回的。金櫻子道：我這裏到宣州皆是旱路，途中倘有疎虞，便怎麼處？金石斛道：我兒小心極是，但去程途說我的名，誰敢違拘！金櫻子道：如此就是了，當下休題。且說宣州柿城之西，有一坐山名蜀椒山，山中被一強人占住，打家劫舍，搶奪行商，殺人放火，奪掠民財，橫衝直撞，無人敢擋。官兵幾次收他不得，隱在山中，爲號天竺黃，身長一丈，腰大十圍，使一柄大刀，有八九十觔，千萬人近他不得。又有一個參謀，郁號李仁，聚集嘍囉，在山中落草。那天竺黃在廳上與參謀郁李仁說話，早有嘍囉報道：啓上大王爺，我們在山探聽行商，望見遠遠有一乘車馬來了。天竺黃道：爲何不去搶劫他？小嘍囉道：前面有乘車，車前有四個將官，個個勇猛，車後一個少年小將，騎一匹白馬，手執銀鎗，又有一人，也是有勇的，蹙蹙踴踴而來。天竺黃道：軍師有何計較？郁李仁道：大王有如此本事，出去殺了他四個，把車馬搶了來，豈非便當？天竺黃大喜道：軍師之言，正合我意，即忙裝束起來，你看！

頭戴嵌寶盔，身披烏油甲，腰繫獅蠻足踏戰靴，手執大砍刀，威風凜凜，坐下烏騅馬，殺氣森森！那天竺黃點起五百嘍囉，吹哨一聲，開關沖出馬來，喝道：來者留下買路錢，放你們過去，那四個家丁，吃了一

驚說道：「你這強盜不知世務，我們乃長安金總督府中內眷的。要去宣州還香愿的，你這強盜，擅敢攔阻，強索買路錢。」那天竺黃哈哈大笑道：「憑你當今天子，多要路錢哩，四個將官大怒，各掣兵器，一齊擁上，天竺黃不慌不忙，把大砍刀一架，四個將官的手，振得生痛，叫聲好利害的強盜，那四個圍住天竺黃好殺。天竺黃不放在心上，後面的車子停了。那銀花小姐在車中叫道：「三弟不好了！前面有強盜，在那裏與家將廝殺了。」金鈴子出馬一望，對姐姐道：「那強盜十分利害，待我去殺他一陣。」金箬道：「你與車夫保姐姐在此，我去殺敗了他，然後過去。」金箬公子道：「你須要小心，那強盜利害，不是當耍的，待我去。」金鈴子道：「不妨，待我去。」那金鈴子年雖一十五歲，武藝皆精，勇力過人，他全不在意，拿了雙鎗，把韁繩一緊，跑出馬來，叫道：「你這毛賊，不得無理。」金鈴三公子來也。天竺黃笑道：「你這孩子，做什麼？」金鈴子把雙鎗就打。天竺黃把大砍刀這一隔，回過馬來，將刃一起，砍下來，正中霍香，連人帶馬死於非命。金鈴子大罵道：「毛賊，你殺我一員家將，誓報此讎。」三將咬牙切齒，用力來戰，四個將官尙且被他殺了一個，三個如何敵得他過。金鈴子叫道：「你三個且歇，待我殺他一陣便了。」推過馬來，喝道：「你這強盜，叫甚名字？俺三爺爺鎗上不打無名之輩。」那大王笑道：「你這孩子家，倒也曉事，我乃蜀椒山大王，天竺黃是也。」金鈴子道：「不必多講，放馬過來。」衆嘍囉吹哨一聲，金鼓連天，他二人一來一往，上下好場廝殺。但見：

一柄大刀如天飛白雪，兩個銀鎗似山敵金瓜。寶刀起揮如大海戲珠龍，銀鎗來猶若干顆軒轅鏡。這場廝殺鬼神驚，年少金鈴難取勝。

天竺黃好不了當，把大砍刀直上直下。金鈴子抵擋不住，三個將官，又來助戰。天竺黃全不在意，惱了金箬，叫車夫好生看守行李車子，那個澤蘭在車傍邊哭起來。金箬道：「你不必着急，好生服侍小姐。」金箬提了一把朴刀，趕來幫助。六個人在山下殺到二十回合，不分勝敗。軍師郁李仁在山上看得眼花，悄悄的派了數十嘍囉，把從

山後過去，把車夫與侍女澤蘭殺死。衆嘍囉把車子小姐行李一統接上山去了。銀花小姐叫苦不住。却說金鈴子殺得兩臂酸麻，轉頭一看，叫道：「不好了！中了他的計了！我姐姐被他劫去了！金箔大驚，叫道：罷了！手中的刀一鬆，被天竺黃一刀砍爲兩斷。金鈴子叫道：好利害的強盜！殺得兩臂如千斤之重，正正在危急之間，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鈴有難仙風救 銀花盡節女貞收

上天從來不絕人，應教仙子救金鈴；同胞姐弟今分散，雲內收徒一女貞。

却說那金芘石垂荆芥三將，與金鈴戰那天竺黃，抖擻精神，殺他不過。銀花小姐，况搶了去，殺到幾時，在休咄中，又飢日已西去，叫聲三公子，我們逃走了罷。三人走了有一里多路，那金鈴子獨自戰強盜，殺得氣喘吁吁。那天竺黃把刀只一隔，雙鎚落地。金鈴子叫聲我命休矣！忽然起一陣香風，把金鈴子吹去了。那三個將官，就遠望看三公子被風刮去，大驚，俱回到廝覷，沒做道理處。石垂道：「想是被妖邪風吹去了。」秦芘道：「可不要跌死了麼？」荆芥道：「我們且連夜趕回家去了，作計較。」當下三人連夜逃回家去不題。且說那天竺黃得勝回山，郁李仁接道：「大王今日這場廝殺，辛苦之極！如今是恭喜了。在下略施小計，大王的押寨夫人就有了。」天竺黃大喜，分付將小姐藏在後花園內，遂命甘藍野菜，二丫頭看待。俟大王選了吉日，整備花燈筵席，方好成親。兩個丫頭答應一聲去了。天竺黃分付備酒席，與軍師暢飲，按下不題。且說薯蕷真人，在石蕊山百合洞中打坐，忽然心血來潮，開慧眼一看，原來是金鈴子有難，便教徒弟都念子，快去救來。那都念子，故吹一陣香風，把金鈴子救去。當下金鈴子被風吹去，渺渺濛濛，忽吹到一座山，睜眼一看，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推雲，兩岸分虎踞龍盤，四面有猿啼鶴淚，朝看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梢。流水潺湲，門內聲聲鳴玉佩，飛泉瀑布，洞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有仙翁煉藥。

金鈴子看罷，想道：「此處若非聖家之所，怎得這般景緻。正行處，只聽得前面有人叫道：『金鈴金鈴，隨我同行。』」金鈴子抬頭一看，原來是一個道童。但見：

頭縮兩枚了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纏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紅塵，綠鬢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金鈴子連忙近前施禮道：「請問師兄，這裏莫非是仙家洞府麼？」道童道：「然也。今日我師父知你有難，故使我來救你，化陣仙風，吹你到此，不然你命休矣。」金鈴子謝了童子，那都念子道：「快隨我去見師父。」那金鈴子恭恭敬敬，隨着童子進去，拜見師父。只見薯蕷真人，端坐在雲牀上，問道：「金鈴子，你來了麼？」金鈴子跪拜謝道：「多蒙仙師救弟子之命，無恩可報，今弟子有福，得見仙師，實出於萬幸矣。」薯蕷仙道：「你爲何來到此地？」金鈴子稟道：「弟子奉家尊之命，隨姐姐到宣州滑石街海金沙寺內，參拜檀香觀音，因靈驗之至，家姐許下心願，特來還願，故路遠迢迢，到此。二來娘舅木通爲宣州總兵，要去問候一番，不道中途遭此大變，蒙仙師救弟子之命，感恩不盡。」薯蕷真人道：「我已盡知，但汝前生是我煉丹童子，因你犯了酒戒，故罰你到凡間受些磨折，今你又爲人真誠，不枉我救你一番，如今且住此間。你姐姐自有救星，不必牽掛。待一載之後，自有相見之日。」金鈴子從此在山學習兵法書術，不在話下。且說那琥珀山水萍洞有一位女貞娘娘，修道千年，法術廣大，變化精通，煉成寶劍一口，名「蚤休劍」。飛起半空，毫光萬道，能取敵人首級。有個徒弟，山慈姑，原是渠州總兵山茱萸的女兒，山查山奈的姐姐，因早失其母，好修仙學道，參佛觀經，但欲出家修道。山茱萸無奈，只得送到琥珀山水萍洞，女貞娘娘處拜爲師父。山中

學道修煉法術。女貞娘娘傳他土遁法，不題。一日女貞娘娘出去赴會，歸來已晚，雲過蜀椒山，只聽得隱隱哭聲，暫住雲頭一看，原來有個關隘，只見

如星。

女貞娘娘看罷，步雲緩緩過去，又聽得呀的一聲，只見一個小姐出來，開了園門，行至池邊，兩行珠淚，撲簌簌的落下來，哭道：我銀花爲何這等苦命？想爺娘愛我如掌上之珠，爲到宣州還願，誰知路上生非，兄弟存亡未知，雙親在家，全然不曉。可恨這強盜賊，要奴做個押寨夫人，擇定明日，與奴成親，料不能逃。想奴乃是千金之體，豈受強人之辱，不免投河而死，以全其節。那銀花正欲跳下池去，只聽得有人叫道：不可如此！那銀花小姐吃了一驚，擡頭一看，只見雲端內有位神仙，道姑打扮，銀花慌忙跪于地下，哭道：大仙救命！那女貞娘娘道：貧道乃琥珀山女貞娘娘是也。你今尋短見，亦是枉然！你今幸與我有緣，不如隨我去修行，可免此災。銀花小姐道：大仙若肯救弟子之命，弟子情願隨師父去修行便了。女貞娘娘道：我救你去，但你是凡胎，如何駕雲？你拿左手來。女貞娘娘將他左手書一道靈符，喝聲起，不知不覺，已起在空中，一陣仙風，頃刻吹到了琥珀山。女貞娘娘按下雲頭，將銀花小姐左手的靈符攝去。小姐就登平地，隨了女貞娘娘進水萍洞來，徒弟山慈姑迎接道：師父回來了麼？請問師父後面的是何人？那女貞娘娘把啼哭尋死救他的事一一說出。山慈姑大喜道：師父如此慈悲救人，真可敬也。女貞娘娘道：金小姐你命中應有一年災難，如此權住在此間，塵跡不到之所，待一載之後，即時使你父母弟相會便了。於是拜女貞娘娘爲師父，山慈姑爲師兄。女貞娘娘教他法術兵書，銀花小姐勤心受學。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金石斛起兵征勦 黃總兵遣子探親

盜在山中似虎強，將軍更又勝豺狼；莫道強人強到底，可知滅寇滅強良。

話說天明天竺黃要請郁李仁主婚，擺好筵席，掛燈結彩，樂人吹打，叫了喜娘嬾女，好不熱鬧。那天竺黃好不快活，在廳上與軍師郁李仁說話，忽見了頭甘藍，報道大王不好了。昨夜聽得那小姐啼啼哭哭，天明進去看時，已不見了。遍處尋覓，並無踪跡，想必投池而死了。那天竺黃不聽，尤可聽了此言，氣得亂跌亂跳，大喊：道：那有此事！郁李仁勸道：大王不必焦躁，敢是了頭們等不到，所以不見，我與大王自去尋來。於是二人遍處找尋，來廟中去看看，馬棚內也去睜睜，尋了半日，影也不見。天竺黃氣得暴跳如雷。郁李仁道：大王！我千萬百計搶得來，與大王做押寨夫人，如今不見了，不干我事。天竺黃坐在廳上，呆了半歇，樂人也不吹打，燈也收了，各各散去。郁李仁勸道：大王如今氣也無益，且將喜酒吃了，倘再有姣娥，搶他來做押寨夫人，未為遲也。郁李仁正在勸解，只見許多小嘍囉，皆來討喜酒吃。那天竺黃喊道：親也做不成，那有喜酒吃！這些小嘍囉，端正要吃喜酒，如今到得罪了。天竺黃一場沒趣，進內去了。不題。却說三個家將，沒命的奔回長安，也不傳報，慌忙竟入私衙。金石斛連忙出來，睜眼一看，原來是家將秦芄、石垂、荆芥三人，跪稟道：老爺不好了！金石斛道：小姐公子可到了麼？爲何這等慌張！家將道：我等護送公子小姐，行有大半多路，相近宣州有一座高山峻嶺，叫做蜀椒山，忽聽一得鑼聲，山上又衝下一個強盜來，好不利害！他帶領嘍囉攔住，要買路錢，我等四個殺他不過，惱了三公子，持雙鎚來殺，馬猶未到，被那強盜將霍香一刀殺死。四人殺了半日，殺他不過，那強盜叫天竺黃，這把大刀，如泰山一般之重，老總管金箔是來幫助，不提防山背後，又轉出一個強盜來了，嘍囉將行李車子小姐，俱搶了去。把車夫與侍女澤蘭殺死。

金箔看見要去救，刀鬆處，被強盜一刀殺死。我們各自逃回，三公子殺得大敗，正在危急，忽然一陣香風，把公子吹了去。我等駭然奇異，故此星夜趕回，報知老爺。望老爺提兵前去剿滅，以救小姐。金石斛聞了這一番言語，大爲失色。丫環蘭香進去，報知夫人。夫人出來，聞了此言，目定口呆，一交跌倒，婦女丫環慌忙救醒。那夫人大哭叫道：「我的兒阿！好好在家，如今出去遭此大變，天殺的強盜，我與你讎深如海，說罷又哭。」金石斛勸道：「夫人不必傷感，女兒搶去，或者吉人天相，待我去救他出來，孩兒被風吹去，倘是仙人護救，亦未可知。」分付家將趕出去，待我奏知聖上，點兵前去勦滅便了。夫人不哭，進內不提。金石斛連夜寫成表章，申奏朝廷，君王大怒，御筆批道：「着金石斛起兵征勦，平定回來，加功陞賞。」欽此。命下金石斛接了謝恩畢，即日祭旗起兵，帶了健將姜黃白芷二人，秦芄石垂爲引路，點了三千人馬。金石斛頂盔貫甲，綽槍上馬，起兵征賊。預先差人飛馬去報知大舅爺木通要起兵前來幫助，前後夾攻，使賊首尾不能相顧。家丁奉命去了。金總督起兵前去不題。却說雅州總兵黃連，一日喚長子黃耆道：「你前年到岳父府中去問候，今又過了二三年，你可去省問一番。」黃耆道：「路遠遙遙，教孩兒獨自去麼？」黃連道：「吾差蒼頭黃柏他小心能幹，你不可路上閒耍，到了長安金府中問了安，就可回來。」黃耆道：「曉得。」黃連吩咐蒼頭黃柏道：「你隨公子去，路上須要小心伏侍。」黃柏道：「小人知道。」那黃柏即便收拾行李馬匹，黃耆拜別了父親，又別了兩個兄弟。黃荅黃丹道：「大哥須要早回。」黃耆道：「正是。」黃荅黃丹送出衙門，黃耆上了馬，黃柏挑了行李，一徑去了。曉行夜宿，不止一日，來到長安金總督府中，管門人通報請進私衙，丫環蘭香通報夫人，那夫人連忙出來。蘭香道：「姑爺到了。」夫人道：「姑爺到此，快請進來。」黃耆進內拜見岳母，那夫人說起前情，兩淚交流，訴與黃耆。黃耆勸道：「岳母不必煩惱，待小婿去殺了這強盜。」夫人道：「強盜大有本事，又將岳父提兵去征討，一一說知。且待你岳父回來，再作道理；但此去未知勝負何如？」爲岳母的心如刀刺，請賢婿住在此間，待你岳父回來，然後放

心回去。黃著道：多蒙岳母好意，但家嚴叮囑，問了安就要回去的。夫人道：不妨！賢婿住在此間，待你一月，少只半月回去就是了。吩咐廚房整備夜膳。黃柏將行李安頓書房。夫人道：你大舅金櫻子，在宮中教太子的琴棋，四五月不回，府中乏人，賢婿住在此間，料理則個。當下黃著住下不表。且說金石斛起兵到了宣州地界，秦苧石垂回稟道：老爺前面這座山就是蜀椒山了。金石斛傳令安營下寨，鳴鑼擊鼓，吶喊搖旗，放炮攻打。山下小嘍囉見了，飛報進關，跪稟道：大王不好了！有官兵前來攻打了。天竺黃道：那一處的官兵？小嘍囉道：只見旗上乃是長安總督金。天竺黃與郁李仁道：原來就是前月搶他的女兒，故此前來討征，軍師有何妙策退他的兵？郁李仁道：妙策雖有一時生不出來，嚴緊防守，再作計較。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木總兵起兵相助 天竺黃戰敗逃生

立功戰策古來傳，首尾相攻不可爭；算就却營穩取勝，何堪匹馬敗騰騰。

却說郁李仁對天竺黃道：大王如此英雄，何懼官兵？大王且出關迎敵，可以殺敗來將。天竺黃連忙披掛，拿了大砍刀，上了烏騾馬，領了五百個嘍囉，一聲炮響，衝出關來。金石斛列成陣勢，四個副將立馬于門旗下。天竺黃抬頭一看，那金總督威風凜凜，怎生打扮？但見：

錦鞍駿馬紫絲韁，金翠明盔耀日光；雀畫弓懸一彎月，龍泉劍挂九秋霜。
繡袍巧製鸚哥綠，戰服輕裁柳葉黃；頂上纓花紅灿灿，手持鐵桿點鋼鎗。

當下金石斛大喝道：強盜你好好將吾女兒送了出來，饒你性命！若有半點差遲，叫你死在眼前。天竺黃道：將軍不必發怒！你令愛小姐，車過此處，誤為搶劫，今已投池死了！請將軍收兵去罷。金石斛大怒喝道：你這毛賊，巧

言花語，擅敢支唔，看鎗！那天竺黃舞刀相迎，兩個在蜀椒山下廝殺，這一場大戰，但見：

一對南山猛虎，兩條北濟蒼龍，龍怒時頭角崢嶸，虎鬪處爪牙猶惡。似銀鈎不離錦毛團，頭角崢嶸，如銅葉振搖金色樹，翻翻復復，點鋼鎗無半米放開。往往來來，大砍刀有百般解數，大砍刀當頭劈下，離頂門只差分毫，點鋼鎗用力刺來，望心坎微爭半指。舞大砍刀的壯士，威風上逼斗牛寒；使點鋼鎗的將軍，怒氣起如雷電發。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

當下金石斛與天竺黃殺到四五十合，未分勝敗。姜黃白芷策馬上來助戰，姜黃使方天戟，白芷使大刀，三個戰一個。天竺黃抖數精神，閃開鎗架開刀，逼開戟，殺得天昏地黑，日色無光。天竺黃看看要敗下來了。郁李仁在山上鳴金。那天竺黃把烏騾馬一緊，大敗而走。上山緊守不出。金石斛離山十里下寨，在營中悶悶不樂。却說宣州總兵木通得了姐夫金石斛的消息，要發兵幫助，即刻起兵，從東殺來，直至蜀椒山下，放炮攻打。却說天竺黃殺得渾身冷汗，軍師郁李仁接道：「大王，吾看這金總督與大王對手，况他手下又有四員健將，大王與他力戰，決不能勝。今日他勝了一場，乘他未曾準備，今夜可帶領嘍囉，悄悄去劫他營寨，必得全勝。」天竺黃大喜道：「妙阿！軍師之言有理。候到夜間行事不題。」且說木通在蜀椒山之東，放炮攻打，只是不見有人出來。木通想道：「吾看此山高險，那強盜不必聽見，莫若待吾引兵去會過了姐夫，再作道理。」木通算計已定，領了兵馬已是黃昏，軍士燈籠火把而行。却說天竺黃候至三更，點了五百嘍囉，銜枚疾走，有六七里多路，誰知後面木通的兵馬也到了！只見嘍囉先自大亂，後面燈籠火把，不計其數，嚇得天竺黃魂不附體。想道：「中了他計，急轉馬頭，叫聲嘍囉們，隨吾走罷！早被木通聽知，知是強盜，黑夜裏劫寨，當下不顧好歹，綽起鬱金刀，把這些嘍囉兵殺了大半。這邊天竺黃大怒叫道：「何處匹夫，敢來殺吾嘍囉。」把大砍刀一起，四下裏混戰，喊殺連天，早驚動了總督金石斛，忙起身來，叫聲：

不好了！黑夜何處廝殺？秦光道：只怕那賊人來劫寨。姜黃道：莫非木總兵爺連夜到來。金石斛道：且殺他出去。急傳令叫衆軍披挂。金石斛持點銅鎗，秦光拿了扑刀，石垂搭了長鎗，白芷執方天戟，姜黃使大刀，各上了戰馬，叫一聲：衆將官，殺將出去！响聲喊，喇喇衝出馬來。天竺黃正與木通廝殺。那木通好不了當，把百十斤的鬱金刀，舞得龍盤相似，殺得天竺黃汗流脊背。金石斛一馬又到，鎗挑數百嘍囉。秦光石垂姜黃白芷四將，團團圍住。殺得天竺黃兩臂如醋一般，呼呼氣喘，叫聲罷了。用盡平生之力，一衝衝出馬來，大敗而走。那馬是一匹皇驄劣馬，殺得昏了，望西而逃，如箭一般去了。那軍師郁李仁點燈在城牆上，見了大驚，正欲救應，不隄防木通在山下窺的明白，左手拈弓，右手搭箭，不端正，颯的一箭正中郁李仁咽喉。翻筋斗，跌下城來，嗚呼死了。那些小嘍囉殺死大半，餘者皆自逃生。金總督與木通合兵一處，抬上山去，已是天明。那強盜原有廳房，大廈，當時各處尋找，只見金銀花小姐的蹤跡。金石斛含淚，只得下山。木通相勸金石斛道：多謝大舅，不辭辛苦，領兵到來，助吾剿賊，賊雖殺敗，吾女兒未知死活存亡。木通道：姐夫不必煩惱，且回去與弟致意姐姐，不要苦壞了。木通歎息作揖而別。帶領兵馬回去了。金石斛起兵，拔寨快快而返，吾且不言。話說那天竺黃被金石斛木通等殺得大敗，而烏驄馬盡力一拍，逃去有四五百里路，已到了潞州地面。日已過半，壯內又飢，只得下了馬，走進飯店，店小二名喚阿魏，連忙端整酒飯。天竺黃這強盜，吃了三觔酒，五升米飯，十斤牛肉，立起身來走了。小二阿魏扯住要錢。天竺黃道：俺家銀子不帶得，上在眼上，改月還你。阿魏那裏肯放，叫起屈來。天竺黃性起，把阿魏一刀殺死。裏面店主人胡葱走出來，大喊道：清平世界爲何白吃了酒飯！倒把吾家小二殺死，天下反了！看的人擁了無數。天竺黃看來不是路，忙跨上了烏驄馬，連打三鞭，如飛而去。三人看得呆了！有的道：莫非是差官，還像是強盜。有的說：只怕是報馬。衆人紛紛的議論。店主人胡葱立刻鳴官告狀。潞州府戀華縣知縣戴堪收屍已畢，具文申詳上司。一面差

衙役各處緝拿不題。且說外夷胡椒國起兵前來奪取中原世界。未知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胡椒國興兵犯界 天竺黃設計投軍

猖獗番蠻大不仁，橫行逆理動刀兵；邊關攻破重關禦，投軍天竺黃爲軍。

却說胡椒國番邦國王，姓巴豆名大黃，他國內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元帥姓天名雄，他曾拜雷凡山棟實洞詞黎勒爲師，教授兵法書術，有呼風喚雨之能，插豆成兵之術。煉有五口鋼鐵飛刀，上陣風起，半空就是五條烏龍一般，十分利害。軍師姓高號良姜，足智多謀，大將黎盧有萬人之敵。那巴豆大黃住在番邦好不自在，思想要奪取漢朝天下，軍師高良姜道：「狼主如此雄猛，將何懼漢朝天子不得？」巴豆大王大喜道：「全仗衆卿之力，即便傳旨，擇日興兵。」點黎盧爲先鋒，領兵十萬，統作前隊。天雄元帥領兵四十萬，大將十二員，作中軍。巴豆大黃同軍師高良姜，並諸文武領兵五十萬，作後隊。三隊兵馬浩浩蕩蕩，望中原而來。前隊直抵大漢地黃關，離關三十里下寨。耑候元帥發令。次日，巴豆大黃升帳，天雄元帥命先鋒打關。黎盧奉令火速帶領本部人馬，來至關下攻打不題。却說地黃關總兵乾葛，正在演武廳操練人馬，忽見探子來報說：「啓大老爺不好了！今有胡椒國起兵百萬，千員猛將，前來侵犯！」已離關三十里下寨，今差先鋒將黎盧前來攻打關甚急，望大老爺定奪。」乾葛聽了大怒，說道：「胡椒小國，烏敢如此猖獗無禮！隨即點齊三千人馬，出關迎敵。」兩下擺開陣勢，乾葛出馬，只見番將黎盧大聲嘶喊道：「守關主將聽者！汝邦君王劉寄奴，爲君懦弱，一派假仁假義，難稱中華之主。今俺胡椒國巴豆大王，乃真命天子，故起雄兵百萬，前來奪取劉姓江山。可速速投降，免俺先鋒爺動手。」乾葛聽了大怒，大喝一聲：「番奴休得誇口放馬過來！」黎盧大怒，用狼牙棒照面打來。乾葛舉槍急架相迎，兩個殺到十餘合，乾葛本事底微，殺得汗流

脊背，兩臂酸麻，抵敵不住，看看敗下。黎盧趕上照頭一棒，打得乾葛頭顱粉碎，一命身亡。天雄招兵，一湧搶關，殺散餘軍。天雄元帥就請巴豆大黃統兵進關。高良姜吩咐關上換了旗號，起兵前進，殺奔龍骨關來。話說龍骨關守關總兵蘇子聞報番兵兇勇，不敢出戰，命弟蘇葉緊守關門，自己星夜進京討救不題。却說漢天子劉寄奴，五更三點，正坐金鑾殿，兩班文武官員，山呼已畢。當有黃門官茅鉞喝道：有事出班，無事捲簾退朝。只見一員武將，慌忙俯伏金堦，口稱萬歲。臣龍骨關總兵蘇子，有緊急事奏聞陛下。天子道：卿有何事啓奏？蘇子慌忙奏道：今有東番胡椒國，起了百萬雄兵，千員猛將，前來侵犯大國邊關，已破地黃關總兵乾葛敗陣而死。今龍骨關危在旦夕，臣有弟蘇葉緊守在彼，故臣親自奏知陛下。望陛下速發救兵前去退敵。那君王劉寄奴聽了大怒道：那胡椒國三年沒有見來進貢，朕不去罪他，他今倒來侵犯吾大邦，這也可惱！那天子怒氣不息，宰相管仲奏道：吾主息怒，臣保舉二人前去退敵。漢王道：卿所舉何人管仲奏道：一人乃江漢提督董棕，其人乃勇力莫當，有大將之才；一人乃深州參將山豆根，卽渠州總兵山菜英之族弟，有萬人之敵，吾主可調此二將前去退敵。天子准奏，卽發一道旨意去了。蘇子謝了恩，出了朝門，飛馬去龍骨關鎮守不題。且說金石斛領兵回府，夫人公子出來迎接，黃薯亦出來拜見岳丈，夫人問道：相公征賊如何？金石斛細說一遍。夫人與金櫻子聽了大哭，金石斛悶悶不樂，黃薯亦是傷悼。勸道：岳丈岳母大舅，不必悲傷，諒二舅與小姐決未必致死。金石斛道：賢婿何以知之？黃薯道：小婿昨日到防，已城內去遊玩，傳說起課先生決明子，他推算如神，陰陽有准，吉凶無謬，禍福無差。小婿便去起了一課，他斷道：

眼前失却二同胞，未覓全然音信遙；一載之間方睹面，更有風雲助上霄。

他又說道：二舅與小姐，有一年災難，今被仙人救去，待一載之後，自然相見。我作謝了。看這先生飄然有神仙

之體，故小塔信以爲實。金石斛與夫人聽了，俱各驚異。金石斛道：此人素有神仙之名，若果有相見之日，重重謝他。於是設酒筵解悶。次日，金石斛具表申奏朝廷，君王大喜，親批御筆道：金石斛平寇有功，敕賜黃金千鎰，采緞百端，御酒百瓶，玉帶一圍，欽此。差天使費至長安。金石斛領賞謝恩畢，黃善告辭回去。金石斛道：賢塔且在此數日，待我寫書差人送與，令尊知道。况有二位令弟在家侍奉，不必掛牽。黃善只得住下不表。却說江南提督董棕，深州參將山豆根，二人接了聖旨，連夜起兵進京，來面過天子，皇上開金口道：二卿不辭辛苦，爲朕努力，得勝回來，加功陞賞。董棕、山豆根二將謝了恩，帶領二萬人馬，星夜去了。不十日，已至龍骨關，總兵蘇子，出接道：遠勞二位領兵到此，實出萬幸。董棕道：未知賊兵如何利害？蘇子道：前日兵到關下，有一大將黎盧，生得面如絳色，鬚似鋼針，身長一丈，手提一根狼牙棒，真是萬人莫敵。我弟兄不敢出戰，故星夜求救，尙候二位大人裁定。山豆根道：且出關去對敵一番，看是如何？董棕道：好。山豆根使一把荳花斧，董棕使一條長鎗，蘇子持了一口大刀，各上了馬，領兵開關，三聲炮響，二萬人馬，擺成陣勢。番邦元帥天雄，結束已畢，叫兵將拾過水金刀，背上插飛刀五口，乃是鋼鐵煉成的，騎一匹黑牽牛，日行千里，當下衝出陣來。董棕、山豆根二將，抬頭一看，那天雄元帥，怎生打扮？頭戴鳳翅金盔，腰繫獅蠻寶帶，錦征袍，大鵬貼背，黃金盔彩鳳飛簷，抹綠靴，斜踏寶鏡，黃金甲，光動龍鱗；飛刀五口，鬼神驚，利劍橫腰，兵將怕。水銀刀，森森白雪，黑牽牛，朵朵烏雲。

山豆根、董棕二將，看了策馬向前罵道：無知番狗，領兵來吾大邦，今天兵到此，尙不早下馬受縛，猶是抗拒，管教你死在目前。那天雄元帥大怒，把黑牽牛一領，殺將過來。董棕、山豆根一齊迎敵，三個鬥到三四十合，不分勝負。惱了天雄元帥，把背上飛刀擡起空中，將指指定，叫道：你兩個無名小將，本帥的寶貝來也。可憐兩個將軍，一霎時砍爲肉醬，二萬人馬，盡皆投降。蘇子見了大驚，急便把關緊閉，與弟蘇葉道：這個番將，就是天雄元帥，不

知他有此飛刀，這等利害！正在關中納悶。只見把關軍士稟道：外面有人生得大眼魁梧，鬚鬚倒豎，身長一丈，騎匹黑馬，手執大刀，前來投降，請主將爺發落。那蘇子與蘇葉道：吾這裏正在用人之際，他來投軍，不免收了他。蘇葉道：哥哥吾們且出去看來。兄弟二人出來問道：那人是投軍的？原來那天竺黃殺死那飯店內小二阿魏，直逃到此處，一路上無計可施，因聞說番邦起兵犯界，就乘這機會，到來投軍。當下天竺黃稟道：小人天竺黃特來投軍，以聽調用。蘇子道：你有何本事，敢來投軍？未知天竺黃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便曉。

第七回 天竺黃獻關反叛 甘國老奉旨講和

計窮無極行兇計，已叛由原作叛徒；無知番寇知何理，慣和國老不能和。

話說天竺黃無計可施，特來投軍。總兵蘇子又問：你有何本事？天竺黃答道：小人于十八般武藝，件件皆能，慣使大刀。蘇葉說：你且使與我看。天竺黃答應一聲，忙把大砍刀舞動，如遊蜂戲蝶一般，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使得龍翻蛟復相似，只見刀不見人。蘇葉與蘇子看了甚喜，道：你既來投軍，又有此好刀法，今日晚了，待明日就去與番將交戰，如有寸功，吾當面奏天子，重重封官。天竺黃謝了，當下不題。次日清晨，總兵蘇子吩咐衆將官飽餐已畢，放砲開關。天竺黃結束停當，提刀上馬，衝將出去，那番將陣上，軍師高良姜，傳令先鋒大將黎盧前去迎敵。大將黎盧一聲得令，上了馬，手執一根百刺狼牙棒，重二百觔，殺將過來。天竺黃抬頭一看，但見：

狸尾金盔晃晃，連環鐵甲重重。團花點翠錦袍，金帶鑲成雙鳳。鵠畫弓藏袋內，狼牙箭插壺中。雕鞍穩坐，五花龍，狼牙棒手中摩弄。

天竺黃看罷，付道：來的番將，只等利害！只得喝聲，呖來的番將，快通姓名。吾天爺爺大砍刀，不斬無名之將。黎

盧呼呼大笑道：說起俺的名，只怕你要嚇死俺！乃胡椒國大元帥天雄將軍麾下，封爲先鋒大將黎盧是也。天竺黃聽了，拍馬舞刀，直取黎盧。黎盧持狼牙棒急架相迎，兩個殺到十餘合，天竺黃殺得汗流脊背，兩肩酸麻，抵敵不住，大敗而逃。蘇子在關上看了大驚，與弟蘇葉道：這樣一個大將，纔交手不十餘合就敗了。正言間，只見天竺黃領了殘兵，敗進關來，叫聲：好利害的番狗！蘇子吩咐把關緊閉，番將黎盧衝殺過來，直至城下，關上灰瓶金汁打將下去。黎盧只得引兵回去了。却說蘇子與天竺黃道：這番將乃是先鋒大將黎盧，使的百刺狼牙棒，足有二百三十斤，好不利害！前日吾們弟兄，皆殺他不過，到虧你殺了十多合，於是置酒款待。蘇子道：吾來日再得再奏朝廷，調遣猛將前來，再作理會。那天竺黃暗暗想道：吾看這番邦猛將無數，誰兵百萬，一個先鋒，尙且這等利害，如河與他支持？吾在此間，又無光彩，又無封賞，倘若大兵猛將到來，金總督決然在內，又有那飯店在內官府，必定緝防，吾住此營間，不當穩便。那天竺黃左思右想，躊躇半歇，忖道：莫若如此如此。天竺黃待蘇子兄弟不在面前，連忙寫了一封書，到三更時分，將書札在箭頭上，那些軍士已睡去了。即便溜上關去，輕輕的射下關去。次日天明，番營內軍士見了拾來，遞與軍師高良姜折開，與巴豆大黃同看。上寫道：

末將天竺黃拜上。

胡椒國主駕前，茲因龍骨關城堅難破，總兵蘇子兄弟，死守無爲，待請天兵到來，方能出戰。今蘇氏與末將有隙，訂于明日三更，狼主可發兵前來攻打，末將等候開關，勿誤書奉。

胡椒國主駕下。

巴豆大王與高良姜看了大喜，却說蘇子別了兄弟蘇葉，再奏君主，請大兵來退敵，教蘇葉與天竺黃好生防守，吾去七八日便回。蘇子騎一匹快馬如飛去不題。且說番將候至三更，點兵到來攻打，那天竺黃灌醉了守關。

軍士急開了關；那外面番將黎盧領兵衝進關來。天竺黃迎接進衙，城中大亂。蘇葉在睡夢中驚醒，連忙拿了一把兵刀，趕將出來，正撞着大將黎盧兜頭一狼牙棒，打得如爛糟一般。天已黎明，那巴豆大黃與衆大將領了兵馬，多到龍骨關來。天竺黃跪接進廳，軍師高良姜道：「狼主只座龍骨關攻打數旬，不能得下，今虧此人，理應外合方能得破。狼主可掛他爲副先鋒。」巴豆大黃依允。天竺黃謝了恩，退去。高良姜吩咐關上改換旂號，起兵大進，浩浩蕩蕩，殺奔前來。却說總兵蘇子又星夜進朝啓奏道：「前蒙陛下調董棕山豆根二處兵馬，皆被番邦元帥天雄的鋼鐵飛刀砍爲肉泥。前日又有一將前來投軍，號天竺黃，合他出戰，被先鋒將黎盧殺得大敗而還。故臣又飛馬到此奏聞陛下，聖旨裁奪。」天子劉寄奴聽了大驚道：「有這等事，那番將這般利害，雖有大將也是無益。正言間只見探子飛報道：「萬歲爺不好了！龍骨關已破。」天竺黃私通番賊，獻關投順。蘇總兵之弟，被番將黎盧狼牙棒打死。天竺黃封爲副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填橋，殺奔前來。」漢王聽了大驚，嚇得蘇子面如土色。大慟奏道：「臣弟被殺了！關又破了，皆天竺黃之罪。此讎何日得復？」漢王劉寄奴道：「卿且勿憂。今潞州少一總兵，你且去守在那裏，待朕再作計議。」蘇子含淚只得守關去了。漢王命探子再去打聽，宰相管仲奏道：「番邦大將，此等利害，陛下雖有猛將，如何退敵，莫若使一能言大臣前去講和，說他退兵，則陛下之江山永固矣。」漢王道：「卿等如肯去講和，官封一品，賞賜千金。」只見一員貴官啓奏道：「臣願往衆視之。」乃國老甘草也。漢王大喜道：「卿肯與朕分憂，幸矣。」傳旨內宮取玉帶一束，黃金千鎰賜之。甘草謝了恩，上馬而去。不十餘日，已到番營，番兵喝道：「你這官兒莫不是奸細麼？做什麼的？」甘草道：「吾乃大漢天使，要見番王的。」軍士忙去跪稟，軍師高良姜去見巴豆大黃，說外面有一老臣，自稱天使，要見狼主。巴豆大黃道：「喚他進來。」軍士一聲答應去了。高良姜道：「這天使到來，不知有何事幹？」正言間只見軍士引甘草到內營來。甘草老拜見了巴豆大黃，那大黃問道：「你這老官兒到此作甚？」甘草道：「特來講和。」大黃

道講甚麼和甘草道：漢朝天下有道，吾王仁義治國，大王乃番邦之主，理以悅服。大王何三年不貢，吾王乃仁義之君，不來加罪！今大王反興無禮之兵，叛逆之衆，侵犯大邦，連奪二關，殺死上將，吾王欲興兵征，又恐勞動生民，故使某來以理言之。請大王速急領兵歸國，休得橫行逆理。巴頭大黃聽了，沈吟不答。高良姜道：漢朝天子無道，爲人奸詐，外雖假仁義，而內實無仁義，爲君懦弱，不可當此大位。今吾主真命天子，統領天兵百萬，戰將千員，前來奪取，已得三關。甘草叱道：你這軍師，語言顛倒，譏諂惑人，多是你這烏軍師花言巧語，哄動番王，起兵到來侵犯。那甘草說得高良姜滿面慚羞。巴頭大黃喝道：咱已起兵到此，所向無敵，取漢朝天下，易如反掌。漢人皆望風而降，你這老頭子，擅敢來說咱罷兵，逆君之罪，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未知甘國老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金元帥招買馬軍 漢劉王御駕親征

天教漢室應興昌，保國招軍一棟梁；都督參謀兩智勇，平蠻軍士盡忠良。

却說甘國老到番營內去講和，巴頭大黃要推出斬之。甘草大怒罵道：無知番寇，不聽某好言，將來天兵到此，管教你死無葬身之地矣。大黃大怒喝道：呵！咱可惱！快與我推出斬之。高良姜勸道：大王息怒，他雖無禮，古云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況他也是爲君命而來，今狼主可寫書一封，令他帶去，與漢王看便了。巴頭大黃道：怎樣寫法？高良姜道：可如此如此。大黃大喜，即便寫了一封書，付與甘草道：咱今恕你回國，煩你帶這封書去，與漢王看，若你主允了，咱便收兵回去。甘草只得帶了書，口中大罵而回，不七八日，到了朝內，啓奏君王道：臣去番營講和，那番王與軍師高良姜十分無禮，今有一封書在此，侍臣接來，安于龍案上。漢王睜龍眼一看，上面寫着胡椒國王封，五個大字。漢王折開看道：

胡椒國王再拜麾下。竊謂君有德則治國，無德可讓位。今漢王素無仁義，爲人懦弱，未足以治天下，故起大兵百萬，驍將千員，來取漢朝社稷。茲漢王可手捧國璽來降獻，以免民塗炭，今使臣到來，蹙怒欲斬，姑恕刀下留情。斯書到日，請速出處，稍若遲延，攻破城池，玉石俱焚。書此。漢王知悉毋忽。

漢王看罷勃然大怒道：「呵，這番寇如此猖獗無理，朕誓誅此賊。那漢王咬碎龍牙，怒氣不息。亞相杜仲奏道：『臣舉一人，可下番寇。』漢王問道：『卿舉誰人？』杜仲奏道：『此人乃長安總督金石斛，其人智多謀足，有萬夫莫當之勇，力能拔鼎，陛下可宣他入朝見駕。』漢王准奏，一道聖旨，命太監何首烏飛馬去了。宰相管仲又啓奏道：『有一人胸藏濟世之才，兵書戰策，排陣行軍，善曉陰陽，決斷無差。乃武當山威靈仙之徒弟，去年在長安防已城內賣卦，極其靈驗，號爲決明子。今在鞏州常山內隱居，陛下若得此人，可退敵兵以安天下。』漢王大喜，傳旨詔他來，一道旨意如飛去了。却說總督金石斛正在府中與黃耆講論兵法，外面軍士飛報道：『聖旨下了！』金石斛分付快排香案，忙接聖旨，跪聽宣讀。那太監何首烏下馬進廳來，開讀道：

詔曰：文能安邦，武可定國，人臣之道，皆賴於此。今有東番胡椒國興兵入寇，其勢甚鉅，屢戰屢敗，連失三關，出言不遜，毀辱朕躬，今尙書杜某保卿有文武全才，可退敵兵，詔至急速來闕，欽哉謝恩。

金石斛山呼已畢，請過聖旨，何首烏與金石斛禮畢，看坐。香茶已罷，何首烏道：『請總督促急進朝，以圖退敵。』金石斛留酒，太監何首烏道：『王命在身，不得遲延，告別了。』金石斛送出轅門，何首烏上馬如飛而去。金石斛進內作別夫人，連夜起程。金櫻子與黃耆相送。金石斛上了馬，家將秦芄石垂姜黃白芷隨行，不數日已至午朝門。金石斛朝見天子，君王看那金石斛堂堂儀表，威風凜凜，心中大喜，賜坐錦墩。漢王道：『卿真國家之棟梁也。』杜仲奏道：『金總督深有安邦之志，定國之才，前中將大功，陛下未曾陞賞。』漢王道：『朕今加金卿爲天下都招討，元戎之職。卿』

不憚勞，可到長安去招兵買馬，操演兵將，限一月出師，卿可調齊十路總兵，限期到京。天子傳旨，內宮太監，取元帥之印，交與金石斛山呼萬歲，又謝恩畢，星夜而行。與四員家將，到了長安府中，分付軍士，豎起招軍白旗。那金石斛進內，與夫人公子商議。夫人道：相公雖有如此之勇，番邦人不可輕敵。金櫻子道：孩兒隨父出征，黃耆要別拜岳丈，岳母回去，令尊也要起兵進京，而帝黃耆拜別了去。那金石斛傳令衆軍士，往各州買選好馬數千匹，軍將得令去了。金石斛把招軍旗號，豎在轅門外，不數日內，就有許多勇士，來了一人，姓胡名桃，有千斤之力，善使一根千金棍。一人姓海名藻，善使大刀，勇力異常，千人萬敵。一人姓白名芍，善使白纓鎗。一人姓夏號枯草，使板斧兩把。一人姓芽名根，使雙刀。一人姓蘇名梗，使連環棍。一人姓石號長住，使方天戟。一人姓蒲名黃，使鐵鎗。一人姓蘇名木，使流星鎚。又有弟兄二人，前來投軍，大曰盧會，次曰盧根，皆使大刀。一人姓石名膏，善使畫戟。有此許多人前來投軍，金石斛元帥大喜，皆封爲驅寇軍，見功陞賞。那衆軍將，往各州買馬已回，馬有四五千之數，於是下教場操演兵馬不題。却說胡椒國王，兵至淮陽，有一座關，名鎖陽，關守關將姓黃名精，其人面如黑漆，兩眼銅鈴，身長九尺，身大十圍，凜凜威風，正在衙內，忽見小軍飛報道：主將爺不好了！那胡椒國起兵捲地而來，離關有十里了。黃精聽了大怒，吩咐把關緊閉，多備炭瓶金汁滾水，且待救兵到了，開關迎敵。便了。黃精緊守鎖陽關不題。却說漢王劉寄奴一連三道聖旨，到單州常山地面去，召決明子，再也不見，君王不悅。管仲奏道：此人清高，必在深山曠野之中，爲人好靜，不居於市，君王可親去請他，方肯出山。漢王准奏，傳旨快排鑾駕，三千御林軍護擁，宰相管仲隨駕。不數日，早到常山，百姓設香花燈燭迎接。漢王到了山中，各處訪尋，只不見形迹，君王愁悶，與管仲道：未必有此人，若既有此人，何有不見之理？管仲奏道：決明子乃修仙之人，不染紅塵，必隱於山內，正言間，只見一人遠遠踏歌而來，君王與管仲側耳而聽，歌曰：

天地反覆兮，一治一亂；夷狄擾亂兮，萬戈難持。聖主搜賢兮，却不知我；我隱於常山兮，以待天時。

漢王看罷大驚道：此必決明子也。只見那人走將來，頭戴道巾，身穿道服，面如冠玉，三縷長髯，足踏棕鞋，手執拂塵，仙風道骨。漢王看了叫道：來者莫非決明師否？決明子見了君王，忙拜於地。漢王雙手扶起道：朕慕先生久矣。前已請過先生數次，奈未相見，今出萬幸矣。決明子道：貧道罪該萬死，漢王答道：先生何出此言？決明子道：貧道乃山人野士，何勞陛下降臨。漢王道：朕心中之事，先生已知，請速登車，與朕同往。決明子道：貧道無才無學，怎敢坐在寶車。管仲道：先生不必見却。那漢王執意要決明子登車，決明子只得上了車子。漢王坐龍鳳輦，管仲上了馬，帶了三千御林軍，下山而回。漢王在車子上，與決明子談論，決明子對答如流。漢王大喜，行有三日，早已歸朝，俱下了輦。漢王封決明子爲軍師。決明子辭道：貧道山野匹夫，焉敢當此大任？君王道：朕有賴於先生，請先生勿却。衆文武皆奏道：陛下之言是也。漢王大喜道：請先生莫要推却。決明子推辭不脫，只得謝了恩，自此多稱決明軍師。却說元帥金石斛奉旨在長安招兵買馬，又在教場中操演軍將已熟，又調了那十路總兵，這十路大兵乃是：

雅州總兵黃連，

秦州總兵甘遂，

宣州衆兵木通，

襄州總兵杜衡，

潞州總兵蘇子。

申州總兵石韋，

廣州總兵徐長卿，

信州總兵桑寄生，

渠州總兵山茶莢，

福州總兵蘇方木。

那十路總兵，多參過元帥。那金元帥傳令教轅門外柳樹枝上，懸一領綉袍，上挂一先鋒印，有人射落者，卽挂先鋒印。只見驅寇軍石長生拈弓搭箭，一箭射袍於地，要取先鋒印。海藻道：留下先鋒印與我。石長生道：我已射下錦袍，這先鋒印是我挂。海藻稟元帥道：他射落錦袍，不足爲奇，看小將把錦袍與先鋒印一齊射下。元帥道：是齊射下了，定取先鋒。海藻拈弓搭箭，將錦袍與印一齊射墜於地，衆軍個個喝采。元帥道：這先鋒印可與海藻

挂石長生默默無言。那海藻挂了先鋒印，好不快活，軍士無不喝采。只見一員少年大喝道：你們留下先鋒印與我挂。衆視之乃元帥公子金櫻子。那金櫻子道：父親這先鋒印應與兒挂。元帥道：海藻已射下錦袍與印，故取先鋒，汝又怎能來奪此印。金櫻子道：他射下袍印，何爲希罕！我於二百步之外，豎一旗竿，旗竿上挂金錢，要射中金錢之孔。海藻道：公子若射得着金錢，我情願送先鋒印與公子。金櫻子道：這個自然。元帥吩咐二百步之外，豎一旗竿，挂金錢於旗竿之上。金櫻子搖搖擺擺取弓搭箭，一箭正中金錢之孔，衆將無一個不喝采。金元帥大喜。海藻將印雙手捧與金櫻子，金櫻子挂了先鋒印。金元帥傳令起兵，那十路總兵，各有兵馬。黃連帶了黃蒼、黃柏三子，一齊同去。山茱萸有子山藥、山查、山柰，亦皆同去。元帥大隊兵馬，不數日已至朝門外。元帥領十路總兵，與那驅寇軍，共數千人，個個身強力壯。元帥領他朝見天子，天子看了大喜。與金石斛道：可惡這胡椒國王的番奴，甚是狂獷，口出大言，必要來奪朕的天下。朕今將國政托與曾杜年，卿保太子在宮，待朕御駕親征，有賴軍師與元帥之力也。決明子與金石斛奏道：臣等皆賴陛下洪福，次日是師出吉日，快排鑾駕。天子上坐，軍師決明子乘車，元帥與十路總兵等，多乘高頭駿馬。天子龍輦旁邊，乃是朝內百官，與太監內侍人等隨護，前面驅寇軍十餘人，人人驍勇，馬步軍共有二十萬。先鋒將金櫻子先領兵前行，許多大將，都有平蠻之志。其時乃中宣十一年春二月，上旬吉日出師。此番是天子御駕親征，好不威武。浩浩蕩蕩，殺奔鎖陽關去。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漢番大戰鎖陽關 決明子計擒黎盧

賢君御駕自親征，會戰沙場蕩地塵；不是軍師施妙計，黎盧怎得被生擒？

却說漢天子御駕親征，有軍師決明子、元帥金石斛以下，多是能征慣戰之將，起了二十萬天兵，一路上好不

威武，百姓香花燈燭迎接，扶老攜幼，爭看仁德之君。不十日，駕至鎖陽關。守關總兵黃精俯伏道旁迎接，口稱萬歲。臣鎖陽關總兵黃精迎接。天子道：卿等守關辛勤，賜卿平身。黃精謝了恩。天子安駕關內，帥與衆將，多宿於關中。次日只見探子飛報道：啓上元帥爺，那番兵十分無理，在關外日夜惡罵，番營內又添了一個妖僧，兇猛利害，妖術異常。軍師高良姜吩咐要架雲梯攻打，勢甚危急。金石斛聽了大驚問道：你叫甚麼名字？探子道：小的姓王，名不留行，兩足一日能行千里，打聽軍情，速去就回。有人贊他的好處，道他的模樣，曾有一首臨江仙詞爲證：

面小唇方，身體瘦長，清秀人材。皂紗巾畔翠花開，黃巾帶，令字紅串映宣牌。健足能追千里馬，羅衫常惹塵埃。王不留行罕有哉，路程八百里，朝暮還來。

當下金元帥開關出兵，吩咐離關十里安營下寨。那胡椒國打下戰書，軍師決明子批了來日決戰。當夜四更造飯，五更披挂，平明擺成陣勢。天子與軍師在陣上觀看。金石斛全身披挂，衆將簇擁，立馬於門旗之下。只見刀鎗密密，旗戟重重，三通戰鼓響，軍師使宣州總兵木通，帶領兵馬前去討戰。木通一聲得令，上了馬，手執鬱金刀，策馬到番營搦戰。番邦陣上，軍師高良姜對巴豆大黃道：狼主，你看漢朝兵將驍勇，來將不可輕敵。傳令二將馬兜鈴領兵前去迎敵。那馬兜鈴答應一聲，手執八十斤一個金鎚，騎了一匹黃標馬，領了一千人馬迎敵。總兵木通擡頭一看，有詩爲證：

面闊眉濃鬚鬢赤，雙睛碧綠是番人；手內金鎚騎黃馬，番將姓馬號兜鈴。

木通看了也不打話，手舞鬱金刀直取來將。馬兜鈴使金鎚劈頭就打。二將戰到二三十合，馬兜鈴力怯，領兵撥馬而逃。木通策馬追趕，番營中放起亂箭。木通不趕，領兵而回。次日番將副先鋒天竺黃出馬索戰。決明子令先鋒金櫻子迎敵。金櫻子一聲答應，策馬迎敵。那天竺黃擡頭一看，乃是一員少年小將，怎生結束？但見：

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錦團花白銀鎧，足鏡烏紗戰靴，腰繫獅鬚寶帶，蚪蟻吞首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劍，左懸金畫寶雕刀，右插銀嵌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大戟，騎一匹鐵腳棗騮劣馬。

天竺黃看了喝聲，采問道：「你這小將，教甚名字？或者刀下留情，好不斬汝。」金櫻子大怒，喝道：「你這番狗，教甚麼名字？」天竺黃道：「俺的姓名麼？俺乃漢天子駕前大元帥金麾下，封爲先鋒大將，金櫻子是也。你這番狗，教甚麼名字？」天竺黃道：「俺乃胡椒國王駕前，天竺元帥麾下，加爲副先鋒大將，天竺黃是也。金櫻子聽了，天竺黃三字，怒從心起，惡向胆生，大喝道：「你這強盜，又做反賊，今日讎人相見，照金爺的戟罷。」把大戟當心便刺。天竺黃舞動大砍刀，急架相還，兩個鬥到二三十合，金櫻子年少英雄，好不了當。天竺黃殺得汗流脊背，忙把大刀逼開方天大戟，大敗落荒而走。金櫻子急取弓箭，玄上箭，拽滿了。番兵教道：「背後有人暗算。」天竺黃分頭一看，教聲不好，急躲時，只聽得颼的一箭，正中咽喉，翻身落馬。可惜那天竺黃強硬了一世，今日嗚呼！箭下那金櫻子得勝回營，天子大喜。軍師決明子上了功，金石斛也是大悅道：「我兒番邦百萬貔貅，如入無人之境，又將讎人射死，真我不及汝也。」金櫻子道：「兒何足爲道。」正言間，小軍報道：「番將黎盧搦戰，惱了雅州總兵黃連，頂盔貫甲，手執兩根三稜鞭，策馬迎敵。黎盧舞起二百斤的百刺狼牙棒，黃連的三稜鞭，左手的重八十斤，左手的重一百斤，兩員猛將，在戰場上大殺起來。但見：

鞭舞兩條龍尾，棒橫一串狼牙；三軍看得眼睛花，二將縱橫交馬。使棒的軍中領袖，使鞭的將勇堪誇。天昏地黑日揚沙，這廝殺鬼神駭怕。

二將戰到三十合，不分勝負。襄州總兵杜衡，手持熟銅刀，策馬前來助戰。番將蓬莪，騎一匹劣馬，手中燃一個大銀鎧，來戰杜衡。四匹馬橫着一堆，先鋒將金櫻子在門旗裏面，拈弓搭箭，颼的一聲，正中蓬莪，蓬莪翻身落馬，死於非命。番將黎盧，吃了一驚，把狼牙棒一起，照黃連頂門上打將下來，黃連把三稜鞭用力一格，兩手震得生

痛。杜衡舞刀向前，三個戰有十多合，黎盧料敵不住，二將把韁繩一緊，敗回番營去了。黃連、杜衡也不追趕，各自回寨。決明子上了金櫻子一箭之功，與黃杜二將，一一上功勞簿訖。却說番將敗回，軍師高良姜對巴豆、大黃道：「漢營中兵將倒有本事，且到明日殺他片甲不留。」却說是夜三更，漢軍師決明子暗暗吩咐了軍們等，如此如此，小軍依計去了。次日黎盧心中不服，在高良姜面前誇口道：「俺在胡椒國算一員上將，怎肯輸與漢邦無名小卒。今日待俺再去搦戰，誓必擒他。」高良姜也不阻擋。那黎盧上馬，拿了百刺狼牙棒，到漢營前來搦戰。決明子仍命總兵黃連出敵。黃連出去，二將交馬，鬥了二十回合，黃連詐敗伴輸，落荒而走。黎盧殺得性起，心中不捨，追下去了。黃連不慌不忙，沿城而走，黎盧看看趕上，正要施爲，只聽得撲通一聲，黎盧連人帶馬跌下陷坑去了。四下裏伏兵把撓鈎鈎起，將黎盧活捉去了。黃連勒馬而回，押了黎盧來到鎖陽關，聽軍師發落。決明子笑道：「果中我之計也。原來三更時分，軍師命數十個小軍，於西北上掘下陷坑四五處，上用輕浮土蓋，暗暗吩咐了黃連，計擒了先鋒大將黎盧。天子大喜，有人讚決明子好處道：

無極神仙曾學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略究來精，胸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略施小計鬼神驚。號稱決明子，輔佐聖明君。未知番將黎盧被擒，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漢英雄大破番兵 遵師命金鈴下山

敢勇當前奮力爭，蠻人一破退回程。仙師法旨應無謬，奉命金鈴下山行。

話說軍師決明子用計擒了番將黎盧，衆軍士綁在階下。漢王問道：「汝逞本事高強，恃番王之暴狠，今已被擒，

有何理說？黎盧叫道：你這倒運皇帝！俺在胡椒國無有敵手，今又不與漢將鬥幾百合，被你巧計遭擒，有死而已。漢王喝令推出斬之。決明子看他倒也硬直，但番王自恃強暴，欺我上邦，侵我疆土，戮我兵將，拿我社稷，今既用計擒來，我主可權且放他去。教番王速速收兵回國，庶免我動干戈。不然已後被擒，決行處斬。漢王道：既是軍師討饒，朕以仁義爲本，且恕了他。那黎盧暗暗慚愧，軍士解了縛索，黎盧抱頭擯鼠而去。次日軍師令宣州總兵木通、申州總兵石韋、二將領兵五千，到番營去搦戰。高良姜令大將商陸領兵迎敵。商陸一聲得令，手執龍牙棍一根，騎了一匹烏騅馬，領兵策馬迎敵。二將擡頭一看，那番將怎生結束？但見：

頂上戴三叉紫金冠，拴兩條雉尾，穿一領襯紗白羅袍，綉兩個雙鳳，披一副銷鐵鎧，繫一條獅鬚帶，着一雙鷹爪靴，挂一條銷金帕，一張鐵胎弓，一壺鈚子箭，手持龍棍，坐下烏騅。

二將看罷，木通使動鬱金刀，石韋舞起萱花斧，那番將商陸手執百四十斤狼牙棍，力戰二將，好不了當！三將戰有二十回合，番將中又衝出茵陳，手撚一個鑕鐵鎚，策馬趕來助戰。四匹戰馬，橫做一處，四員勇將，殺得天昏地黑，日色無光！戰到三四十回合，無分勝敗。金元帥在門旗下，拈弓拾箭，一箭把商陸紫金冠射去，那商陸吃了一驚！手中龍牙棍一鬆，被木通一刀，卽砍爲兩截。茵陳心內慌張，正欲逃走，被石韋一斧砍死。番兵死者不計其數，餘者各自逃生。木通、石韋領兵得勝回營，軍師上了功績。却說黎盧逃歸番營，備說漢王仁德，軍師寬量，上奏與巴豆、大黃、軍師高良姜道：狼主彼貌視我邦，自張其威，欲以仁義播於天下。番王道：黎盧被計遭擒，也不罪汝。今汝到西域國去，調借精兵猛將前來助敵。那黎盧只得奉命去了。却說元帥天雄，在龍竹關挑選精兵猛將，要來與漢將廝殺，只見小軍報道：啓上大帥爺，那漢邦兵將鏖勇，殺死了我國許多上將，大黎爺先鋒，皆被他捉去逃回。狼主命他往西域國借兵，天子國師密和尚又去運糧去了。今兵將雖多，不堪與他對敵。大雄元帥聽了大

怒道：本帥不在那裏，他就這般放肆！即便挑選十二員番將，多皆勇猛，乃是瞿麥、牛膝、扁蓄、淫羊藿、藉實、乾漆、胡桃、黃蒲、黃士瓜、豬苓、烏梅、馬薊、蕪荑。那大雄元帥就點了十萬精兵人馬，帶領了十二員番將，殺奔前來。且說漢營中軍師決明子對劉寄奴道：今番將不必交戰，必有事故。君王乃請軍師卜一卦。決明子道：原來番邦兵將雖多，少有大將，早晚必有精兵猛將前來。我這裏好預備征戰之策，但目下糧草不敷，乃令總兵之子黃著帶領一千軍士到長安禹餘城中去運糧。那黃著領命，帶了一千軍卒去運禹餘之糧，不題。却說石叢山百合洞著芋真人自從收了金鈴子教他些法術兵書戰策，件件精通，真人乃喚金鈴子，金鈴子聽得師父呼喚，乃長跪於前，請問師父有何法旨。著芋真人道：我許你一載之後，使你父子相會，今已一年有餘，汝與都念子同學了些法術武藝出衆，今去建功立業，真當世一員勇將，但目今番寇作亂，胡椒國起兵前來，要爭取漢朝天下，劉姓江山你父親現爲元戎之職，隨駕出征。漢天子訪請吾道友決明子爲軍師，招集猛將，出師一月矣。番將饒勇極多，兼有妖法邪術利害，我有一件寶貝贈汝，乃命徒弟都念子取來，與金鈴子。金鈴子雙手接來一看，却是一面硃砂牌。金鈴子道：請問師父，不知這硃砂牌有何用處？真人道：此硃砂牌乃仙家之至寶，凡遇邪術，將他震之，邪不能近。金鈴子拜辭欲行，真人又道：你本是我一個煉丹童子，你不忘前因，今去幹功立業，官封極品。二十年之後，再來了却仙道，但你父親目下有飛刀之危，這飛刀乃番邦元帥英雄，在雷九山棟實洞，妖仙訶黎勒處煉就的五口銅鐵飛刀，憑你什麼大將，多要化成齏粉。汝雖有法，亦難以破之。金鈴子大驚泣拜道：我父親有飛刀之厄，如何是好？望師父大發慈悲，救濟救濟。著芋真人道：也罷，喚都念子道：你這自前圈，借與師弟一用。那都念子將圈付與金鈴子。著芋真人道：這圈乃都念子煉就的，今你帶去，可破飛刀。金鈴子拜受，別了師父師兄，一徑下山不題。且說番邦天雄元帥，帶領十二員猛將，十萬人馬，列成陣勢，在陣上耀武揚威的搦戰。金石斛大怒，手持鋼鎗，匹

馬向前。十二個驅寇軍齊出。天雄元帥催動黑牽牛，舞起水銀刀，殺將過來。金石斛更不答話，躍馬挺鎗，直取天雄兩個大元帥，各逞威風，在天子面前賭鬥。這二將好殺，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猶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麓爭食虎。漢元帥忿怒，點鋼鎗不離心坎刺；番將軍生噴，水銀刀只望頂門飛。好手中問逞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兩個元帥殺到五十合，不分勝負。番將瞿麥使動大刀，扁蓄使動長鎗，牛膝舞一根霹靂石，乾漆使一根百校藤，烏梅使一條華撥棒，馬斬乎持一大刀，六員番將催馬殺奔前來。漢軍陣上驅寇軍，也是六員，乃是海藻舞動大刀，白芍手掉白纓鎗，胡桃執酸棗棍，蒲黃使鉄鎗，藜本使動流星鎗，石膏拿了方天戟，縱馬向前，對敵四下裏混殺，喊聲連天，金鼓齊鳴，殺得烟塵滾滾，日色無光。決明子與漢王在關上，看得眼也花了。正殺之間，忽見二將墜馬，原來驅寇軍胡桃把酸棗棍打中扁蓄，藜本的流星鎗，打着了馬斬，二員番將跌下馬，嗚呼死矣。四員番將大驚，瞿麥的大刀只一鬆，被石膏一戟刺於馬下。胡桃與海藻雙戰乾漆，乾漆使動百校藤，力敵二將，全不畏怯。海藻使出神威，將乾漆一刀斬之。六員番將已去四將，只剩下牛膝與烏梅。二將見不是路，殺條血路而逃。番營內巴豆大黃與高良姜道：漢朝有如此雄將，六員上將已被殺了四員。高良姜忙教鳴金收軍。那天雄元帥正與金石斛廝殺，不分上下，忽聽得鳴金，即便喝聲少歇，今日已晚，明日同你鬥上幾百合。金石斛道：也罷，明日和你決個勝敗，兩下各自收兵。金元帥回營，軍師決明子讚道：元帥真雄傑，那番邦元帥天雄利害不過，元帥與他戰個平手，真可爲大將軍也。金石斛謙遜已畢，驅寇軍胡桃海藻藜本石膏皆來請功，軍師俱上了功，加四人爲健將。四將拜謝了。那金石斛忽然一陣心痛，倒於地下。漢王聞知，與衆將大驚，命軍士扶起，半晌方甦。決明子將不死草煎湯與金石斛服之，方得全愈。決明子卜得一卦，說道：來日元帥主有飛刀之厄。金石斛大驚失色。漢王忙

問道：果能避得過否？決明子又占一卦，細詳了半晌道：這是番元帥天雄煉就的飛刀，如何避得？漢王道：煩參詳一番，可有生路否？忽然拍手大喜道：有生路！有生路！凶中遇吉，有親人相救，我主又得一員上將矣。當下漢元帥，衆皆大喜，謝了軍師，設酒暢飲不題。却說番王元帥天雄對高良姜道：那漢元帥真與我敵手，那十六員上將，今已去了四員，來日不免顯些手段，殺他片甲不留。未知顯些什麼手段，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破飛刀金鈴救父 敗番軍漢復二關

逢凶化吉飛刀厄，仙使金鈴救父翁；數萬番兵真喪胆，二關復奪殲行兇。

話說次日金石斛披挂上馬，點了五萬雄兵，佈成陣勢，健將四員，胡桃石膏海藻藁本驅寇軍八員，白芍蒲黃茅根蘇梗盧會盧根夏枯草石長生前軍，荆芥石垂姜黃白芷爲左右二軍，秦芄督陣。金元帥分別已定，天子劉寄奴與軍師決明子已在關上守關，將黃精與十路總兵保駕。那番邦軍師高良姜與天雄元帥道：你看漢邦陣上刀鎗似雪，戰將如雲，明盔亮甲，日耀如星，君王堂堂優表，元帥凜凜威風，他銳氣正盛。天雄元帥大怒道：今日本帥偏要挫他銳氣。巴豆大黃道：元帥之言有理。那天雄點了十萬人馬，以牛膝爲前騎，馬兜鈴副之，帶領鑣將本瓜豬苓胡桃黃連淫羊藿蕪黃楮實烏梅，擺成陣勢，兩陣對向番陣上。大元帥天雄催動黑牽牛來到漢陣出馬，遇了前軍首將石垂荆芥。天雄喝問道：你這兩個無名小將，快道名來。本帥的寶刀，不殺無名之將。荆芥石垂罵道：番賊問俺二位爺的名姓，麼俺乃大元帥金麾下，加爲前將軍石垂荆芥是也。說畢持刀就砍。天雄喝罵道：你兩個無用小卒，少要逞能，殺之不足惜，徒污本帥的寶刀，可快去教金石斛來打話。二將大怒，各掣兵器向前，天雄正欲迎敵，閃過副將馬兜鈴稟道：不勞元帥費心，縱過黃驃馬，使起大金鎚，奮力向前獨戰二將，殺到二十

回合。荆芥力怯，早被馬兜鈴一鎚打中肩膊，翻身落馬而死。石垂大驚，拍馬而逃。惱了先鋒將金櫻子飛馬挺戟，直取那馬兜鈴。天雄元帥立在高埠處觀看，只聽得戰鼓寥寥，馬兜鈴與金櫻子殺得五十合，馬兜鈴敵不住，先鋒小將招馬而回。天雄在高埠處見了，策牛舞刀，過來截住金櫻子廝殺，鬪了三五十合，不見勝敗。金櫻子年輕，那金元帥唯恐有失，催動坐騎，領了四員健將，十二疋坐騎，在戰場上跑做一墩，橫作一處，殺得天昏地黑，番將死了無數。胡黃連淫羊霍蕪荑豬苓，四員番將前來救應，馬兜鈴回馬，又來助戰。天花亂墜，若走馬燈一般。元帥與元帥對敵，金櫻子與胡黃連廝殺，那胡黃連輪開大伐柯斧，與金櫻子戰有九合，金櫻子一戟刺胡黃連於馬下。那邊番將蕪荑敵住藁本廝殺。那番將蕪荑生得身長一丈，力大無窮，使一根紫金藤，有萬夫不當之勇，當下與漢將藁本鬪了二十合。藁本兩手酸疼，流星鎚緩處，被蕪荑一紫金藤，打得腦袋迸裂。藁本墜馬而死。石膏與豬苓交戰，不分勝負，只見藁本墜馬而死，心中傷悼，撇了豬苓來戰蕪荑，金櫻子接着豬苓廝殺。石膏手持畫戟，與蕪荑鬪戰，要報藁本之仇，戰不六合，蕪荑生擒石膏。金櫻子戟刺中豬苓，翻身落馬，忽見石膏被擒，策馬起來，急取弓箭洩滿弓，鏡着蕪荑一箭，正中左臂，負痛落馬。金櫻子趕將過去，早被番將救去。金櫻子奪了石膏而回。胡桃與淫羊霍兩個，殺到二十六合，被胡桃一棍打死。衆軍混戰，番兵大敗，只剩下兩個元帥，在陣上廝殺。到一百回合，金石斛抖擻精神，殺得天雄一身臭汗。金元帥的鎚如電掣風飛，天雄那裏敵得住，如今要施出手段來，那天雄元帥殺得氣喘吁吁，把背上五口鋼鐵飛刀，晃起空中，將五指指定喝道：「今將寶貝來取汝首級！」金石斛見了大驚，衆將失色，但見那飛刀在空中，毫光萬道，霞照千條，寒光透體，冷氣襲人。金石斛此時魂不負體，只見刀在空中，正要飛將下來，金石斛命在須臾，事有前定，却說金鈴子奉師命已到瑣陽關，只見旌旗蔽日，刀鎗密布，劍戟如林，金鼓齊鳴，喊殺連天。忽又見半空中有飛刀五口，交戰的將軍認得就是父親，正在危急，金鈴子也

不去見駕，連忙取出自前圈，望空撒去。只見一道白光，豁喇一聲响亮，那五口飛刀，早已無影無蹤，拋向東洋大海去了。金鈴子把自前圈收了來，天雄元帥見破了飛刀，大驚失色，喊道：「誰敢破我飛刀？」驅軍搶殺過來，金石鈴催動三軍大殺一場，殺得番兵東奔西竄，血流成渠，橫尸遍野，斷指缺臂，傷損者不可勝數。高良姜無計可施，天雄元帥殺得大敗，聚集殘兵，計點軍馬十去其六，折了大將無數，看看追兵又至，那巴頭大黃披甲持鎗，上馬與高良姜道：「此時不退兵，更待何時？」高良姜道：「勝敗乃軍家常事，狼主我們且回國去，再起領國之師，前來復仇！」先鋒黎盧又去借兵去了，不日便歸，那時再來爭鬪。天雄道：「且退下三百里下寨，當下傳令衆將，皆拔寨退兵，不題。」却說漢將追殺五十里，鳴金收軍。金鈴子與父親金石斛長兄金櫻子相會，悲喜交集。金鈴子備說前情，金石斛元帥歡喜道：「若非鈴兒救吾，已作泉下之鬼矣。」又作悲道：「吾記得前年被劫，爲父的日夜愁挂，今已一年有餘，但不知你姐姐銀花，有何着落？只怕已作泉下之客矣。」金鈴子道：「師父著芋真人對吾說，姐姐亦有神仙救去，後來自應相見。」正言間，只見小軍飛報道：「萬歲爺召元帥父子見駕。」金石斛父子三人，來至銀鑾見駕，山呼已畢，君王賜坐。父子三人謝恩而坐，君王道：「元帥赤心爲國，屢建奇功，金石斛奏道：「此皆陛下洪福。」又將金鈴子之事，一一啓奏。天子大喜，軍師決明子道：「恭喜元帥，前令塔問卜於吾，說一年後相見，今果應其言。」金石斛致謝道：「但小女至今無下落，請軍師再卜一卦。」決明子又起了一卦道：「相會之日有數矣。」一月之間，應必相見。金石斛父子大喜。君王也是歡悅，封金鈴子爲平番將軍，父子山呼謝恩歸帳。那金鈴子冠帶起來，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年紀只得一十六歲，衆皆喝采。漢王又加黃連爲都統，木通爲總統，金櫻子爲大先鋒，蕩寇將軍石韋爲平東將軍，胡桃海藻石膏爲鑣騎校尉，餘者皆論功陞賞。衆將謝恩已畢，當夜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次日，金石斛帶領人馬，大先鋒金櫻子平番小將軍金鈴子併衆將領軍，浩浩蕩蕩，直抵龍骨關，番將草薺把守。金元帥吩咐放炮攻打，草

解開關迎敵，領了三千番將，列成陣勢。番將草解手持三尖刀，出馬叫道：「何處匹夫敢來犯界？」金櫻子大怒，正欲出馬，惱了總兵蘇子舞，動大刀，與草解戰鬪十數合，斬草解於馬下。番兵乞降，元帥大喜。復了龍骨關，連夜起兵，殺到長城地黃關。這地黃關高良姜令番將麻黃、白荳蔻二人守住。兩個番將皆有萬夫不常之勇，麻黃使鐵鎚兩個，重八十多斤；白荳蔻使一把熟銅刀，重百斤。那麻黃與白荳蔻道：「高軍師與天雉元帥托付吾二人，緊守此關，待救兵到來，那時與他對敵。」白荳蔻道：「你看漢將在關外耀武揚威，攻打甚急，吾和你出去殺他一陣，退了他的兵，狼主自然封賞。」二人商議停當，帶了數千兵馬，開關出戰。廣州總兵徐長卿挺鎗出馬，番將白荳蔻持刀向前，喝道：「漢邦蠻子，無名小卒，不知俺白爺爺的刀法利害麼？」徐長卿大罵道：「無知番狗，你據此關，擅敢強暴，看鎗一鎗刺去。」白荳蔻閃過，舞熟銅刀劈面的相還，兩個戰了二十合，不分勝負。麻黃引兵衝殺，金鈴子使根仙傳的鈎藤鎗，攔住麻黃，斫殺。麻黃欺金鈴子年幼，不放在心上，被金鈴子一鎗刺死。白荳蔻大驚，撇了徐長卿領兵速急進關，把關門緊閉。徐長卿引兵衝至關下，關上矢石如雨，不能向前。金鈴子吩咐架起雲梯攻打，軍士退步者，依律處斬。那些兵將無不猛勇。金元帥親自矢石攻打，砲聲震動天地。白荳蔻心胆俱裂，棄了地黃關，逃命胡椒國去了。衆百姓開關迎接元帥，差人去往君前報捷。漢王大喜，已復了二座關隘。決明子道：「番王此去，必起傾國之師而來，陛下可移駕至地黃關。」於是排鑾迤邐爲進。君王向決明子道：「番王此般無理，欺辱朕躬，誓必擒他，方洩朕恨。」決明子道：「此乃番王自取其禍，不三日駕至地黃關，金石斛與衆將迎接，君王撫慰道：『卿等奮勇，復了二關，使朕頓生歡悅。』衆將道：『皆賴陛下之洪福。』正說間，忽見探子王不留行飛報道：『啓上萬歲爺，那番王回國，又起了五十萬雄兵，猛將極多，先鋒黎盧往西域國去，借了二十萬人馬，大將胡王使者領了九皮將，天雄元帥又往雷九山煉飛刀去了。國師密陀僧妖法利害，口出大言，要來決雌雄。』決明子命他再去打聽。王不留行一聲得令，

如飛去了。金石斛元帥傳令，離關十里安營下寨，以待敵軍。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鬪異獸黃耆遇仙 威靈仙傳寶刀甲

神仙山洞真仙境，靈獸原來異獸奇；數有仙緣得寶甲，無緣俗子敢相欺。

却說黃耆奉了軍師將令，帶了一千軍士，到長安去打糧，那糧多屯在禹餘城中。黃耆已打了禹餘糧，裝在車子上，一千個軍士推了，黃耆想到吾來運糧，已有許多日子，今不免打從天麻嶺超至武當山，已近一半多路。當下令軍士超近路而行，行過天麻嶺已近武當山，黃耆與衆軍道：此山乃仙家隱跡之所，爾等不要喧譁，軍士俱答應了。黃耆看那山時，但見：

四圍巖嶂，八面玲瓏，重重曉色映晴霞，瀝瀝泉聲飛瀑布。溪澗中揚玉飛瓊，石壁中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藤高挂綠羅垂，碧玉峯前丹桂懸崖青曼曼。引子蒼猿獻果，呼羣麋鹿啣花；千峯競秀，夜深百鶴聽仙經，萬壑爭流，風暖幽禽相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幾曾來？

當時黃耆與衆軍看罷，稱羨不已。忽聽豁臘喝喇一聲响，那天崩地塌的一陣疾風，祥光滿目，只見山凹中跳出一隻異獸，如水牛模樣，身上有鱗，其色青，頭生兩角，眼似銅鈴，鼻如靈芝，口若血盆，腮下一部黃鬚，尾似拂塵，四蹄放出毫光。所過之處，步步金錢，真罕見了。黃耆看見了，大吃一驚，與衆軍道：不知是什麼妖獸？決在此作怪，待我捉住他了。那黃耆急掣一條棍子，與那獸賭鬧，那獸大吼一聲，在此間盤旋跳舞，渾身有祥光瑞氣。那黃耆今方一十九歲，猛勇異常，把棍子打去，誰知再也打不着，那些軍士停了車，立住脚看得呆了。正在廝鬪之間，早驚動威靈仙弟子，叫天仙子，正在山中採藥，聽得喊聲震地，到山頂上一看，忙去稟知師父威靈仙。威靈仙道：

我已知黃善運糧過此。但此人乃漢朝一員大將，後當極貴。汝可召他上山來見我。天仙子領法旨，來至山前問道：壯士莫非黃善麼？那黃善正在山下與那異獸賭鬪，忽聽得有人呼他的姓名，抬頭看見一童子打扮，大驚異道：仙家來了！忙撇了棍子，整頓衣冠，鞠躬向前施禮道：請問師兄，這個異獸不知喚甚名色？這等強猛，必是仙家寶物。天仙子道：壯士不知此獸，乃我師威靈仙當年收服在此，以鎮守山洞。且靈異非常，每聽我師說法，說不盡此獸的好處，靈異之寶，可助戰陣之功。黃善謝稱道：多承見教。天仙子又道：我師有話面談，請同去內說話。黃善謝了，吩咐軍士，略在山下等候，即同了天仙子起身，隨天仙子上山，行到一座洞門上，寫著薩洞三個大字。時黃善隨着天仙子進了洞來，果然是別一洞天，松徑內轉過小路，直至威靈仙觀前，又見硃砂牌額上，寫着三個金字：乃紫威觀三字。當下黃善同了天仙子，來到觀前，四面一看，果然好個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柏森森，一羣白鶴聽經，兩個青衣碾藥；蒼梧翠竹，洞門深鎖籬牕外；鳥語花香，石室雲封川灶暖，野鹿啣花穿徑去；山猿爭果忽然來，時聞仙士談經，每見山翁論法。虛皇壇畔，官風聽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眞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黃善就往衣亭上，整頓衣冠，從廊下進來，徑投後殿，松花軒裏去。益智子預知子二個童子，把飛簾捲起，知報威靈仙。威靈仙傳法旨，教請入來。當下黃善隨天仙子到松花軒內，只見威靈仙端坐於雲床上。黃善向前參拜，拜罷躬身侍立，看威靈仙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皇冠攢玉葉，鶴鬢摟金霞，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方睛，服食造長生之境。氣滿丹田，端的綠筋紫腦，名登玄籙，定知蒼胆青肝。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

威靈仙道：方今山寇作亂，邪法甚衆，巴頭大黃，是番邦眞命，有異人助他，急且不能平定，今汝黃善果是一員

大將，後來必立奇功，我大徒弟決明子，今已輔佐漢王成功後歸山，今你可爲大將之才，只要赤心爲國，建立奇功。我有寶甲一副，寶刀一口，贈汝成功。黃耆拜謝。威靈仙傳法旨，教取寶甲來。不一時，預知子捧了寶甲，安於桌上。黃耆一看，只見那副寶甲，霞光萬道，瑞氣千條，滿目明亮。黃耆披在身上，其輕如紙，歡喜無限。威靈仙說：穿在身上，刀不能砍，箭不能中，臨陣不驚，遇敵而勝，火不能侵，水不能近，遇邪而能鎮，逢山而能透，此名穿山甲，真仙家寶物也。又命黃耆至後園，取那口寶刀。益智子引黃耆到園中，看那口寶刀，在那裏放光，明燦燦亮森森，好把寶刀。益智子道：此刀乃馬口鐵打成的，重二百餘斤，名曰馬刀。黃耆道：此刀鋒利異常，但覺重些。黃耆拉起衣服，雙手提起，如泰山一般重，拿雖拿起，却使不動。只得來見威靈仙道：弟子使不起，太覺重了。威靈仙命童子取仙棗二枚，與黃耆啖了，頓覺精神爽快，力氣倍加，拿起馬刀，猶如燈草一般。黃耆大喜，又跪下道：弟子欲求大仙，將守山的麒麟揭，與弟子做一坐騎，未知大仙允否？威靈仙道：也罷！爽性做人情，賜與你，但此獸不肯服人，汝若有此坐騎之分，麒麟揭必當服你。當下天色已晚，威靈仙教黃耆就在長松亭上安歇。黃耆貪看仙家景致，就忘記了衆軍士山下等候。當下仙童捧夜膳與黃耆吃，乃是胡麻餅，胡蘿蔔，荸薺，棠梨，瓊漿玉液，多是仙家之食。黃耆謝而食之，但覺身體輕健，百般爽快。次日黃耆拜謝威靈仙道：多承大仙，賜了弟子許多寶物，弟子乃凡人，攬接仙家勝境，有罪之至。威靈仙又賜鐵線草一根，與黃耆收服麒麟揭，又與青皮鞍一副。黃耆感謝不盡，披了穿山甲，提了馬刀，威靈仙命童子拿了青皮鞍，送黃耆下山。黃耆拜別了威靈仙，又作別了衆仙，出了菩薩的石洞，只見那只異獸，踞住洞口。黃耆喝道：我奉大仙師法旨，收你做個坐騎。那麒麟揭聽得大仙法旨，不敢動彈，惟把頭點。黃耆大喜道：真靈獸也！忙將鐵線草穿在那獸鼻孔中，又將青皮鞍放在背上，作別童子，跨上了背。那麒麟揭足起祥光，登山渡水，如行平地。黃耆騎在背上，唯聽耳邊呼呼風响，行動如飛，頃刻間已下了山。山下衆軍士看

見都吃了一驚！只見黃耆如天神一般，手持一把大刀，如板門一般大，又見騎了一匹異獸，衆軍皆定睛觀看。只見黃耆如飛而至。衆軍士道：小將軍昨日上山去，我們等了半日，再也不見小將軍下來，我等就在山下宿歇，不知小將軍這時候，才得下山，請問將軍得了仙法麼？黃耆道：然也。遂把前事一一說明。衆軍士皆大喜道：將軍有此數件寶貝，何慮番人哉？黃耆於是吩咐各推了糧車，不分晝夜而行。再說番邦巴豆大黃又起傾國之兵，借得西域國番兵二十萬，西域國王巴旦杏，令胡王使者爲大將，帶領九皮鑊將，那九皮鑊將利害不過的，生成的牛皮身子，刀砍不進，箭射不疼，皆使大棗棍，多有萬夫不當之勇。胡王使者督領人馬，巴豆大黃與軍師高良姜計議。高良姜道：可使黎盧仍爲先鋒，牛膝副之。天雄元帥往雷九山去了。舍合國師密陀僧掌元帥之印，爲大將軍。又令木瓜爲督糧軍，番邦添得猛將頗多。巴豆大黃親自督軍，原來巴豆大黃的正宮密蒙花娘娘，就是密陀僧的姐姐，自幼善於用兵，慣使日月雙刀，百步取人首級，手下有女兵數千，個個猛勇。在番邦算第一員女將。他與天雄元帥之妻馬蘭花，皆拜出華山雲母爲師，學得道術，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有寶貝一件，名爲迷迭香，若焚起來，不問什麼天將，聞了他，立時迷倒。馬蘭花有金牙石一枚，臨陣上打着猛將即死。一招復回，眞寶物也。亦使雙刀，密蒙花又有紅花套素，撒起時，但見紅花千朵，中隱藏套素捉將，二人結爲姐妹，隨後也起兵到來，爭取漢朝天下。密蒙花也有個徒弟，名紅娘子，卽番將紅麴之妹。却說前軍已至地黃關，先鋒將黎盧與牛膝等，離關五十里下寨。當下牛膝黎盧商議道：漢將未知俺們軍到，就今夜悄悄領兵去，劫他的寨，他必無准備，俺們決然全勝。黎盧大喜，計較已定。却說漢王與決明子在軍中帳內，金石斛元帥操演良將，至曉，忽然一陣大風，衆軍旂號吹倒，衆皆大驚！決明子就焚香告禱一卦。對漢王道：番邦兵馬已到，今夜必有敵人入寨，可預作防備。忙與金石斛道：元帥可傳令衆將如此如此。不知什麼如此，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決明子計敗番兵 密陀僧大施妖術

軍師計策妙如神，又勝番兵衆將欣；國師誇武爲國舅，密陀不免是妖僧。

却說金石斛依了軍師計議，卽傳令木通與胡桃，領一枝軍馬，離關十里山僻處埋伏。黃連與石膏領一枝軍埋伏於寨左，石草與海藻領軍於寨之右，但聽連翹砲響，便殺出截住番將，不許放走。衆將得令去了。又傳命蒲黃、白芍，帶砲手於高埠處，施放號砲。金櫻子接應敵人廝殺，漢王與軍師等多退入關內，剩下空寨。那番將黎盧與牛膝，領了三萬人馬，黎盧拿了百刺狼牙棒，牛膝使霹靂石，二將黑夜行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行到三更時分，已至漢營。拔開鹿角，吶聲喊殺，將進去一看，但見懸羊吊鼓，乃是空寨。黎盧與牛膝大驚，情知中計，慌忙引軍回馬便走，番兵自相踐踏。蒲黃、白芍在高埠處望見，番軍不戰自亂，放起連翹砲，四下埋伏兵齊起。黎盧與牛膝領兵正走處，忽遇着金櫻子的兵，黑夜裏混殺，黎盧不敢鬪戰，奪路而走。只見三處伏兵，蓋地而來，一霎時燈球亮子，不計其數，嚇得番將黎盧、牛膝魂飛魄散。正衝着黃連、石羔二將，黃連喝道：「你這無恥畜生，前日被擒，我軍師寬洪海量，好生放汝逃去，今又來戰鬥，黑夜裏偷營劫寨，希圖僥倖，若不是我軍師神算，已被你劫了。說罷，輪動三稜鞭，便打石膏，便起畫戟，就刺黎盧，大怒舞百刺狼牙棒，牛膝使霹靂石，四將鬥了十合，黎盧、牛膝心慌，領兵而走。行不一里多路，正撞着石膏的兵馬，與海藻攔住廝殺。木通一枝兵又到，黎盧不敢久戰，三萬番兵折了一半。牛膝與石膏戰，不提防木通刺斜裏趕來，一刀斬牛膝於馬下，番兵大敗，各自脫生。黎盧大驚，又撞見黃連，大殺一陣，金櫻子兵又到，黎盧心慌，又折了牛膝，又氣又惱，只得翻身又戰。黎盧果然了當不得，衆將皆戰他不下，却被金櫻子一箭，射中頭盔。黎盧吃了一驚，用盡平生之力，衝出重圍，身被數鎗，死戰得脫。只剩得一萬餘軍，

尤其是損傷。那黎盧脫得重圍，早已天明，決明子又點八路總兵，起兵追襲，其勢莫當。那黎盧殺了一夜，兩臂酸麻，聚集敗殘兵，逃到寨前，正欲埋鍋造飯，忽見塵頭起處，漢兵漫山塞野而來。那八路總兵杜衡甘遂蘇方木徐長卿蘇子石韋山菜萸桑寄生，這八員大將，大驅人馬追殺。黎盧與衆番兵撇了鍋飯，棄了營寨，忍飢負痛而逃。被漢兵大殺一陣，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黎盧領了數千殘疾之兵，拚命逃往番王處求救去了。正是：

八路軍兵蓋地來，先鋒難免剝皮災。番兵幾萬散如烟，喜得孤身出九垓。

漢兵追殺二十里，得了營寨，大勝一場。金元帥鳴金收軍，犒賞已畢，計點軍馬，只少十餘人。却說番邦大兵已至南星關，此關乃是胡椒國的邊關，守關將淡豆鼓，迎出了南星關，正遇着敗將黎盧，伏拜於巴豆大黃駕前，泣奏其事。巴豆大黃大驚，怒道：「咱家大兵未到，汝去妄劫他的營寨，墮他計中，又折了大將牛膝幾萬人馬，片甲不留，汝有何面目見咱？」喝令將黎盧斬首。黎盧嚇得魂不附體。高良姜勸道：「他要與狼主建立大功，赤心爲國，誰知失計遭敗，此天數也。狼主可赦他，斬罪，令他到款冬地面，紫苑山中，拜懇我師伏雞子，要求請神將鬼督郵下山，他有故盧巴一個，內藏三千神將，利害莫當。手下又有五參神將，皆有法術；你若去請得那部神將，下山來，漢邦縱有銅皮鐵骨，三首六臂，多要喪命。狼主大事可成矣。」巴豆大黃方轉怒爲喜，喝退刀斧手，放黎盧近前道：「你屢犯罪條，軍師屢次勸免，今咱家有勅命一道，汝若去請這部神將下山來，算汝之功，將功折罪，仍爲先鋒便了。」黎盧拜謝不已，又拜謝軍師不已，使我活命之恩。高良姜道：「此去紫苑山款冬有一千餘里，你可快去快來。」黎盧道：「若請不來，如之奈何？」高良姜道：「汝去再三求懇，我師父有惜憫之心，自然請得來。」當下黎盧齋了勅書，帶了盤費，沒命的去了。那黎盧在番邦要算上將，降了天雄元帥之下，從未有對手。此時命運遭蹇，所以如此。那巴豆大黃領番兵八十萬，猛將極多，騰騰的一路上，好不威風。却說漢王劉寄奴與軍師決明子、元帥金石斛等，正欲商議。

征進，忽見流星探馬王不留行飛報道：啓上元帥爺！番王統領大兵八十萬，已至皂莢山了。國師密陀僧掌元帥印，百員猛將，以馬兜鈴爲先鋒。又有西域大將胡王使者，饒勇莫當，帶領九員皮將，個個利害。密陀僧與馬兜鈴先來搦戰，王不留行報罷，元帥賞賜已畢。傳令諸將道：番王此來，不可輕敵。衆將得令，金石斛准備廝殺。漢軍師在地黃關上，許多官員，簇擁遙望，見塵頭起處，旌旂蔽日，放砲連天，番兵從東南上蓋地而來，只隔四五十里。安營下寨。先鋒馬兜鈴帶領五千人馬來到漢陣上搦戰。蕩寇將軍金櫻子出馬，使大戟直取馬兜鈴，更不答話。馬兜鈴舞起大金鎚，二將戰到三十合，馬兜鈴賣一破綻，拍馬而走。金櫻子匹馬追趕，被馬兜鈴一鎚，金鋼石，打中頭盔，金櫻子吃了一驚，幸未重傷，負痛不趕而回。將盔一看，打了兩條裂，原來馬兜鈴的金鋼石，乃是伏雞子傳授他的，形如雞卵一般，其堅如鋼，晝看如金，暮看如石，故名金鋼石。於陣上打將，百發百中。當馬兜鈴打中了金櫻子，復轉馬頭，領兵殺將過來。金元帥令傳放箭，一霎時強弓硬箭，驟發如雨。馬兜鈴不敢向前，五十番兵射死數百。馬兜鈴身中二箭，引兵飛馬而逃。番邦大兵早到，元帥密陀僧帶領五萬雄兵，四員勇將，乃是蕪美烏梅、羌活、梅欽，卽馬兜鈴之弟，四員大將，多有萬人之敵。却說金元帥佈下陣勢，戰鼓三通，兩陣對圓。金石斛與衆將抬頭一看，只見番營內門旗開處，冲出一隊人馬，爲首二員勇將，生得奇形怪狀，一個騎黑馬，一個坐青鬃馬，騎黑馬的手執赤銅刀，坐青鬃馬的使一枝水巴戟。呼呼喝喝而來。金石斛令饒騎校尉胡桃海藻領三千人馬迎敵。二將得令，點兵殺將過去。正迎來將，胡桃喝道：你兩個是甚麼番鳥？敢來廝殺騎黑馬的番將？答道：俺乃國師大和尚元帥麻下大將，羌活是也。坐青鬃馬的答道：俺乃大將馬薊是也。說罷，縱馬搖動水巴戟，羌活使起赤銅刀，殺將過來。胡桃使酸棗棍，海棠舞大刀，急架相還。胡桃敵住馬薊，海藻敵不住羌活，刀鬆處，被羌活一刀，砍中肩膊，翻身落馬，可憐死於非命。總兵徐長卿、杜蘅二將齊出，雙戰羌活。胡桃亦鬥不過馬薊，把酸棗棍左攔右攔，心

中慌張金櫻子在門旗下看見胡桃要敗下去，心上好不驚慌！忽轉念頭來，想了想道：好利害的番蠻！待我賜他一箭。取弓箭上箭，颼的一聲，正中馬薊的戰馬，那馬負痛直立起來，險些把馬薊顛下來。胡桃正欲一棍，却被番將細曲救去。胡桃就攻羌活，那羌活果然了當，敵住三人，全無懼怯。鬥到三十合，羌活敵不住撥馬便走。三將領兵亦各退回，只見番營裏一聲砲响，閃出一個和尚來，生得面黃帶黑，形容古怪，騎一隻刺虎，手執渾鐵禪杖，又名打虎杖，重三百來斤，腰插兩口戒刀，惡狠狠冲向前來。你道那和尚是誰？他是：

自從落髮寓禪林，山內常將猛虎擒，背負千斤扛鼎力，天生一片殺人心。欺佛祖，喝觀音，戒刀虎杖冷森森，學得妖術奇無比，變化多端獨退能。不看經卷很和尚，沙門酒肉密陀僧。

原來這和尚乃是巴豆大黃之舅，目下管元帥印的和尚密陀僧是也。那密陀僧爲人兇惡異常！因幼年間打死了人命，就逃到地錦村地蘭寺中，披剃爲僧。主持海石和尚收他做了徒弟，後來姐姐密蒙花被番王點入宮中，因他面貌如花似玉，百般嬌態，巴豆大黃寵用，立爲皇后。密陀僧做了國舅，就恃勢橫行，詐取百官錢財，作種種非禮之事。師父海石和尚又教他些邪術，密陀僧自以爲天下無敵，也閒話休表。當下密陀僧獨自前來搦戰，金石斛帶了黃連木通二將，挺槍出馬。喝道：何處妖僧？敢來搦戰。密陀僧道：汝不曉得洒家大名麼？洒家乃是執掌大元帥印，督領天下番兵，密陀僧大將軍和尚是也。你若知人事，應天順人，胡椒國主乃真命天子，汝若卸甲投降我邦，不失汝封侯之位，稍有遲延，洒家怒起，一虎杖打爲肉泥。金石斛與黃連木通大怒併力向前。金元帥使起點鋼鎗，木總督舞動鬱金刀，黃都統輪開三稜鞭，三將殺將過去。密陀僧要在番王面前誇能，鞭動刺虎輪，動禪杖，擋住二將，無所懼怯。四將在戰場上大戰，金鼓齊鳴，喊殺連天，噶喇喇如天崩地塌。密陀僧好利害！那虎杖如龍盤蛟舞一般，攔開點鋼鎗，架開鬱金刀，閃開三稜鞭，好一場大戰。漢王與決明子道：這和尚不可輕視！又

見鬪了二十回合，在關上衆將喝采。番王心喜。高良姜道：「國舅和尙這等饒勇，又有法術，那怕漢將百萬，多要片甲無存，狼主奪取漢朝天下，如反掌矣。當下金石斛、木通、黃連與密陀大戰四十合，不能取勝。密陀僧越逞精神，把虎杖敵那三件兵器。木通大怒，一刀砍去，砍在虎杖上。喇嘛一聲，幸而是把寶刀，不曾壞口。虎杖上倒砍上一回。密陀僧兩手震得生痛，心中大怒，也思戰不下三員大將，便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忽見四起烏雲，日色無光，狂風驟作，飛沙走石，播土揚塵，黑漫天地，半空中神號鬼哭，漢兵大亂，不辨東西。密陀僧大驅人馬，漢兵大敗，殺死無數。元帥金石斛與木通、黃連急退時，密陀僧長驅，殺得漢兵橫屍數里，血流成渠。未知漢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黃耆大戰密陀僧 金鈴法鬥番皇后

古來爭競莫如僧，妖術施來能害人；漢邦幼將應無敵，國舅皇后空費心。

却說密陀僧妖法敗了漢軍，就催動番兵，殺奔前來。漢王與決明子關上看了大驚，急教鳴金收軍，計點人馬，缺了萬餘。幸喜衆將逃得快，未成損傷。木通身被一箭，却未重傷。決明子與一根不死草煎湯服之，雖命在須臾，立能痊可。此草乃吾師威靈仙處生的，真仙草也。木通叩謝了漢王，眉頭不展，心中納悶。決明子道：「金鈴子在此，未必有此敗。因前日番王回國，調兵兩家罷戰時，他故奏聞陛下，回長安省親去了。想不日便回，况勝負乃兵家之常事，吾主不必憂慮。這密陀僧必是妖術，來日可宰豬犬血穢物以破之。正言間，小軍報道：黃公子督糧到了。決明子金石斛與金將等，抬頭一看，那黃耆宛如天神一般模樣，怎見得：

束髮冠珍珠嵌就，絳紅袍錦綉攢成；穿山寶甲耀黃金，雙翅銀盔飛彩鳳。足踏雲縫弔墩靴，腰繫獅蠻金

鞋帶，手內大刀七鈞重，坐騎瑞獸是麒麟。

當下黃善交了糧草，參過軍師元帥，見過父親，黃連與金櫻子等，俱各施禮。金石斛大驚相異，黃善把遇仙得寶的事一一說畢。黃連衆將稱羨，設酒慶賀，其夜黃善宿於帳中，忽然把那寶刀長嘯一聲，如雷如電。黃連與衆將起來視之，在那裏放光，衆皆驚詫。次日黃善面過天子，探子王不留行飛報道：番將攻打地黃關甚急。金元帥吩咐開關，領十五萬精兵，列成陣勢，三聲炮响驚天，兩下鼓聲震地，衆將全身披甲，番邦二十萬雄兵，亦擺陣勢。但見：

烈烈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陣分八卦擺長蛇，委實神驚鬼怕。鎗晃綠沉紫焰，旗搖秀帶紅霞。馬蹄來往亂交加，乾坤生殺氣，成敗屬誰家？

番陣上密陀僧騎刺虎，拿虎杖，搥鼓搥戰。漢將木通要報一箭之讎，舞起百十觔的鬱金刀，接住廝殺，不十數合，大敗而歸。惱了小將黃善策動麒麟，竭其快如飛，足起祥光，衆將無不喝采。早已跑至密陀僧面前，把馬刀一起砍入來。密陀僧持虎杖，當頭打下。黃善閃過，使動馬刀，兩個好一場大戰，怎見得？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殮。馬刀舉露半截金蛇，虎杖起飛全身玉蟒。响咚咚忽喇喇，天崩地塌，黑雲中玉爪盤旋，惡得很雄糾糾雷吼風，呼殺氣內金睛閃爍。兩條龍競寶，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殮，野獸奔馳，聲震得山神毛髮豎。

這場廝殺，好不利害！衆兵將看的呆了。一個跨刺虎的若伏虎羅漢，一個騎麒麟揭的如降龍將軍，當下二人戰到五十回合，那密陀僧本事欠了三分，敵不住仙家寶刀，殺得汗流脊背，骨軟筋麻。便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霎時之間，昏天黑地，石走沙飛，狂風陣陣，細雨濛濛。漢兵大亂，元帥早已令胡桃、石膏二將，整備豬羊狗血污

穢之物，在高埠處潑將下來，忽而狂風頓息，沙石不飛，烏雲四散，一見重輪紅日。密陀僧見破了法，大驚！黃蒼又衝殺過去。密陀僧倒退數步，輪動虎杖，又戰了二十餘合。密陀僧腰間取一物件，如蓮房一般，名露房蜂，抱在手，中喝聲出！只見露蜂房內飛出億萬赤翅蜂來，竟奔漢軍，衆兵將見了大驚，那赤蜂迎風就大，如蟬殼一般的模樣，口如鋼針，將漢軍亂啄，漢兵亂竄奔逃，走不疾者，盡被啄傷，其毒不可勝言。衆軍兵如風捲殘雲，赤翅蜂佈陣一般，却無個個啄着黃蒼，原來黃蒼穿了仙家寶甲，妖物皆近他不得，倒把馬刀亂砍番兵。密陀僧着急，收了法令四員將助戰。紅曲烏梅蕪美羌活各掣兵器，催動三軍圍住黃蒼廝殺。黃蒼倒底年幼，怎敵得五員大將，被五員大將圍住，壞心。黃蒼左撞右突，精神抖擻，殺出重圍，並無損傷。漢王與決明子、金石斛、衆將等都看見，呆了！只見黃蒼跑動麒麟，揭起萬朵祥雲，如飛而回。番邦人人喝采，看得巴豆大黃目定口呆，番將俱吃驚。密陀僧不敢追趕，各回營寨。巴豆大黃道：漢邦有如此異人，這便怎麼處？高良姜道：不足爲異，若黎盧去紫苑山，請得五參神將來，漢邦雖千百個如此異人，教他都受死。况猛將尙多，有何懼哉？却說黃蒼回營，衆家稱賀。漢王大喜，召至御前。黃蒼山呼畢，漢王命賜他黃金千鎰，綵緞百端，金花二朵，御酒十瓶，封爲虎威將軍，候有功陞賞。黃蒼謝恩畢，欣然而出。黃連甚喜，於是設宴暢飲。次日探子王不留行報道：啓元帥爺，番邦又來了三員女將，乃是巴豆大黃之正宮密蒙花，卽密陀僧之姐；與天雄元帥之妻馬蘭花，皆拜太華山雲母爲師，學得法術利害，又有徒弟紅娘子，乃番將紅曲之妹。三員女將要來戰鬪。金石斛賞賜了，教再去打聽，一面準備廝殺。又見小軍報道：平番將軍金鈴子到來。黃蒼兄弟與金櫻子等出迎。那金鈴子同了兩個將官，打扮的進帳。禮畢，與黃蒼等各訴衷腸，是不必說。金鈴子拜見父親，金石斛說：母親多多致意問安。銀花姐姐亦有下落，三日後富貴相見。金石斛大悅。金鈴子引二將與衆相見罷，入朝見駕。天子喜問：二將姓名？金鈴子奏道：面青者乃尙書杜仲之族弟杜若也；面紫者

是元老甘草之姪甘蔗也。天子召至階前，二人拜舞，畢立於道旁。天子吃了一驚，與軍師決明子道：「此二人形容古怪，世所罕見。」決明子與衆文武等看那杜若時，但見：

白色晦而青，眼光暴且綠，偏身有青筋，剔起如繩束小腰。五圍多，勝闊尺有六。聲雷厲若鳴，萬夫皆辟易。又看那甘蔗，但見：

面皮赤紫厚，身材長小瘦；雙孔鼻掀上，兩輪耳反後。眼小若銀星，爛爛電走上陣太輕趨，百合真甘鬪。當下決明子對漢王道：「此二人形狀奇異，必有大勇。」甘蔗杜若奏道：「皆舉子出身，因遇異人白頭翁，傳受金棧藤二根，上陣擒將，百發百中。」二人因結爲兄弟，今見友人金鈴兄到，故相隨行，願與國家出力。漢王甚喜，封二人爲都尉，二將謝恩，各歸營帳。次日探子王不留行飛報，番將搦職金元帥傳令，衆將披甲，番邦女將紅娘子出馬，手持雙刀，趕來搦戰。漢將杜若策馬使金棧藤來戰。紅娘子鬪至五十合，紅娘子撥馬便走。杜若知是詐敗誘敵，不趕而回。金櫻子帶領五千鐵騎，衝將過來，番兵死者無數。忽然番營內門旗下，飛出一員女將，帶了三千女兵，使兩口日月雙刀，跨一坐龍駒，衝將過來。漢將抬頭一看，怎見得：

蟬鬢金釵雙壓，鳳鞋寶蹬斜踏；連環鎧甲襯紅紗，綉帶柳腰端跨；霜刃把雄兵亂砍，玉纖將猛將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密蒙花輪刀躍馬。

原來那員女將，就是番皇后密蒙花。當下領女將殺來，金櫻子縱馬挺方天大戟，直取密蒙花。竟不打話，兩邊鼓聲如雷，金櫻子與密蒙花殺到四十多合，不見勝敗。密蒙花帶得火種，將迷迭香燒將起來，金櫻子忽然目瞪口呆，着了迷，翻下馬來。漢將黃著木通二人突出，死命救歸。原來那迷迭香燒起來，迷悶人及腹，一時三刻就醒。當下黃著把金櫻子搶救回來。密蒙花大怒，乘勢驅動女兵掩殺，漢兵大潰。總兵桑寄生，使渾鉄鎗，蘇方木使鐵

簡，二將併力向前迎敵。密蒙花舞起雙刀，力迎二將，戰三十合，番陣上二將飛馬而來，乃是女將馬蘭花與紅娘子。紅娘子敵住了蘇方木，馬蘭花却在傍而觀看，輕取金牙石，打將過來，却把桑寄生頂門一下，腦漿迸裂。可憐漢朝一員大將，死於番婢之手。漢陣上木通金鈴子黃蕃石韋四將齊出，蘇方木心中正欲逃走，密蒙花取一件寶貝，望空中散佈，如萬朵紅花，在空中亂飛。蘇方木看得眼花，誰知中隱套索上，有七八十個金鈴子。蘇方木活捉去了。四員漢將直殺過去，要救奪蘇方木。密陀僧與馬兜鈴齊出擋住。木通與密陀僧廝殺，石韋與馬兜鈴廝殺，黃蕃敵住馬蘭花，金鈴子敵住紅娘子，八個聖騎，在陣上盤盤旋旋，各逞威風。戰了三十合，金鈴子鈎藤鎗神出鬼沒，紅娘子力却抵敵不住，正要施法，早被金鈴子將白前圈照頭一下，那紅娘子落馬而死。密蒙花又出陣前，見徒弟紅娘子已被金鈴子打死，心中大怒，忙口念有詞，忽見烏雲罩地，旋風大作，吹得漢兵東倒西歪，衆軍大亂。金鈴子急將珠砂牌一晃，頃刻烏雲四散，狂風已息。密蒙花忿怒罵道：「你這小賊子，敢破吾法麼？」又將紅花套索散起空中，要捉金鈴子。金鈴子口誦真言，那紅花套索，却不得下來。馬兜鈴取金鋼石要打木通，金鈴子將白前圈去一套，把金鋼石收了來。馬兜鈴大驚，奔回本陣。密蒙花見紅花套索捉不住金鈴子，急便收了。又取出二個紙包，一紅一綠，紅紙包內撮一束剪斷的草，望空一撒，變成無數壯馬；綠紙包內多是綠豆，又望空一撒，化爲無限大將，皆執刀鎗斧戟，紛紛滾滾，各上了馬。密蒙花一聲號令道：「衆將與吾併力向前！只聽呼噪聲，如千軍萬馬奔馳。漢將驚懼，拚命而逃。密蒙花又仗劍作法，頃刻間雲佈滿山，飛沙走石，轟雷閃電，又大驅兵馬，擁殺過來。好不嚇殺！未知漢兵將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女貞仙法破番后

漢軍大戰九皮將

幻術從來莫逞施，真仙正法破他時，九皮頑潑真難敵，猛將雄軍何可持。

話說密蒙花撒豆成兵，撒草爲馬，又施法術，大催番兵，殺將過來。漢將大敗，死者無算，衆將急退入關，損兵一半。密蒙花驅衆將已直殺至關前，方才收法。番將兵得勝而回，個個歡喜。巴豆大黃親自迎接，密蒙花犒賞衆將已畢，軍士押過漢將蘇方木來。巴豆大黃冷笑，高良姜在傍道：「汝既被擒，如何不跪？」蘇方木立而不跪。巴黃道：「汝今強也無益，不跪也由你，在漢邦官居何職？」蘇方木道：「俺福州白鬃關總兵是也。待問俺怎的？」巴豆大黃道：「咱今加你爲破漢將軍，如何？」蘇方木喝道：「俺忠臣不事二主，汝這番奴，不知禮法，尙自橫行抗拒，俺視死如歸，有何懼哉？」巴豆大黃大怒，喝刀斧手推出斬之。蘇方木引頸受刑，可憐漢代忠臣，死於非命，不能扶助漢家。後人有詩歎曰：

哀悼蘇君能盡節，豈知爲國被遭擒！平番未捷身先喪，忠心貫日竟亡身。

却說漢將大敗進關，奏知漢王，那番后密蒙花法術利害，莫能抵敵。漢王大驚，決明子道：「這番后密蒙花係出華山雲母之徒，法術頗高，吾師威靈仙曾說：『巴豆大黃是番邦真命，故有異人助他，攪亂江山，未能削平，則陛下之生民勞勞矣。』」漢王聽了，眉頭不轉，而有憂色。忽見探子王不留行報啓萬歲爺，打聽得番邦又多了十萬雄兵，班貓國阿膠大王，領了神曲將軍、熊胆將軍、桃仁將軍、葱白將軍，四個大將，皆有萬人無敵之勇，督令番兵已近東星關之左，澤瀉領地，骨皮一直殺將進來，好不厲害。決明子道：「吾主不必憂心，有大將軍金石斛元帥、黃連木通、金鈴子、黃耆等，足以拒之，所慮者番后密蒙花也。」漢王納悶，決明子令各營防守，緊禦寨棚，一面命總兵山菜莢往南番由跋國去，調借幾路人馬前來助戰。山菜莢奉令去了。漢王憂悶，寢食俱廢，夢寐不安。諸官着急，請軍師卜卦。決明子焚香，手拈一卦，斷道：「來日主有破敵之人，此時是初秋天氣，天氣清爽，露滴草芽，清風齊來，一輪

紅日早已東方透起，衆將盼望間，忽見山坡下祥光靄靄，衆將睜睛一看，却見三個道姑皆背了劍，走將來，衆將官叩問道：三位師父，莫非助漢乎？道姑答道：然也。衆將急去報知軍師。決明子仰首以待，只見三姑迤邐而來，衆皆迎接。決明子早已知覺，便問道：來者何仙？中間老年的道姑答道：貧道乃琥珀山萍水洞女貞仙是也；左首者卽總兵山茱萸之女山慈姑也；右首者卽元帥之女金銀花也。今貧道領二徒，特來與國家効力。決明子見他三個皆是神仙之相，忙避席曰：久仰大名，幸得相見，請大仙台坐。女貞仙謙遜道：軍師乃武當山威靈仙師之高徒，又輔帝爲軍師參謀，掌握重事，貧道焉敢佔越。決明子謙讓已畢。金石斛與金櫻子、金鈴子聞知，便來與銀花、小姐相會，一悲一喜。金石斛問起根由，金銀花從頭至尾，說訴一遍。父子三人皆大歡喜。銀花又說母親已會全會，今已安心在家，元帥甚是歡然，卽與二子拜謝。女貞仙慈救之恩，女貞仙道：些須小事，何足爲謝，今使你父子姐弟相會，也是好事。元帥感謝，又謝軍師卜卦之應，衆皆悅服。軍師仙卦大相稱揚，忽探子王不留行飛報道：番邦女將密蒙花、馬蘭花討戰。元帥傳令衆將披掛出營，三通戰鼓列成陣勢。金銀花出營，舞雙劍敵住密蒙花、山慈姑敵住馬蘭花，四員女將在陣上大戰。盤盤旋旋，如萬道金光，千條烈火，看這場廝殺，不比尋常。怎見得：

一個是初出仙宮施道力，一個是堪誇法術拒天兵；一個舞對劍如寒霜懍懍，一個動雙刀似瑞雪飛飛。各逞神通爭勝負，皆施妙法顯威風。

四員女將戰到五六十合，先是馬蘭花力怯，取金牙石打將過來。女貞仙在高埠處取出一扇，始如艾葉般小，迎風一映，就如荷葉一般，其色白而黃，乃仙家煉成的寶貝，名當歸扇。當下望着金牙石一扇，這金牙石被女貞仙收了來。馬蘭花見破了他法寶，大怒舞雙刀又戰。密蒙花戰銀花不下，卽令女兵將迷迭香燒起，銀花口誦法語，却再燒不着，惱了密蒙花，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烏雲四合，狂風捲地，沙石驟飛，轟雷閃電，冰雹交加。

女貞仙在高埠處仗劍作法，念動真言，忽聽空中霹靂一聲，如天崩地塌，霎時間狂風頓息，烏雲散盡，冰雹不加已破了法術。密蒙花大怒，忙將紅花套索，望空散來，如千個紅花，在空中飛舞，衆將兵此時已看得呆了。那金銀花乖覺，先自走了。密蒙花現出套網，穩穩的要將山慈姑網去。不隄防山慈姑却會土遁，已不見了。番兵番將個個驚呆，嚇得密蒙花手足無措。金元帥驅兵掩殺過去，番兵大敗，死者無數。日已西沉，軍師傳令鳴金，不必追趕。漢將得勝一場，少頃女貞仙帶了二徒回營。漢王大悅道：「皆賴女貞師之廣法也。」女貞仙稱謝，君王命取白壁黃金綵綵御玩之物以賜之。女貞仙固辭不受，於是大排宴席慶功。次日番將胡王使者搦戰，金元帥頂盔貫甲，綽鎗上馬，帶領衆將迎敵。元帥出馬招頭，看那胡王使者，怎生模樣？但見：

頭戴鉄兜盔，頂上撮犂尾紅纓一把，身批銀罩甲，腰間拴處筋細帶一條。兩個眼圓若銅鈴，依半綠半碧，一部鬚卷如鋼爪蒙茸，非赤非黃，鼻似波斯略小，額如蒙古還高。手中鐵蒺藜，舞動處風馳雨驟，坐下鐵驪駒，跑開時電掣雲飛。向日威行塞外，今朝名播寰中。

當下金石斛元帥看罷，喝道：「來將通名！」胡王使者答道：「咱乃西域國王巴旦杏駕下，封爲招討大將軍。胡王使者是也。金石斛道：「既是西域國王的臣子，爲何反來助賊，以犯吾天朝？」汝今速急退兵回國，免汝一死。胡王使者道：「因胡椒國巴豆大黃乃是眞主，故不遠千里而來助之，以成大事。金石斛大怒，躍馬挺鎗，直取胡王使者。那胡王使者舞動鐵蒺藜，劈面相還。胡王使者好利害，鐵蒺藜有二百觔重，只聽得瑟瑟搗搗，二員大將戰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木通使入金刀，黃連舞三梭鞭，策馬助戰。胡王使者抖擻精神，又戰十多合，當不得三員猛將，如何迎敵？那番營內門旗內轟隆一聲炮響，閃出那九員皮將，個個驍勇。你道那九員皮將是誰？乃是白蘚皮海桐皮大肚皮柞木皮粉丹皮樽白皮地骨皮石榴皮川槿皮這九皮，多使大棗樹根，多騎黃牛，衝將過來。漢陣上衆將

擡頭一看，那九皮將，怎生模樣？但見：

頭戴虎皮盔，斑斕雜色；身穿象皮甲，刀鎗莫入。腰內拴條海帶，背前多插飛鎗；手內齊拿大棗棍，坐騎皆是胖黃牛。

那九皮大將，好不怕人！手中執百十觔的大棗樹的棍，背上皆有飛簾鎗四把，騎了大黃牛，豁刺喇衝遇陣來。漢軍陣上，黃連、石韋、杜衡、甘遂、金櫻子、徐長卿、杜若、甘蔗、胡桃、九員大將出馬迎敵。黃連使三棧鞭，接着牡丹皮、廝殺、金櫻子、挺大戟、直刺海桐皮，兩個廝殺；石韋舞動宣花斧，與大腹皮廝殺；甘遂使鐵戟，與樗白皮賭鬥；杜若使金棧藤，戰地骨皮；徐長卿綽鎗，與柞木皮廝殺；杜衡輪起熟銅刀，接住白蘇皮相殺；甘蔗使金棧藤，迎着川槿皮鬥；胡桃使酸棗桃，與石榴皮交戰；只殺得陣上征塵滾滾，灰土飛飛，旌旗蔽日，鼓似雷聲。一十八匹坐騎，奔馳大戰。杜衡賣破綻，讓白蘇皮入來，忙扭轉身子，手起熟銅刀，朴察一聲，着在白蘇皮項上；杜衡大悅，只道把白蘇皮的頭顱砍了下來，誰知那白蘇皮一毫不能損傷。杜衡大驚，又戰金櫻子一戟，刺中海桐皮；那海桐皮只做不知覺。徐長卿一鎗，刺中柞木皮，反被柞木皮一手接住，用猛力將徐長卿一棍打於馬下，一命嗚呼，可憐死於蠻皮之手。後有詩弔曰：

痛惜將軍血戰亡，九皮番將大猖狂；刺彼不能反殞命，徐君英氣在沙場。

軍師決明子在將臺上看見，那九皮將利害，刀刺莫能傷，鎗刺不能入，料衆將敵他不過。又見折了徐長卿，大驚！急令鳴金收軍，各自罷戰。金石斛計點軍馬，折了六千餘人，番兵得勝回營。巴豆、大黃、大喜、犒賞三軍，封九員皮將爲九勝威武大將軍，封胡王使者爲副元帥大將軍。番營內大吹大擂飲酒，那密蒙花與馬蘭花又往出華山見師父去了。却說漢將多來見駕，奏說九皮將利害，銅皮鐵骨，因此不能取勝。漢王憂鬱，次日九皮將又來挑

戰諸將出去殺了一陣，報說九皮將用飛鎗傷了數百名軍士。驅寇軍盧會、盧根、夏枯、草皆被他放飛鎗鏃標死，總兵甘遂臂上中了一鎗，幸鎗尖不深，未至傷命。漢王大驚，愈覺愁悶，請決明子商議。決明子取不死草一根，送與甘遂，軍士教煎湯服之，即愈。軍士叩謝去了。漢王問決明子道：「番邦九皮將，這等利害，傷了許多兵將，如之奈何？」軍師有何高見？決明子道：「要破九皮，將須用火功，方能取勝。」漢王甚喜，忽見小軍報道：「轅門外有一師一徒，要見萬歲爺。」漢主命宣入來。未知那道者是什麼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元帥智排八卦陣 黃著刀斬四番將

乾坤氣象古今在，八卦完全取萬人。年少英豪世罕有，四員蠻將一齊傾。

却說那道者，聽得漢王宣召，便與徒弟趨步進殿，說陛下貧道稽首。漢王道：「大師道居何處？有何尊號？」道者答曰：「貧道乃白芨山仙茅洞覆盆子。是也。這是小徒木蘭，卽木總兵之弟是也。近聞番寇造反，異人並起，卒未能平。故貧道前來助一臂之力。」漢王大喜道：「朕欲勦滅番邦，以消飲恨，今仙師肯助朕破敵，真天之幸矣。」傳旨排宴款待。木蘭聞知，忙來與木蘭相見，兄弟之情，是不必說。又謝了覆盆子，那決明子、金石斛都來相見，你道覆盆子怎生打扮？但見：

頭縮兩枚鬚鬆了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縑，背上松紋古錠劍，白綾襪襯着紫色棕鞋；
綿手裏拿着丁甲扇子，八字眉一雙杏仁眼，四方口一部落腮鬚。

次日，金石斛與衆將結束出營，三通戰鼓，元帥上將臺把令旗招颺，不一時，忽排一陣勢，十萬雄兵，盤盤旋旋，如潮湧一般，刀鎗密密，旗佈重重，號令諸將，緊催戰鼓。却說番陣上密陀僧與阿膠大王許多番將，望見漢陣上

擺陣，便請軍師高良姜上將臺看時，只見正南上一隊人馬，盡打火焰紅旗，紅甲紅袍，朱纓赤馬，前面一把引軍紅旗，上面金鎖南斗六星，下綉朱雀之狀，那把旗招動處，紅旗中現出一員大將，旗號上寫得分明：先鋒大將金櫻子，手綽方天戟，都騎赤馬，立於正南離位上，正東一隊人馬，盡是青旗，青甲，青纓，青袍，青馬，前面一把引軍青旗，上面金鎖東斗四星，下綉青龍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青旗中湧出一員大將，旗號上寫得分明：右軍大將木通，手執着全刀，都騎青馬，立於正東震位上，正西一隊人馬，盡是白旗，白袍，白纓，白馬，前面一把引軍白旗，白旗上面金鎖西斗五星，下綉白虎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白旗中湧出一員大將，旗號上寫得分明：右軍大將黃連，手執三棧鞭，都騎白馬，立於正西兌位上，正北一隊人馬，盡是黑旗，黑馬，黑袍，黑纓，黑甲，前面一把引軍黑旗，上面金鎖北斗七星，下綉玄武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黑旗中湧出一員大將，旗號上寫得分明：右後大將石韋，手拿萱花斧，都騎黑馬，立於正北坎位上，西南方門旗影裏，現一隊軍馬，紅旗白甲，前面一把引軍綉旗，上面金鎖坤卦，下綉飛熊，那把旗招展動處，現出一員大將，號旗上寫得分明：驃騎大將杜衡，都騎戰馬，手執銅刀，立於坤位上，東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皂馬白旗，青甲，前面一把引軍綉旗，上面金鎖巽卦，下綉飛豹，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號旗上寫着：驃騎大將甘蔗，手執金棧藤，都騎戰馬，立於艮位上，西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白旗黑甲，前面一把引軍旗，上面金鎖乾卦，下綉飛虎，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旗號上寫着：驃騎大將胡桃，手執酸棗棍，騎戰馬，立於乾位上，東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白旗紅甲，前面一把引軍旗，上面金鎖巽卦，下綉飛龍，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號旗上寫得分明：驃騎大將杜若，手執金棧，都騎戰馬，立於巽位上，那八方排佈鐵桶相似，陣門裏，那馬軍隨馬隊，步軍隨步隊，各各執闊劍長鎗，鋼刀大斧，旗旛整齊，隊伍威嚴，那八陣中央只見團團一遭，都是杏黃旗，間着六十四面長脚旗，上面金鎖六十四卦，兩員女將，各執雙劍，都騎黃馬，守

在黃旗下，乃是女仙山慈姑金銀花。那簇黃旗後，便是一叢炮架，立着姜黃白芷，引副手二十餘人，圍遶着砲梁架子。後一帶都排着撓鈎套索，准備提將的器械。金石斛元帥仗着寶劍，坐騎金鞍白馬，立於陣中監戰，掌握中軍。馬後大戟長戈，錦鞍駿馬，整整齊齊三五十員牙將，皆騎戰馬，手執長鎗，全副弓箭。中軍羽翼，左是石膏管領馬步軍三十，右是石長生管領馬步軍三千，伏在兩脅。後陣又是一隊雄兵，乃白芍蒲黃茅根蘇梗四員將押陣。端的那座陣勢，非同小可。但見：

明分八卦，暗合九宮，占天地之機關，奪風雲之氣像。丙丁前進，如萬道烈火燒山；壬癸後隨，似一片烏雲覆地。左勢下盤旋青氣，右手下貫串白光，金霞遍滿中央，黃道全依戊土。四圍有二十八宿之分，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馬軍則一衝一突，步卒是或後或前。休誇八陣成功，慢說六韜取勝。

當下陣勢擺完，軍師決明子令金鈴子與甘遂領一枝精兵，往東北上十餘里茨山下埋伏，待番兵殺收回去，截其歸路，殺他一陣。又令黃善引三千精兵，往茨山之北，去六七里，有個紫荊嶺嶺下有合歡橋一座，你去那裏埋伏，却好待番兵敗走，必從此條路逃去，汝可攔住，大殺一陣，必獲大功。三將欣然得令，分頭去了。却說高良姜與衆將，在將臺上觀望了半晌，誇羨道：「那元帥擺得好陣！只聽得漢軍中催戰的鑼鼓，不住聲的響亮，於是各將領，騎上了戰馬。高良姜來諸將中問道：「那個敢廝殺的出去打陣？」先鋒隊裏閃出四員驍將，挺身躍馬而出。就馬上欠身稟道：「小將等願往。」高良姜視之，乃是馬兜鈴的副將數員。胡婆馬勃、乾姜、烏藥四將。高良姜道：「你休要誇口，那四員無能小將，他這座陣利害兇惡，外開八門，汝曉得從那一門殺入去？況此陣堅固異常，不可小覷了他。」四將齊聲道：「吾等願去破賊，建立奇功，有何不可？」馬兜鈴亦阻當不住，你看那四員番將帶領了五千人馬，各執兵器，戰馬出陣，兩軍一齊出陣。那四員將商議道：「此陣不是易打的。乾姜道：「可分兩路兵。馬勃與胡婆領二千五

百人馬，卽從南門殺入，吾與烏藥引軍一半，從北門殺入。務要在陣中一齊併力殺出，此陣可破。那四人商議已定，先是乾姜手執大刀，烏藥手使方天戟，顏一半軍馬，不管好歹，從北門殺將進去。但見烏雲罩地，黑霧漫漫，巨浪喧天，喊聲大起。乾姜烏藥悔之無及，忽聽得一聲砲响，突出那個大將石韋飛馬而來，更不打話，舞起萱花斧，直取二將，來來往往，翻翻復復，鬥了十餘合。石韋手起斧落，砍乾姜於馬下。烏藥大驚，措手不及，又被石韋一斧砍之，殺散餘軍。却說胡葵馬勃二將領了一半軍馬，也不知好歹，望南門殺入，只見烈火紅光，焰焰騰騰，不辨東西。馬勃與胡葵大懼，正欲回身，忽一聲砲响，當頭一員大將攔住，手執方天戟，厲聲喝道：你兩個無名番賊，到那裏去走！那員將正是先鋒金櫻子，嚇得二將汗流浹背。那胡葵手執烏纓鎗，馬勃便使雙斧，二將併力向前。金櫻子手挺大戟，力敵二將，不能殺進，交馬數合，一戟刺胡葵于馬下。那馬勃見不是路，打馬便走。金櫻子急放一箭，射中馬勃咽喉，翻於馬下，死了。衆番兵皆被紅旗軍殺死，不曾走得一個。原來覆盆子在將臺上，見番兵從南門北門殺入，卽仗劍作法，故烏雲巨浪烈火焰光，以驚番兵，以驚番將，就而斬之，所以毫不費刀。却說番陣上高良姜望見兩路軍馬殺將進去，那陣忽然改變，循環多端，變化無窮。又見南邊火起，北方烏雲密布，心中大駭。已料四將死於陣中，急下將台，報知巴豆大黃，巴豆大黃大驚，急召文武百官商議破陣之策，衆皆默然。忽見密陀僧大喝道：食君之祿，必當與君分憂。汝等皆貪生怕死之徒，洒家願行，言未畢，又見一人出班道：不須國師費力，只俺四個大將軍，足以破軍。衆共視之，只見其人面黑如棗，眼若銅鈴，一嘴鬚鬚，頭帶雉尾金盔，身穿烏油甲，足踏戰靴，繫碧玉長帶，身丈二，腰闊十圍，凜凜威風，乃是阿膠大王。巴豆大黃大悅道：既如此，賢弟舅舅和尙同去破陣。阿膠大王卽命四將披上甲馬，四將一聲得令，熊胆將軍使一把大刀，葱白將軍使一條瓜藤棍，神麴將軍使的是一個椰子鎚，桃仁將軍使一枝虎刺鎚。多是班貓國驍將，勇力無比。阿膠大王自使一柄大蒜刀，重三百來

斤，有萬夫不當之勇，力能舉鼎，在班貓國內赤手打成天下，因與巴豆大黃結拜，故起兵助他。當日與密陀僧同去破陣。那密陀僧亦點了四員大將，乃是羌活、蕪荑、烏梅、馬薊，各執兵器，都騎戰馬，領了十萬雄兵。阿膠大王騎了一匹白牽牛，一日能行千里，真是寶騎。當下驅人馬又來破陣，也做兩路殺進去，吶聲喊入，萬馬奔馳，好不勞大。金石斛元帥在將臺上，見番將皆入陣去，把令旗招動，那座陣勢盤旋散動，忽然變作一個大極陣，左軍盡是白旗白甲，右軍盡是皂旗黑甲，番兵入來，濛濛搖搖，忽然浪白滔天，殺到了那邊，昏昏黑黑，又見烏雲罩地，忽聽得半空中一聲砲响，四下里驍兵猛將，圍繞攏來，番兵不能抵敵，各自逃生。如四面銅牆鐵壁一般，那逃得出。忽見火光衝天，火炮從火光中打出來，番兵打死一半。烏梅與馬薊燒死在陣裏了。那阿膠大王，有力不能施，急與密陀僧領了殘兵八員副將，已缺二員，番兵剩得五萬餘人，猶是焦頭爛額。阿膠大王密陀僧與六將奮力殺出重圍，領兵捨命的逃依茨山而走，喘息猶未定，忽聽得山後一聲砲响，金鈴子甘遂的伏兵齊出，截住番將，大殺一陣，番兵大敗，只剩得三萬餘軍。密陀僧與阿膠大王等，只望紫荊嶺而來，不敢往大路而逃。番軍此時人乏馬困，正越嶺而行，又一聲砲响，嶺下一員大將攔住去路。阿膠大王與密陀僧等，下嶺來擺開陣勢，使神曲將軍出馬，神曲將軍手執椰子鎚來戰那員大將，原來那大將就是黃善當。下黃善當大喝道：「吾奉軍師命令在此，已待多時，今汝等往那裏走說罷。」催動麒麟揭輪起馬刀，與神曲將軍交戰，不上數合，一刀斬神曲於馬下。三個將軍大怒，一齊併力向前，熊胆將軍把大青刀便砍，桃仁將軍舒虎刺鎗就刺，葱白將軍輪起瓜藤棍當頭便打，那黃善全然不放在心上，把刀舞的如雪片一般，敵住三將，忽一刀砍去，正中桃仁將軍的面前，翻身落馬而死。葱白將軍大驚，措手不及，不防黃善刺斜裏又是一刀，砍為兩截。熊胆將軍大怒，舞大青刀獨戰黃善，鬥無十合，抵敵不住，拍馬便走。黃善趕上一刀砍之。阿膠大王大怒，氣得目瞪口呆。密陀僧暴跳如雷，雙睛突出，二人併力向前，殺

那黃著只見漢邦追兵驟至，軍馬蓋地而來。阿膠大王此時眼花撩亂，忙與密陀僧殺開條大路，引萬餘軍而逃。黃著驅兵追趕，阿膠大王再轉白牽牛，與黃著又戰十餘合。阿膠大王把大蒜刀，照着黃著這一刀，黃著急刀那在肩膀上削過，原來黃著穿的是仙家寶甲，刀是砍不進的。黃著到吃了一驚，也不負痛，輪馬刀再戰，那班貓國王，雖則猛勇，當不得黃著生力精兵，如何抵敵得，况又人困馬乏。漢邦的追兵又到，急與密陀僧催開牛虎，領殘兵如飛去了。要算蕪蕪命不該絕，故二人也走了。却說漢軍接着黃著回去，這場廝殺，真個神號鬼哭，陣中燒死的，堆積如山，橫屍十里，流血盈河，番邦折盡銳氣。你道那陣中的火起白霧烏雲，皆是覆盆子在陣中作法，那四員大將，是利害不過的！何故皆被黃著斬了？皆因陣中所燒的迷痰，殺的力乏，又遇生力精兵，自然大敗。當下金石斛鳴金收聚眾將，決明子俱各上功，眾將稟道：虎威將軍黃著斬了四員番將，今將首級來獻。決明子大喜。上了大功，眾將大喜，忽探子王不留行報說：番邦來了幾位女仙，神通廣大，要來報仇，未知那女仙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雲母門法敗漢兵 女菱瓶收石飛燕

仙家道術真有異，爭鬥原來法力岐；
護道世間無可破，女菱瓶內盡收兵。

話說金石斛排陣大勝番軍，漢王大喜道：此賴覆盆子仙師施法，誠有此勝。覆盆子道：貧道無能。漢王使請爲法師，又加黃著爲滅番大將軍。其餘論功陞賞，眾皆山呼謝恩。漢王又召金石斛道：卿努力王家，辛勤益甚，方能大破番兵，以挫其銳氣，皆卿之力也。金石斛奏道：陛下何出斯言，此皆上托天子洪福，下賴將士齊心，臣有何能？敢受聖羨。漢王命排宴賀功，且說阿膠大王，密陀僧，蕪蕪，羌活，四將領殘兵，敗回番營，垂頭喪氣，滿面羞慚，去見

番王番王大驚問道：聞說那座陣勢，委實利害！賢弟與國舅去打他勝負如何？密陀僧阿膠大王默默道：是羌活蕪荑二人，一一啓奏。巴豆大黃聽了大驚失色，然無可奈何。只得說道：勝敗乃國家常事，高良姜道：那座陣勢，必有妖人在那陣中施法，今已中了他奸計，折了幾萬兵馬，幾員大將，此乃天數，非二人之罪。正說間，小軍報道：皇后去出華山，請得雲母娘娘來也。巴豆大黃大喜，親自與衆將出接，只見前面是馬蘭花女將。次是密蒙花，又是兩道姑模樣，合後是出華山主雲母，騎一匹羚羊，須臾迎至營中，衆皆拜見。雲母問番王道：近日勝負若何？巴豆大黃道：連負數陣，折了大將十餘員，昨日他排一陣，又折雄兵八九萬，看來不能成功，反自損兵折將。今師父到來，有何妙術？雲母道：真主勿憂，貧道自有道理。前日吾弟言密蒙花、馬蘭花的法寶，都被他破去了。故貧道特來助真主成功，務要大破漢軍，擒住妖人，以洩貧道之恨。巴豆大黃甚喜，又問道：此二位何仙？雲母道：皆貧道的徒弟，一個是射的山知母，一個是間靳山貝母，都來破敵成功。巴豆大黃甚喜，早有探子王不留行報知金石斛元帥，次日番陣上戰鼓如雷，列成陣勢，大半多是女兵。漢陣上亦擺陣勢，兩下裏擂動戰鼓，密蒙花、馬蘭花各持雙刀挑戰出馬。漢慈姑、金銀花齊出，四員女將混戰二十餘合，金劍花刺斜裏一劍砍去，砍中密蒙花的戰馬，那馬負痛立起來，把密蒙花掀於馬下。知母貝母兩個女仙，飛馬前來接住廝殺。密陀僧飛出刺虎，把密蒙花救去。馬蘭花亦回本寨，當下貝母使一根千金藤，知母使一根地丁鎗，與金銀花交戰。貝母與山慈姑廝殺，各施手段，皆逞神通。知母忽然取出一枚金星石來，照着金銀花打來，金銀花急閃時，已着在背上，口吐鮮血，大敗而逃。幸衆將引救回營。金石斛大驚，女貞仙道：元帥休驚，令媛有幾日血光之災，今傷雖重，可保命不致死。貧道有一種胡孫姜，又名骨碎補，拿來搗爛，敷於傷處，立效。決明子聞之，又送不死草來。且說山慈姑刀敵知母貝母，又鬥了二十合，那貝母取出一個磁砂筒來，口念真言，一陣大風，那磁砂忽然大起，一霎時佈得如大雪一般，紛紛降滿征

場。漢兵開不得眼，吹在眼內皆作瞽目。山慈姑捏作避砂訣，只見知母又將金星石打來，山慈姑借土遁走了。漢兵大敗，貞母收了法，與知母得勝而回。次日雲母騎羚羊出陣，手執兩口龍胆寶劍，衝將出來，兩軍發喊，金鼓齊鳴。漢營內女貞仙出陣，大喝道：「何處妖仙，敢來橫行？昨傷吾徒，今又來討死麼？」雲母道：「諒你不過一野仙，有甚本事，前吾徒的法寶，俱被汝用什麼妖法收了去，今特來擒汝。」女貞仙大怒，揮蚤休劍過去。雲母使龍胆劍急架相迎，兩個各施法力賭鬥，但見大霧漫天，浮雲蔽日，瑞光靄靄，殺氣滿天。二仙各施神通，起在風雲內戰鬥。衆將看的呆了！須臾墜下來，仍在地上廝殺，兩下無相上下，不分勝負。雲母口中念咒，忽見風雷大作，半空中的人馬紛紛墜下數萬，都是青面獠牙，蓬頭赤足，手執刀鎗劍戟，望漢兵亂砍。女貞仙亦念真言，但見風雷頓息，那幾萬人馬都是紙剪的。雲母見破了法，心中大怒，將兩口龍胆寶劍飛將起來，忽然變作上萬利劍，在空中亂吹下來。女貞仙亦將那口蚤休劍飛起空中，變做幾萬寶劍，在空中賭鬥，忽聽得天崩地塌，霹靂一聲，仍合而爲一，皆收在手。又鬥了二十餘合，雲母取了石燕一隻，口念有詞，變爲上萬望漢陣上打來。女貞仙忙取當歸扇，要收他，誰知那石燕乃是雲母腹中煉就的寶物，女貞仙把當歸扇收他不得，看看打將近來。那石燕翩翩飛飛的，如亂箭射來一般。女貞仙無法，借土遁走了。那石燕飛將過來，傷了漢兵一萬餘人，衆將急退時，已傷了二將，乃是黃連、甘蔗，負痛致甚，命在須臾。衆軍急救回營。女貞仙早已遁歸，忙將骨碎補與二將敷於傷處，又速進不死草湯，方得活命。黃蒼、黃芩等，聞知大驚，急來問候，却說雲母仍是不肯退兵，大驅人馬，奔殺過來，以石燕爲開路，席捲而來，已離地黃關十里了。覆盆子見了大驚，急仗劍作法，口誦真言，番兵不能前進。石燕忽然也不來。雲母得勝，收兵去了。女貞仙道：「那雲母法術果然利害，真吾敵手也。」覆盆子道：「他的石燕利害，難以勝他。」漢王聽罷，憂愁滿面。決明子道：「如今折了一萬餘兵馬，所傷輕者，皆服不死草，故能活命，但軍士受了那礮砂在眼內的，二千餘人，俱是

瞎眼了。無以爲治，軍中但聽得痛苦之聲。漢王憂愁益甚。女貞仙道：貧道有個師兄，乃是女菱姑娘，在西方紫葦山波梭洞焚修，若有人去請得他來，他有仙寶一枚，名曰空青，憑你積年瞽目，若點了他，便能開眼。又有石胆淨瓶一個，能收飛燕，善破邪妖，如請得他下山，方能破敵。漢王大喜道：仙師有此師兄，幸甚幸甚！但不知紫葦山有多少路？決明子道：此去紫葦山有二千餘里，如何就到？閃過金石斛道：莫若探子王不留行去請，他一日能行千里，只消四五天就有回音。漢王甚喜，卽時御筆親寫一個請帖，召王不留行卽刻起程。那王不留行一聲答應，驟至駕前。漢王道：汝可到西方紫葦山去，請女菱姑娘下山來破敵。汝若請了來，封汝爲總哨探馬將軍。王不留行山呼謝恩，接了御帖，放開脚步，如飛而去。衆將看時，但見：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腳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纔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王不留行果神通，千里如同眼近。

衆將見王不留行如飛去了，忽見西南上一推人馬，蓋地而來，烟塵大起，旌旗蔽日，若蜂湧而來。衆將大驚，不知是何處兵馬，看看漸近，爲首一將，乃是山菜莢，原來山菜莢往南番，由跋國借得二十萬人馬，數員大將而來。當下衆將見了大喜，報知漢王。山菜莢進營來，交了令箭，來見漢王。漢王撫慰道：卿一路上辛勤，朕不勝感之。山菜莢奏道：臣去由跋國借兵，國王吳菜莢，他爲人有德，就調兵二十萬，又運香附米十萬石，差大將四員，白木黑山梔，赤茯苓，青蒿，皆有萬夫不當之勇。漢王甚悅，召那番邦四員大將進殿，拜舞畢，漢王看那四將時：一個白木生，得面百微黃；一個赤茯苓，生得面紅微鬚；一個青蒿，生得青面獠牙，鬍鬚倒豎；一個黑山梔，面如鍋底，眼若銅鈴，個個奇形怪狀。漢王吃驚，四個番將朝見畢，安營去了。山菜莢亦歸營帳。山查山奈山慈姑，皆來拜見，是不必說。忽報雲母與知母，貝母搦戰，在陣上耀武揚威，要與女貞仙師賭鬥。此時金銀花小姐已痊，女貞仙帶領二徒

出來門法，一連三日，各無勝敗，幸有覆盆子助法，到第四日，雲母騎了羚羊出來，定要與女貞仙見個高下，女貞亦出陣前，先是知母將金星石打來，要傷女貞仙，女貞仙將當歸扇收了來。雲母大怒，罵道：「妖賤婢！今日又收貧道的寶法麼？」急取出石燕來，大喝一聲，又化作億萬石燕，比前大不相同，疾如亂箭一般射來。漢兵大敗，覆盆子亦不能施法禁住，嚇得衆將魂魄散忽，見一朵風雲自西而去，如車輪旋轉而來，疾快之極，原來就是女葵仙，因接了漢王御帖，便駕雲而來。望見石燕如驟馬排陣一般，急按下雲頭，將石胆淨瓶晃起空中，霎時間那千萬石燕，皆從淨瓶口中飛進，不剩一隻。雲母見收了他的寶貝大驚，魂不附體，貝母急取礪砂筒念咒訣，一齊放出來，佈得如大雪一般。女葵仙又將石燕淨瓶撒起，那礪砂紛紛的都下瓶中，這瓶長得尺餘，廣四寸，就藏得許多物件，真是仙寶。金石斛大驅三軍，遂掩殺過去，番兵大敗。雲母氣得目瞪口呆，呆收兵回去不題。漢王與衆將，親自迎接女葵仙進營，那女貞仙亦相見畢，只見衆將目軍士有三千餘，顛顛倒倒皆跪於女貞仙旁，乞求大仙點開瞎眼。女葵仙便取出來，與他一點訖，盡皆開明。軍士拜謝不已，歡聲大震。漢王大喜，深謝女葵仙，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覆盆子法損銅牌 金鈴子再破飛刀

只將妖術驚人處，惟賴飛刀取漢軍；自是法師高妙，又將仙杖破刀兵。

話說漢兵被雲母貝母放礪砂瞎了眼睛，幸虧女葵仙來，用空青點開瞎眼，又破了法寶，衆將喜之不勝。當下女葵仙就辭別女貞仙與漢王、決明子等回山而去。漢王與女貞仙再留不住，只得與衆將送行。女葵仙仍回紫葦山波稜洞修道去了。却說天雄元帥往雷丸山練實洞，師父訶黎勒處，又煉成五口苗葉飛刀。訶黎勒又與他

一面聚獸銅青牌，又有蓬砂筒一個，教他去破漢兵，如再不能成功，吾便親自來也。天雄拜謝下山，騎了黑牽牛，渡水登山，疾快如飛，不上一月，已到南星關。此時已時深春天氣，但見降白霜野草遭災，落黃葉樹枝殘敗，早在清晨，守關將淡豆鼓迎接。天雄元帥出了南星關，不一時到了大營內，衆番將出接。天雄而過巴頭大黃軍師高良姜，聽說漢邦仙人甚多，猛將亦廣，不能取勝。天雄道：來日待俺勝他一場。當下天雄吩咐軍緊防關柵，多要堅固，塞外佈滿鹿角，又去與馬蘭花相見一番。那密陀僧讓元帥印，仍與天雄爲大元帥。巴頭大黃命密陀僧與胡王使者齊副之。當夜開筵賀喜。次早五更，天雄元帥往教場計點精兵二十萬，放砲行兵，擂動戰鼓，兩下裏擺成陣勢，衆番將個個押甲立馬於門旗下。天雄元帥全身束結，手執水銀刀，背插五口苗葉飛刀，威風復震，飛動黑牽牛，兩軍齊聲喝采。漢陣上黃蕃見了，趕開麒麟揭，使馬力前去迎敵，兩騎相交，雙刀並舉，二員大將俱逞威風，勇將黃蕃威雲雲輪馬刀當頭便劈，元帥天雄惡狠狠拿水銀刀急架相還。兩軍吶喊，鼓聲大震，黑牽牛行動處，如烏雲覆地，麒麟揭跑開時，似彩霧迷天，好不利害。二將戰到八十回合，不分勝敗，先鋒隊裏閃出小將黃荅拈弓搭箭，一箭正中天雄的肩膊。天雄吃了一驚，番將紅麴木瓜二人齊出，先鋒隊裏小將黃丹使方天戟，山查使鐵桿鎗，接住番將廝殺。木瓜使一條胡根槌，紅麴便開山斧，與黃丹賭鬥。那黃丹年紀只得十四歲，英雄了得，使方天戟，神出鬼沒。那山查使鐵鎗，戰木瓜，天雄元帥又與黃蕃戰三十合，衆軍士搖旗發喊，揸鼓喧天。那四將戰到四十餘合，黃荅手發一矢，正中了木瓜面門，翻身落馬。被山查一鎗了却性命。紅麴大驚，開山斧提起，黃丹手起一戟，刺於馬下。二員小將，就挾攻天雄元帥。天雄大怒罵道：漢邦孩子，乳臭小兒，敢來幫助麼？二小將大怒，各掣兵器助殺。天雄力怯，怎禁得三員將的兵器，又免強開了八九合，肩膊上中箭負痛，就詐敗伴輸，退下去有半里之遙，急取蓬砂筒，口誦詞句，忽然一陣狂風，那蓬砂飛將出來，白漫漫如降雪一般，又在牛鞍轡上，取那面聚

獸銅青牌，上有龍章鳳篆，天雄將腰間寶劍連擊三聲，銅青牌响處，內中飛出一羣怪獸，就在蓬砂中走出，好不兇惡！但見：

狡狴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獬豸逞威雄，奮錦貌貅施勇猛。豺狼作隊吐獠牙，直奔雄兵；虎豹成羣張巨目，來嚙劣馬。帶刺野猪衝陣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天飛，吞象玩蛇鑽地落。

那羣怪獸毒蟲，與那蓬砂，如風倦雨，來直衝漢陣，衆將大驚！急退時，兵馬大亂，走不迭者，都被咬傷。天雄驅動番兵，捲席而來。漢陣上肥馬，被這羣怪獸，嚙了幾十匹。覆盆子見了，仗劍作訣。金鈴子忙出陣將硃砂瓶捏在手中，這怪獸真個不敢向前。覆盆子作法，忽聽的霹靂一聲，一陣順風，那些怪獸倒奔番陣，撞倒了無數番兵，又是一個霹靂，那怪獸毒蟲現了本相，乃是紙剪的。紛紛滾滾，皆墜於地下。天雄見了，大怒喝道：誰敢破本帥的法寶？本帥與你勢不兩立！喝罷，又念狼咒，將蓬砂大放出來。漢兵又撒倒戈戟的敗了。那有女貞仙忙取當歸扇一扇，將蓬砂筒收了來。天雄大驚，舉手失措，不隄防，小將黃荅又是一箭，射着左腿。天雄跌下牛去。幸虧胡王使者，領九皮將救去，兩邊收陣。漢軍得勝回營。決明子上了金鈴子、黃荅、山查、黃丹的功勞，又上黃荅三箭之功，一一上訖。漢王又致謝覆盆子當下不表。次日番營外，來了一個叫萎蕤道人，生得面白微鬚，身不滿五尺，膀倒闊二尺，穿白綾道服，頭頂道冠，足穿棕履，背一把龍鬚寶劍，有呼風喚雨之術，向雲遊四方，近訪着巴頭、大黃，是真主，故來助之。他又有一個葫蘆，內藏數千烏鴉兵，又有一網名錦地羅，惜收軍器等物。巴豆、大黃大喜，留爲法師，又有二員番將，饒勇異常，一個狼毒將軍，一個天名精將軍。卽天竺黃之弟，向在番邦爲將，因聞見天竺黃被殺，特來報仇。去天雄元帥麾下調用。狼毒使一根鹿牙鹿角樁，天名精使一枝衛矛鎗，俱有萬夫不當之勇。巴豆、大黃加二人爲虎威將軍。次日天雄元帥披甲出陣，耀武揚威，搥鼓搦戰，口中惡罵。先鋒隊裏，惱了小將山查、黃丹、飛馬。

出陣，各持兵器，雙戰天雄。那天雄的水銀刀，如雪練一般，好不利害！二個小將軍，各逞精神，鬥到四十合，不分勝負。天雄性起，背上五口苗葉飛刀，拔將下來，喝聲起，飛在半空，將指指定漢陣上，金鈴子忙將自前圈，望着飛刀打去，番陣上菱鞋道人見了，將錦地羅撒起，把自前圈收了去。金鈴子大驚失色，只見那五口苗葉飛刀，在空中亂舞，化作千百口飛刀，如鴉隊一般。黃丹與山查大驚叫聲，吾命休矣！又見那些飛刀從空下來。二小將軍大叫道：大丈夫喪在沙場，幸矣！話未畢，一霎時千百口飛刀落下來，可憐兩個小將軍，砍爲肉泥！後人有詩歎曰：

英雄本欲建功多，悲極奴奴陣上殞；慷慨少年俱俊傑，臨死猶稱大丈夫。

那天雄苗葉飛刀，真個利害！又把漢兵砍死上千，便收了飛刀，催動番兵，殺將過來。漢兵大敗，幸虧黃善金櫻子、甘蔗、杜若四將擋住，殺退番兵，各自罷戰。黃連、山茱萸、見二子死了，大哭。黃善、黃荅、山查等，俱各悲傷。衆將解勸。決明子道：天雄的飛刀，委實利害！金鈴子的自前圈，已被那矮道人收去了。如今再無別法破他的飛刀，便怎麼處？金鈴子道：小將自前圈已被收去，今想再往師父處，另求妙法破他，只是程途遙遠，如何處之？衆皆無計可施。只見覆盆子道：小將軍快拿手來！金鈴子把手拿出，覆盆子口誦法語，書一道符畢，說道：教你三個時辰便回，衆皆大喜。金鈴子拜謝畢，辭別了金石斛等，倏忽去了。決明子傳令各營嚴防緊守，四下裏都使鹿角，預備砲木、弓箭等項，以防不測。真個覆盆子的仙符靈驗，果然金鈴子不到三個時辰，早到，同了一個道童打扮的，就是都念子。當下進營，與軍師法師等俱施禮。金鈴子道：吾師，藜蘞真人傳仙人杖一根，教破飛刀，命吾師兄都念子來收自前圈，衆皆大喜。都念子又去見過漢王，漢王甚喜。次日兩陣對圓，番將狠毒出馬，手持狼牙鹿角棒，那棒重百二十斤，大逞威雄，厲聲如雷，高叫漢將答話。漢陣上黃連拍馬，手舞一對三稜鞭，敵住廝殺。二將大戰有五十餘合，未見勝敗，閃出先鋒大將金櫻子，驟放一箭，射着狠毒的右臂，負痛敗走了。惱起天雄兇帥，騎出黑牽牛，飛

出陣前，把背上五口苗葉飛刀祭起，要斬殺漢將。金鈴子飛馬出陣，忙將仙人杖飛起空中，如萬道金光，一霎時把飛刀盡打下，無影無蹤去了。天雄大怒，即揮水銀刀直殺過來，要殺金鈴子。金石斛元帥大驅人馬掩殺過來，番邦阿膠大王與胡王使者，帶了九皮大將，也殺過來，兩下旛旗吶喊，金鼓亂鳴，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金石斛元帥計點軍馬，折了二千餘人，軍師決明子上子金鈴子的功，又上金櫻子一箭之功，賞勞衆軍，不在話下。且說番邦天雄元帥，因又被破飛刀，心中憤怒，計點番兵少了一萬餘人，各皆喪氣失胆。高良姜道：元帥不必憂愁！但漢將雖然勇猛，縱有法術，我這裏軍師委蕤道人，足堪抵之。巴豆大黃道：咱家欲取漢朝天下，不意這般艱難，反自損兵折將。高良姜道：狼主不必憂慮，貧道夜觀天象，要待平明奪取漢室，易如反掌。巴豆大黃喜道：全仗軍師，後人有詩歡曰：

井蛙小兒豈知天，可笑番王聽誑言；畢竟後來難取勝，傷民勞衆枉枉然。

忽見本番軍報道：遠望見南星關有幾員大將，騎五色馬而來，俱各生得詭異，未知那幾員詭異之將，畢竟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鬼督巴擺五行陣 木蘭袋收葫蘆郵

持却神通擺陣兇，損擒漢將逞勳功；雖然難滅邪仙鬼，葫蘆寶袋已收封。

話說那番邦幾員詭異形容，古怪的大將，原來就是黎盧往紫菀山伏雞子處，請得神將鬼督郵與那五參神將，威威武武一齊都來，出了南星關，望大路進發，不一時到了營內。巴豆大王命高良姜與衆將迎接。鬼督郵見過番王，這五參大將俱各拜舞畢，巴豆大黃賜座。高良姜道：遠勞神將降臨，不勝感激之至。鬼督郵道：聞真主不

能破漢黎先鋒來，懇告吾師伏雞子，故吾師遣調下山，卽與黎先鋒作速而來，助一臂之力；番王大悅，那黎盧亦來朝見，巴豆大黃赦了已前之罪，仍爲先鋒大將。黎盧謝了恩，巴豆大黃命大排筵席，以待神將。次日金石斛元帥領兵列成陣勢，與衆將立馬門旗下，番邦的鬼督郵領雄兵十五萬，於皂萊山之西擺下一陣。漢元帥與衆將觀望，只見番邦無限人馬，搖旗吶喊，吹吹打打，似擺陣的模樣。軍師決明子、法師覆盆子俱上將臺，望看只見許多番將，皆騎馬立於陣上。又見一大隊人馬，當先一員大將，騎銀鬃馬，杖龍葵寶劍，如天將一般模樣，前面一把大旗，號上書八個大字，紫苑山神將鬼督郵。你道那鬼督郵怎生結束？但見：

頭戴妝金嵌寶三叉金冠，身披錦邊珠砌鎖子黃金鏡，外罩猩猩血染戰紅袍，袍上班班錦織金翅雕；腰繫碧玉帶，背有葫蘆巴，手中執龍葵寶劍，坐下騎銀鬃劣馬。

只見鬼督郵下馬，上將臺，把令旗招動處，無數的刀鎗劍戟，綵旗明甲，紛紛隊隊旗開動處，飛出五六隊人馬，那是五色的旗號，爲首五員大將，果然利害！但見：

一個面如藍靛，鬚似青鬃，一個臉若白銀，眼如秋水；一個面如紅棗，三部紅鬚；一個面猶黑漆，雙目銅鈴；一個臉如代赭，三縷黃鬚，都戴金盔，皆披鐵甲，齊拿異兵器，列騎五色馬。

那五員大將，來到將臺下，一一聽令，先是一隊人馬，都是紅旗、紅纓、紅甲、紅袍，當先一把引軍大紅旗，上書大師丹參神將，六個金字。這丹參大將，手執一枝火焰鎗，騎赤兔馬，立於南方，正按丙丁火位上。又是一大隊人馬，盡是青旗、青纓、青甲、青袍，青馬，當先一面大青旗，上書木師苦參神將，那苦參神將，手拿一個木蓮鎗，騎青鬃馬，立於東方，正按甲乙木位上。又是一大隊人馬，書打白旗、白纓、白甲、白袍，白馬，前面一把大白旗，上書着金師沙參神將，那沙參大將，手執一把金醮斧，騎金銀鬃馬，立於西方，正按庚辛金位上。又見大隊人馬，盡打皂旗。

黑纓、黑甲、黑袍、黑馬，前面一把大皂旗，上書水師玄參神將，這玄參大將，手拿一柄水金刀，騎烏騅馬，立於北方，正按壬癸水位上。四方已定，合後又是一大隊人馬，皆是黃纓、黃甲、黃袍、黃馬，前面一把大黃旗，旗上書着土師人參神將，那人參神將，手執一條土茯苓鎗，騎黃驃馬，望中央立着，正按戊己土位上。這五大隊人馬，皆是精壯雄兵，多諳紀律的。每隊合三萬人馬，皆帶號炮撓鈎套索器械等物。那座陣勢擺完，漢朝決明子覆盆子金石斛等，在將台上觀望，只見南邊亦如十條烈火，萬道焰光，東邊青雲罩地，西邊白霧迷漫，中央黃氣盤旋，北面烏雲佈滿，那五大隊人馬，按青、黃、赤、白、黑、五種，五般兵器，按金、木、水、火、土、五行。那鬼督郵下將臺進營，巴頭大黃甚喜道：鬼仙真神將也。擺的這座妙陣，又險而又猛。鬼督郵道：小將今排此五行陣，捉盡漢朝猛將，易如反掌。巴豆大黃大喜，却說決明子覆盆子金石斛道：他今排此五行陣，倒也利害。覆盆子道：鬼督郵與五參將，自稱爲神將，必有法術。於是皆下將台，與衆將商議，破陣之策。忽聽得鼓聲大震，番將天名精搦戰，黃著出陣，行動麒麟，揭使起馬刀，衝鋒過去。喝道：汝這番將，叫甚名字？我黃將軍好刀，下留情。天名精嚷道：叱！你這小將，問俺名字，麼？俺乃天雄元帥，麾下大將，加爲虎骨將軍，天名精是也。聞說俺兄天竺黃，被你邦甚麼小將殺死，今俺特來報仇。汝這小將，有多大本事，敢來決戰？黃著聽罷，哈哈大笑道：天竺黃，他乃是強盜，他做了無天大事，獻關反叛，被先鋒大將一箭射死，死有餘辜。汝今認他爲兄，是強盜之弟，是或亦盜也。今思想要報仇，不識羞恥，有何面目照刀罷。說得天名精滿面羞慚，強有怒色，忙把衛矛鎗刺將過來。二將鬥到三十合，天明精詐敗走了。黃著緊趕，番營內衝出那個鬼督郵來，使一把海羊刀，背上插着那口龍葵寶劍，與那個葫蘆巴，帶領番兵殺將過來，正迎着黃著。二將大戰十餘合，不分勝負。却說那決明子望見那面旗號上，乃紫苑山神將鬼督郵，卽與法師覆盆子道：那鬼督郵不知有甚法術，倘黃著被他暗算，當復如何？覆盆子乃命木蘭前去助戰。這木蘭使一根射杆鎗，乃是師父傳

他的又有一隻取寶袋兒，能收兵器法寶，闊只八寸，長則尺二，名爲婆婆鍼袋，真仙家罕物。當下木蘭足踏雲霄車，如騰雲一般，霎時來到陣上，黃善正與鬼督郵交戰，不相上下。木蘭便起射杆鎗幫助。鬼督郵敵不住，撥馬便走。木蘭黃善追趕，番陣上天雄元帥，阿膠大王齊出一個騎黑牽牛，一個誇白牽牛，一個使水銀刀，一個使大蒜刀，殺將過來。木蘭敵住阿膠大王，黃善迎着天雄元帥，四將大戰二十合，鬼督郵轉回馬頭，就背上取那個葫蘆巴下來，揭開蓋子，口念咒語，放出那三千飛天神兵來，迎風而大，奔馳如千軍萬馬，好不利害！你道那三千神兵，怎生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烈火。黃抹頭齊分八卦，豹皮棍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以金髮鑽，鐵滾刀如掃帚，掩心鎧甲前後豎兩面清銅；照眼旌旗，左右罩千層黑霧。

鬼督郵揮劍直殺過來，三千飛天神兵，個個猙獰猛惡，各掣兵器殺將過來。漢兵亂竄，盡皆奔走。木蘭殺得性起，一鎗刺着阿膠大王的肩膀，阿膠大王叫聲不好，負痛得命而逃。天雄元帥力不能勝，亦退去了。木蘭將那些神兵亂刺，黃善又把馬刀將神兵砍弔了無數。鬼督郵大怒，喝衆神兵與吾併力向前。那些飛天神兵，吶喊如飛，望漢陣殺來。木蘭踏雲霄車起在半空，黃善抵擋不住，走了。金石斛見了驚皇無措，神兵把漢兵砍死六七百，耀武揚威，只顧砍殺。決明子着急，覆盆子口念神咒，仗劍作法，將那三千神兵擋住，不能前進。那衆神兵憤怒，把滾刀望漢軍殺將過來，不防木蘭在空中，忙取婆婆鍼袋放下來一晃，把這許多滾刀一一收盡。衆神兵赤手空拳，不能動搖。鬼督郵大驚失色，忙將葫蘆巴拋將起來，急收神兵。那些神兵都望葫蘆巴內去了。那木蘭又將婆婆鍼袋，把葫蘆巴取去了。鬼督郵嚇得三魂幾喪，面如灰色。木蘭踏雲霄車，從地下滾將過去，番將莫敢向前。金石斛元帥，催動三軍掩殺，木蘭的射杆鎗，如霓掣風飛，龍盛蛟舞一般，把番兵殺死數百餘人。幸得胡王使者，領九

皮勝將騎大黃牛突出擋住，皆把大棗棍亂打，密陀僧又騎刺虎趕來，輪動虎杖就打。漢將一齊迎敵，番陣上法師萎蕤道人，就將前日錦地羅收來的自前圈，就望着木蘭打來，忽都念子見了，急用手一招，喝聲寶貝歸主，那自前圈飛到了都念子手中。萎蕤道人大驚，閃過密陀僧來，又將露房蜂取來，把指彈了三彈，內中飛出數萬赤翅蜂來，將漢兵啄傷無數。木蘭見了，又將娑婆鐵袋，那把露蜂房收了來。密陀僧憤怒兩下裏大戰一場，各逞威風，番將敵不住，損了番兵無數。決明子鳴金收軍，大勝一場，賞了衆將。計木蘭大功，忽見探子王不留行探得番邦來了一個兇猛和尚，就是國舅密陀僧的師父，早晚要來決戰。王不留行報罷去了，未知那密陀僧師父，叫甚和尚，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黃菩門海石和尚 木賊盜婆娑鐵袋

禪門脩煉果爲強，漢塞英雄血氣剛；向日爲奴奴作賊，今朝計盜盜風光。

却說番邦密陀僧的師父，乃是海石和尚，向在胡椒國地錦春庵蘭寺中爲住持，甚有本事法術，近聞徒弟密陀僧輸與漢將，故來幫助番王，以成大事，他有幾件寶貝，兩口鋼刀，重四百餘斤，上陣時或砍幾千首級，亦不費力；或擒大將，或飛去斬敵人之頭，每每大勝而回，名爲巨勝刀。又有一棍，叫做放杖木，慣打有名的大將，乃是揮木削成的，上書符咒，有二尺多長，插在背上，又有陽起石一枚，專打英雄好漢，其鋒不可當。騎一隻石鼈，乃是礫石煉就的，身長八尺，高七尺，其色白亮，光而且彩，竄如龍，上陣時，其快如飛，真寶騎也。這海石和尚在番營內，巴豆大黃稱爲護法大神師，當下來到漢陣上搦戰。金石斛與衆將看那和尚時，怎生模樣？有有西江月誦他道：直綴冷披黑霧，戒箍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頭齊頂。頂骨數珠焰白，雜絨條結微黃；身騎石

鼈最強良，上陣如同虎樣。放杖木棍背插，陽起石子腰藏；鋼刀兩面近寒光，海石和尙形像。

當有金櫻子見了，策馬挺大戟，直殺過去。海石和尙便不打話，使起兩把巨勝刀，殺將過來，二人鬥了三十合。那海石和尙騎的是石鼈，那鼈豁臘臘叫將起來，張開巨口，噴出白烟來。那金櫻子的戰馬嘶哮，屎尿直流，奔回本陣。海石和尙衝將過來，飛起鋼刀，把漢軍殺了數百。黃著見了大怒，跑動麒麟揭，輪起馬刀，劈頭相迎。海石和尙惡狠狠，把鋼刀就砍，二人大戰五十餘合，鼓若雷鳴。這海石和尙將巨勝刀飛將起來，當頭劈下。黃著眼快，急把馬刀一隔，海石和尙復取去了。黃著使馬刀又鬥三十合。黃著忖道：「他這兩口鋼刀，恁般沈重，與他力敵，不能取勝，急賣一破綻，讓石海和尙奔入來。」黃著勒轉麒麟揭，速砍一刀。海石和尙閃過刀背削下去，着在石鼈屁股上。那石鼈痛甚，又大叫起來。黃著的麒麟揭，大咆哮發威，四足放出毫光，如飛的跳舞。黃著忙把鐵線草纏繩收住。海石和尙的石鼈，也是大惱跑走。海石和尙喝住，兩人又鬥了二三十合，天色晚了。金石斛鳴金收軍，各自罷戰。黃著歸營，衆將稱羨。軍師決明子道：「觀黃著相子真天神也。今日看這番僧，大有異術利害不過的。」金石斛道：「吾惟恐有失，故鳴金罷鬥，其夜不表。次早平明，金石斛令軍士飽飯已畢，准備廝殺。此時已是殘冬之際，天氣寒冷，正可鬥戰。衆將披掛出馬，三聲號炮，聲鼓如雷。海石和尙帶領五萬番兵又出。木通持鬱金刀出馬，與海石和尙戰到二十回合。被海石和尙一放杖木，打中頭盔，翻身落馬。漢陣上山茱萸甘遂杜衡三騎馬飛出，死命救回。黃連一騎馬兩條鞭，打過去。與海石和尙大戰三十回合，力怯而歸。海石和尙衝過鼈來。黃著又出。海石和尙道：「你那漢邦，這些皆是無能之輩，貪生怕死之徒，沒個與洒家鬥三百合。你這小將，非洒家敵手，只顧要來討死麼？」黃著大怒道：「你這番賊，豈敢口出大言！吾今與你戰三百合。說罷，持刀就砍。海石和尙使鋼刀急架相還，來來往往，盤盤旋旋，又鬥了六十餘合。海石和尙奮力惡戰，兩把巨勝刀，就如泰山一般的重，好不利害。黃著的馬刀，

究竟是仙寶，故不費力。那海石和尚性起，將放木杖打來，正中肩膊，虧得黃著穿的寶甲，不曾傷着，只是隱隱有些疼痛。海石和尚驚詫道：「這放杖木打去，卽中，中着卽傷，傷着卽死。打着他肩上，好好的，只不做不覺，又不墜騎，正村間，那黃著又使馬刀砍去。兩個各逞精神，復鬥三十餘合，殺得昏雲蔽日，慘霧迷天。海石和尚又在腰間取那塊陽起石子，望着黃著打來，却好木蘭在陣上，急取婆婆針袋，將陽起石子收了來。海石和尚大驚，卽退半里之遙，將石鼈背上連彈三聲，這隻石鼈口內籖的一聲响亮，放出千萬石蛇來，呼囉囉望着漢軍搶來。漢軍遇着便倒。黃著催動麒麟，退於本陣。漢兵急退，法師覆盆子急仗劍作法，頃刻驟風大起，將這些石蛇驅回番陣。海石和尚急忙把石鼈背上大拍三聲，這石鼈張開巨口，將那石蛇盡收在肚內。漢將石韋、杜衡、甘蔗、黃著、黃苓、山查等，領大兵衝將過去，番兵大敗。那天雄元帥、黎盧先鋒、胡王使者、九皮驍將，忙執兵器擋住混戰。木蘭駕雲霄車飛的一般過去，把射干鎗挑去了十數個番軍。那九皮大將只願蠻殺，漢軍倒被殺去一二百人。黃著、木蘭大殺番兵，天雄力不能勝，番陣上萎蕤道人忙取出一個壺蘆來，正要把烏鴉兵放出，以傷漢將，早被木蘭瞧見，不知他放甚麼東西出來，就取婆婆針袋，叫聲來，將袋一晃，壺蘆早入袋中。萎蕤道人手中却沒了，驚的如泥塑一般。氣的如癡模樣，番將盡退，漢軍得勝而歸。金石斛奏知漢王，劉寄奴大喜，決明子記功已畢，衆將歡悅，大吹大擂飲酒。惟木通被海石和尚的放杖木打壞，決明子與不死草服之，方能止痛。却說萎蕤道人氣得目瞪口呆，高良姜對巴豆大黃道：「漢邦有此異人，法師藏烏鴉兵的壺蘆，也被他收去了。巴豆大黃道：「這却怎麼處？忙請護法大神師商議。那海石和尚進來，打稽首坐下，默默無言，悶悶不樂。高良姜道：「那些漢將，倒也平常，容易抵敵，所慮者那童子的袋也。前者密和尚的露蜂房，鬼將軍的葫蘆巴，今海神師的陽起石，萎法師的烏鴉兵，皆被他收去，此事怎了？番玉聽罷，面有憂色。萎蕤道人道：「貧道的烏鴉兵於此間不必用着，今初欲放他，就被這孩子把叫化袋

收了去。其實可惡！高良姜道：若得那這袋到手，何懼漢邦哉？姜蕤道人道：貧道若有這隻寶貝，可奪盡漢邦江山，以獻狼主。言未畢，忽軍中內出一個小卒來叩頭稟道：小的願去偷他的寶袋，來奉獻法師。衆人吃驚。姜蕤道人問道：汝怎樣去偷他的？那小卒道：小的今日細看那個童子，打探的願是小的二主人，向在白芨山學道，故有寶物。高良姜道：你主子喚甚名字？小軍稟道：小的主人木通爲宣州總兵，二主人木儉就在白芨山修道。高良姜又道：你爲何在我邦呢？軍校道：小人自幼在木府中作管帳，名喚木草。因有些賊腳賊手，儉東沒西，人都叫小的。是木賊，後被主人知覺，逐了出來，就跟幾個大財主，隨出外漂洋，時運不濟，流落在胡椒國內，因小的有些氣力，就充一個軍士，如今若要去偷他寶袋，只須如此。如此衆皆大喜。姜蕤道人道：汝若真果去盜他的，明日臨陣時，汝可內穿漢服，外罩我邦衣甲，我自冇妙法。汝但看身上穿了漢衣，就難於漢兵中去行事便了。木賊大喜。高良姜道：莫非耍脫身歸漢之計麼？木賊叩頭流涕，小的焉有此心，今小的要在狼爺駕下，巴個出頭，軍師若是疑忌，小的願立大誓。巴豆大黃道：汝既有真心，若盜得來，千金賞萬戶侯，決不食言。木賊歡喜無限，叩頭流血的拜謝。次日阿膠大王與黎盧馬兜鈴領兵三萬前來對陣，金石斛令黃連杜衡石韋三將領一萬人馬迎敵，兩陣對圓。黎盧舞百刺狼牙棒，先殺過來。石韋使宣花斧迎戰。馬兜鈴持金鎚殺將過來。杜衡使熟銅刀接殺，後是阿膠大王騎白牽牛，輪大蒜刀，驅兵衝殺過來。黃連舞三棧鞭，領兵抵敵，六個坐騎十二條膀子，殺得天亂墜。金鼓同鳴，河翻水沸的相鬥。却說金鈴子打糧來回，便交了令箭，前來衝殺，四將倒戰得平手。惟阿膠大王了得，黃連戰他不下。金鈴子使起鈎藤槍雙戟，阿膠大王對了三十回合，阿膠大王敵不住，番將羌活亦來助戰，兩下裏混戰一場。那木賊有番軍中身上，已不見了番服，心中大是驚異，忙雜在漢軍中。高良姜見不能取勝，即忙收軍，兩下罷戰。却說木賊混入漢軍隊裏，至黃昏左側，溜進營內，却就是木蘭營帳。那木蘭正與金鈴子坐着談論兵法，忽

見一人在帳外探頭探腦。木蘭叫手下將士，抓他進來，四個將士一聲答應，嚇得木蘭魂不附體！即刻抓進營內。木蘭戰兢兢的跪在階前。木蘭喝道：汝是何人？擅敢竟入內營？木蘭稟道：小人是個軍士。木蘭道：既是軍校，爲何不諳法度，黑夜闖入來做什麼？木蘭無言可答。木蘭細看那軍士，有些面善，乃喝道：汝從實說來，莫非是個奸細？木蘭道：將軍爺，莫非姓木麼？木蘭疑忌，問道：汝當真是何人？木蘭道：實不相瞞，小的原是將軍的奴僕。木蘭道：原來木蘭被木通趕出，木蘭從未知覺，因問道：你向在何處？木蘭遂把上項事，自頭至尾巧語花言。木蘭乃是誠篤君子，就教他住在身邊。木蘭見主人心喜，就乘勢稟道：奴僕有機密事，報知二爺。那巴豆大黃因損了無限雄兵大將，又皆聽軍師高良姜等裁決，毫無主見，今兵又缺糧，又乏軍士校，將兵起怨心，便有大將皆往皂火山內扎營，守把五行陣，大營內盡是無能之輩。巴豆大黃高良姜等皆在大營內，今晚若去劫營，料他必不准備，一鼓可破。木蘭大喜，金鈴子道：既是如此，娘舅可稟知軍師裁奪。本蘭道：天已昏暗，且待明日，却再商議。於是各歸營帳安歇。那木蘭如今暗自心中想道：若不就此打點，以待何時，遂悄悄的爬進內營，用了手脚，又溜進去了。只見木蘭鼾鼾的睡去，燈燭猶在，四下裏觀看，見了那寶袋，却在桌子上，熒熒的放光，心中暗喜。忙用手腳將袋子取了，爬出外營來，把這隻寶袋拿在手中，覺有物件在內，不管好歹，藏在懷中，鼓已四更。木蘭放大了胆，走將出去，被打更軍士拿住。木蘭回頭一看，只見後面有軍馬追趕，原來木蘭睡夢中似有響動，忽起身來，已不見了婆娑鉢袋，急查木草已不見了。當下大驚，急起本部之兵追趕，那木蘭吃了一嚇，又被打更軍士攔住，沒做理會處。自古道：人急計生。這木蘭就說道：你們不要喧嘩，今夜我主將要去番邦劫寨，着我爲探路，爾等不信時，後面大隊人馬來也。衆軍一望，果見有人馬來，遂各信以爲真，放木蘭前去。那木蘭歡喜得意洋洋，行不上四里，後面喊聲大震！追兵驟至。木蘭着急，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打陣圖元帥折兵 續斷谷漢軍受困

督郵幻術古來稀，排陣頻將漢將欺；上萬軍士已待斃，困於谷內受凄其。

却說木賊盜了婆婆針袋，因後有追兵，就騙了打更的軍士，跑開兩陣，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似漏網之魚，當不得追兵漸近，心內驚慌，就打從皂莢山小路而走，只聽後面木蘭大叫道：「奴賊休走！盜了我的寶袋，待走那裏去？看看追上。」木成大叫救命，忽見山凹裏衝出一彪人馬，當先一員大將，乃是番將胡王使者，後跟九勝皮將領兵馬，攔住了木蘭，那木蘭脫逃了。原來番軍師高良姜令那十員大將領兵前來接應的。當下木蘭大喝道：「汝救應賊盜，當得何罪！」照鎗罷。胡王使者擺開人馬，兩軍吶喊，照着火把廝殺。木蘭與胡王使者鬥到三十餘合，胡王使者一聲號令，那九皮將團團圍繞籠來，將漢兵殺個傾盡。木蘭雖是仙道之人，自古道：寡不敵衆，因追木蘭要緊，又忘了踏雲寶車，幸虧那仙傳射干鎗護身，手下軍士只剩一百餘，被番將圍的鐵桶相似，殺到天明，不能得脫。却說天明木蘭營內，打更軍士忙去稟報，軍師說：「昨夜有一個賊，不知他怎麼用了高手段，把木二爺的寶袋盜去，到騙了我等守軍士，被木老爺知覺追去了，此時還不見回來。決明子聽了大驚，喝道：『都是爾等不小，那番營中的人，如何入得我寨，如今不知趕得轉趕不轉？』當下忙起一卦大驚，即請金石斛道：『令舅圍困在彼，不能脫身，元帥可速點兵將前去救應回來，再作計議。』那金石斛點起一萬雄兵，把此事說與木通，木通此時已痊愈，聞弟被圍急要去救，元帥遂令金櫻子、金鈴子、黃連、黃耆、石韋、木通六員大將，披甲上了金騎，各執兵器，勇敢當先，元帥在後面大催人馬，馬不停蹄，早望見無數番兵圍陣一般。金石斛揮軍直殺過去，黃耆的麒麟揭先到，輪動馬刀，漢兵一衝，蕩開陣角，黃耆砍殺進去，金櫻子弟兄又到，只見木蘭殺得眼花撩亂，兩臂酸麻，三將殺進去。

救出木蘭，四下裏混殺一陣，番將胡王使者，帶了九皮將退去了。却說木賊偷了婆婆針袋，虧得胡王使者敵住家主，脫得此難。心中歡喜，搖頭擺尾的，如今端整要得千兩金子，要做萬戶侯了。歡喜無限，看看行至番營，衆番兵俱認得他，忙去通報。軍師高良姜令他進去。木賊攜了寶袋進去，跪着獻與萎蕤道人，衆人都來瞧看，只見那袋兒如金子打成的，明晃晃的亮，又似絹帛作成的，輕鬆鬆的軟；又能大能小，說不盡好處。內中有幾件物器，即取出來，就是萎蕤道人的葫蘆、海石和尙的陽起石、飛督郵的葫蘆、巴密陀僧的露蜂房，這許多物件皆在內中。各人取了畢，那隻婆婆針袋，歸了萎蕤道人。木賊得意洋洋的去跪於番王座前，即求封賞。巴豆、大黃喜問道：「汝怎樣去盜他的？」木賊自頭至尾一一說出。高良姜道：「狼主他想千金賞萬戶侯，故賣主求榮，狼主可推出斬之。」巴豆、大黃頓首道：「遂叫刀斧手推出斬之。」木賊悔之不及，後人有詩嘆曰：

堪哂木賊太刁兇，賣主求榮望賞封。咫尺青天真可異，噫嘻不遂反成空。

却說金石斛元帥，與衆將救引了木蘭領軍望皂夾山大路而回，忽聽喊聲大起，皂夾山之西首角上，突出一彪人馬，爲首兩員番將，乃是天雄元帥，與神將鬼督郵，當下大喝道：「漢將休走！俺天爺爺與鬼伯伯在此，汝等待走那裏去？」金石斛與衆將大怒，各使兵器向前。天雄元帥鬼督郵擋住，混殺一陣。鬼督郵道：「俺神將擺的混天五行陣，你漢將都誇猛勇，可能去打的麼？」金石斛道：「本帥正要來打破你的，當下只得一萬人馬，共八員大將，驍驍的奔至皂夾山，那座皂夾山方圓八百里，四面皆通去處，東南通番邦大寨，南面乃是漢番兵將會合之所，西南上一條路，通一個谷口，名續斷谷，路徑旁雜，馬不堪行，是一條斷頭路，四圍青山險嶺，上面皆是荆棘之類，北面就是紫荊嶺，合歡橋去處，當下金石斛兵到陣前，但見陣內烟霧茫茫，滿空殺氣，說不盡的利害。金石斛即令黃連、木通，領二千五百人馬，從西門殺進。石韋與金鈴子分二千五百人馬，從東門殺去。黃菁與金樓子帶二千

五百人馬，向南門殺入。金石斛却與木蘭領了二千五百人馬，去打北門；分列已定，先是木通黃連領軍殺入西門去，但見霜雪凜凜，皆是鋒利之刃，長戈短戟，紛紛的亂砍下來，二將奮力衝進，大展精神，搶殺進去，內邊一聲砲響，突出那個沙參神將來，手提金醮斧，坐銀鬃馬當先攔住黃連木通各執兵器上前，大殺一陣，二千五百軍馬折了大半。石韋金鈴子領兵殺進東門，只見許多木棍木蛋，無數樹木丫叉的攔住。石韋金鈴子奮力殺入。金鈴子把仙人杖撥開木器，搶將進去，一聲砲響，衝出這一個苦參神將來，騎青馬手執木蓮鎚，大叫賊將追來。金鈴子石韋各執兵器鬥殺一陣，又把二千五百人馬折了一半。黃著金櫻子引兵從南門殺進，只見騰騰烈火，二將領兵冒烟突火而進。漢兵燒死上千，虧得黃著麒麟揭的怕火的，穿山甲又是火不能侵的，他一騎當先，奔殺進去。一聲砲響，衝出一個丹參神將來，手挺火焰鎗，騎赤兔馬截住黃著金櫻子上前，大殺一場，二將不能取勝，奪路而走。西邊木通黃連，東邊石韋金鈴子皆到中央三路軍馬，合兵一處。黃連道：「我們今日大虧一場，都折兵馬，此陣委實難破。」石韋道：「未知元帥去打北門，勝負如何？」正說間，只聽得四下裏鼓聲不絕，番兵如潮湧而來，又是一聲號炮，中央的人參神將騎黃標馬，執土茯苓棍，惡狠狠的攔住，大喝道：「汝等不知死活，敢來打俺神將的陣麼？」只怕死在目前了。漢將大怒，各執兵器廝殺。南方的丹參神將，東門的苦參神將，西門的沙參神將，皆到。惟有北門玄參神將，在那裏敵住金石斛木蘭廝殺。却說金石斛與木蘭領了二千五百人馬，殺入北門，軍士被水淹死了五六百餘，皆渡水過來，正撞着玄參神將，騎烏騮馬舞水金刀，截住鬥戰，又聽得烘隆隆砲聲不絕，人喊馬嘶，金鼓連天。料道：「三路齊到，那陣兇惡，決不能取勝，即與木蘭撤了玄參神將領了兵馬，直衝進去。」只見六員漢將，與四員神將，鬥的好看哩。神將個個勇猛，又有法術侵入，漢將如何擋得，衆皆心忙意亂。金石斛急與木蘭殺入助戰。玄參神將又到，大殺一陣。漢將人人驚恐，個個力怯。元帥見不是路，忙與七將併力衝殺，殺到南門，只

見烈火又處數面五行神將，大喊追趕。黃著木蘭金鈴子皆執仙器，先劈開火，殺一條血路而出，行不上二三里，只見番兵蓋地而來，爲頭四員驍將，乃是黎蘆馬兜鈴羌活蕪荑大喝道：汝等逃往那裏去？原來番軍師高良姜聞知，故令他四員勇將領兵三萬前來圍住，要將漢兵殺盡。八員漢將用力爭鬥，後面天雄元帥鬼督郵領兵又到。把漢兵圍的如銅牆鐵壁一般，惟有西南上番兵稀少。金石斛與衆將不顧好歹，衝將過去。番將隨後追殺，殺得漢兵東竄西逃，死了無數。元帥計點人馬，只剩下二百餘人。天已昏黑，追兵又至。漢將殺得疲倦，不辯東西南北，竟入續斷谷。番將追至谷中，令番軍搬運石塊，塞滿谷口，外面番兵扎營圍困漢將，於斷續谷內。那金石斛與七將走進谷中，牛馬不堪行，軍士叫苦。金石斛與黃連商議道：今日大挫一場，銳氣折盡，殺的昏了。被番兵追到這個去處，路徑難行。木通道：這裏有個續斷谷，莫非就是這個所在？壓石韋道：一些也不錯，這續斷谷只能入去，不能出來的。金石斛道：今折了無數人馬，幸喜諸將未曾損傷，我們可拚一死，殺將出去。於是又殺轉來，只聽得砲聲震地，番兵圍住谷口，又將石墩塞滿了。金石斛無計可施，只得又轉去，衆兵將肚內又飢，口中又渴，說不盡的苦。此時是冬殘春交，幸喜月色微明，衆將四面一看，皆是高山峻嶺，上面盡是瓜藤紫葛伴住，元帥令軍士扒上去，那些軍士拚命的扒，都扒不上，只扒得四五個上去，攀藤附葛的，扒了半時，纔至上面，但見野烟罩地，冷霧迷天，遙望南方，漢營中隱隱的旗旛飄動，不見靜動。五個軍士又大着胆，拚着命，扒將下來。稟知元帥。金石斛憂悶哮喘，衆將躊躇踉蹌，去一塊大青礫石上歇息，俟到半夜，肚中飢餓，枯渴欲死，忽有一軍士叫道：此間有一條溪在此了！衆軍聞說，皆沒命的跑去了。金石斛與衆將腹中皆渴，聽得軍士說有溪，又見許多軍士跑去，卽與衆將快步行至那溪邊，只見衆軍在灘上好飲。金石斛一見，但見那溪中之水烏黑，月光照上如烏金一般，衆將疑忌忙喝軍士道：此水只恐有毒，爾等不要亂飲。衆軍稟說不妨。這水倒有些滋味。金石斛止不住，急見上面有個

石碑鑄着兩個大字墨溪。衆將道：此水名墨溪，故這等黑。飲了料也無事，於是皆飲了幾口，果然是快無事。閃過黃著告元帥道：我等被困於此，有死無生，雖軍師聞知起兵來救，亦無門路可進。金石斛道：賢塔有何高見？黃著稟道：忽然想起仙師威靈，仙說那穿山甲逢山能透，今事在危急，待小塔且透將過去，領兵前來救應。金石斛大喜，衆將欣然。黃連道：既如此，吾兒快去。那黃著上了麒麟揭，連策三鞭呼的一聲，穿過皂夾山，那麒麟揭倚了穿山甲之力，也透得過的，呼的一聲，又無响亮，看的此山如爛棉一般。黃著回頭一看，那山透而復合，心中大悅，跑開麒麟揭如風的去了。却說決明子坐在帳中，想道：金元帥起兵去救木蘭，此時不見回來，正在疑惑。天已黎明，軍校報道：黃將軍來了。決明子問道：可有人馬跟隨？小軍稟道：只得一人一騎。決明子心中了了。早見黃著進營來參，見把救木蘭打陣被圍，困皂夾山續斷谷內，幸小將的穿山甲麒麟揭透山得脫，特來請軍師急發救兵，若有遲延，不能保命。決明子聽了大驚道：那番將竟這等利害。壓黃公子你且飽殮了。於是傳令起十萬雄兵，六員猛將，前去救應，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薯蕷仙破五行陣 決明師燒九皮將

真仙妙法無他說，只使番王難取捷；忽忽破陣五行穿，焰焰烈火九皮滅。

却說軍師決明子傳令，大小將官排列一邊。衆將答應一聲，頂盔貫甲，好不威武。軍師點了大將杜衡、甘遂、山茱萸、胡桃、芥蘇、梗六將，領精兵十萬，黃著爲引路，放砲行兵，救兵如救火，是辰至午已到皂夾山之西南角上，望見番兵圍的麻相似，番將個個兇惡。黃著當先輪馬刀，直殺過去，番兵潰敗甚多。天雄元帥、鬼督郵、神將黎盧先鋒，三將齊到。天雄使起水銀刀，直奔黃著舞馬刀，截住廝殺。犁盧執百刺狼牙棒，鬼督郵使海羊刀，二人殺來。甘

遂持鐵戟敵住鬼督郵。杜衡揮熟銅刀戰，那黎盧各沒勝負。山茱萸胡桃等領兵衝殺過去，見番兵散去大半。山茱萸胡桃黃岑等領兵殺到西南上，又見番兵密層層的圍住谷口。山茱萸喝聲：「你只些番狗，若是怕死的，快與我退去。」道猶未了，一聲砲响，衝出一員番將，飛馬挺戟過來，甚是利害。山茱萸喝問道：「你這番奴叫甚名字？」那員番將大怒道：「你問爺爺的名字麼？」俺乃天雄元帥麾下大將羌活是也。說罷，二將各使兵器，斲殺胡桃黃岑蘇梗三員勇將，殺入去，將番兵趕散，把谷口的石塊令衆軍士抬開來。却說金石斛等七將與這些敗殘兵谷中，俟了一夜半日，肚內飢渴，身體疲倦，且又氣悶，正在談論，忽聽得砲响震地，金鼓齊鳴，料想黃蕃去請得救兵來也。卽同衆軍打點各上了馬，悶昏昏的執着兵器，領了殘兵，一步一步低，一步一步高，最不堪行，看看行到那續斷谷口，只見許多漢軍，把這些石堆搬運將盡。金石斛大喜，招引黃連木通石韋木蘭金櫻子等，殺將出來。正是：

險須谷內英雄喪，喜得今朝重復生。

當下衆將各施勇力殺出來，見了三將，俱各悲喜，合兵一處，衝殺過來。山茱萸戰羌活不下，木通輪動鬱金刀助戰，殺了十餘合，羌活詐敗走了，漢軍不趕，甘遂、杜衡黃蕃亦極力助戰。金石斛大驅漢兵，一衝番兵截作兩段。天雄元帥鬼督郵奮力大戰，黎盧亦顯本事，廝殺當不得漢兵十萬之衆，十數員勇將如何敵得住？那三員番將帶領人馬敗下去了。金石斛揮軍追殺，忽山凹裏衝出馬兜鈴、蕪荑二員番將，領人馬敗下去了。金石斛收兵，與衆將歸營。金石斛謝了軍師，同着諸將到漢王駕前，訴奏其事，說番將雄猛，五行陣難破，兇惡反折兵萬餘，被困於續斷山內，幾遭喪亡，若無黃蕃的穿山寶甲，奇異之獸穿山去，方請得軍師發救兵前來，不然則坐以待斃也。漢王道：「元帥受驚了，幸得逢凶化吉。」金石斛奏道：「今臣折兵大敗，乞陛下賜罪。」漢王道：「元帥無罪，况勝負乃國家常事，元帥日夜勤勞，何罪之有？」金石斛謝恩退出，帝賜黃金十兩與黃蕃，黃蕃固辭。漢王道：「卿之功多矣，若非卿」

透山來請救兵，朕幾失棟樑矣。卿且莫却。黃蓍只得拜謝，衆皆呼禮畢，回營飽餐去了。漢王召軍師決明子，與法師覆盆子商議破陣之法。決明子道：「貧道觀此陣，五行排列，循環變化，委實利害。若要破此陣，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惟神仙可以破，非凡民之可能破也。」漢王聽了，軍師一番言語，心中憂悶。覆盆子道：「吾王勿憂，待貧道去請道友薯蕷仙來，方可破得。」漢王道：「法師去請，幾時可到？」覆盆子道：「請他只消三個時辰，便可請來。」漢王大喜，傳旨排宴，與法師餞行，酒畢，覆盆子辭別去了。不三時，薯蕷仙果到。漢王聞知大悅，與百官降階而接，接進殿內。漢王道：「因番邦無理太甚，今又擺此行惡陣，凡人莫能破之。久仰仙師道法無邊，必能破陣，故覆盆子法師特地拜請。荷蒙大仙辱臨，幸甚幸甚。」決明子入來施禮，全仗師兄法力。時已黃昏了。薯蕷仙道：「蒙陛下見召，貧道當全得效力。時已黃昏，次日五更，薯蕷仙登壇，金石斛與大小將佐，全身披甲，打拱侍立兩傍。薯蕷仙高坐於壇上，手執玉如意，徒弟念都子立於背後。薯蕷仙傳法旨，命大小將官俱報名來，下面一聲答應，不一時，多各報訖。那薯蕷真人坐在正中，左坐着軍師，右坐着法師。薯蕷仙定思一回，即開慧眼一看，已知那五行陣利害。決明子道：「師兄若破五行陣，可用多少人馬？」薯蕷仙道：「只消五人足矣。」覆盆子道：「何多少也？」貧道觀此陣，雖大將千萬之衆，雄兵百隊之多，皆要化爲烏有也。薯蕷仙道：「自有妙術。」覆盆子全決明子稱羨。薯蕷仙令那由跋國借來的大將四員，亦扶蒼白朮、黑山樞、青蒿，不用一兵一卒，令白朮聖人獨騎去打五行陣東門，貧道有妙術助你。這白朮領了軍將令，手執白茅鎗，上白馬去了。又令青蒿在高埠探望，待等四方齊到，方去中央殺那人參神將，令赤茯苓打西門，黑山樞去打南門，那青蒿騎青馬，手執青銅刀，赤茯苓騎赤馬，手持赤銅刀，黑山樞騎黑馬，手執黑纓鎗。薯蕷仙又令黃苓去打北門，那黃苓年紀幼小，胆量過人，手執一條黃金棍，跨上一匹黃馬，四將去了。薯蕷仙又傳法旨，教木蘭、金鈴子、黃蓍三將聽令，又請女貞仙到，只見薯蕷仙神中取五個淨瓶來，衆皆驚異。原來那五個淨

瓶，乃薯蕷仙在洞中煉就的。按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尅，一個青黛瓶內，瓶煉成木棉木。一個是黃瓜黃，內煉就土芋土。一個是赤荳瓶，內煉就火參火。一個是黑芝瓶，內煉就水楊水。一個是白菖瓶，內煉就金橘金。皆長七寸，廣三寸許，先取那黃瓜瓶，交與女貞仙，駕雲去。五行陣北門尅水。又將那黑芝瓶，付與木蘭去。那裏車到陣南尅火，又取青黛瓶，交與覆盆子，蹈雲去。中央尅土，又將赤荳瓶，付與黃善，令他把麒麟揭頂上，拍着七拍，是會起於空中，即去陣西尅金，又喚徒弟金鈴子過來，取仙人杖，安放於足下，汝不會駕雲，故以仙人杖爲立身之本，你若要下來，隨其心之所發，即將白菖瓶，付與金鈴子，汝去東門尅木。金鈴子答應，薯蕷仙喝聲起，金鈴子望空去了。且說白朮望五行陣東門進發，殺入陣中，苦參神將領兵搶將出來，手執木棍鎚，呼呼喝喝的，直奔白朮，白朮使起白莽鎗，戰有二十回合，不分勝負。忽聽得陣裏一聲砲响，好不利害！那些樹木木棍木蛋，劈劈拍拍亂打出來。白朮只得一人一馬，心內慌張，忽聽得頂頭撒臘一聲，無限金橘金，望着東門打進，那些木器，忽然散亂，倒望中打進。苦參神將慌亂，不妨白朮看得清，一鎗刺中左脅，負痛逃走了。金鈴子白朮破了東門，即回覆旨去了。那青蒿却於高埠處，候那四路皆到，方去中央打陣。赤茯苓去打西門，只見大刀闊斧，長戈短戟，紛紛的砍將出來。赤茯苓不能向前，忽見半空中黃善，跨着麒麟，揭將一個小紅淨瓶，口朝着西門，烘烘的火參，烈火燒將下來，把這許多人鐵器燒將下來。地下如雲水一般，鑊去了。驚動陣內沙參神將，持金瞧斧，殺出來；馬蹄踏着洋鐵內，撲的一聲跌倒，被赤茯苓一赤銅刀，把沙參神將砍死。又破一門，黃善與赤茯苓覆旨去了。黑山樞去打南門，正遇丹參神將，手執火焰鎗，騎赤兔馬，厲聲喝道：汝這黑臉鬼，獨自前來送死麼？黑山樞大怒，挺起馬纓鎗，一來一往好殺。丹參將抵敵不住，望陣內便走。黑山樞勒馬追趕，又聽得號炮一聲，陣內火龍火馬，焰騰騰，烈火漲天，滾將出來，上面木蘭看見，將黑芝瓶內的楊真水澆下來，烈火頓息。木蘭下來，同着黑山樞覆旨去了。再說茯苓來至五

行陣北門，殺入去，但見急水滔天。衝將下來，無計可施，忽見雲內女貞仙手執一個黃浮瓶，放下無數土泥來，一霎時那水皆收入土內去了。黃荅輪起金棍，殺將進去，正遇玄參神將，也不答話，舞起水金刀，大殺一陣。玄參心慌，被黃荅一棍打着，口吐鮮血而逃。女貞仙與黃荅覆旨去了。那擺的陣衆番兵如螻蟻一般散去了。死者無數！單剩的中央人參神將，正欲逃走，忽遇青蒿手執青銅刀攔住，二將戰了七八合，青蒿敵不住兩員神將，心中着急，忽見覆盆子在瓶內放出木棉木下來，正打人參，劈劈拍拍打個不休。打得人參神將死去復生。青蒿又把青銅刀殺來，丹參救着人參逃走。中央隊裏番兵只得三萬餘，皆隨着二神將逃走。忽見一彪人馬如飛而來，乃是兗督郵聞知凶信，前來救應的。覆盆子與青蒿回來覆旨，漢王大喜，命百官拜謝。薯蕷仙封青黃赤白黑爲五行大將，忽報胡王使者領九皮將挑戰，軍師決明子傳令多備火器、火弩、火箭、火鎗、火刀、火彈等物，併硫黃、朴硝、引火之物，端整定當。金石斛元帥帶領石韋、杜仲、甘遂、山茱萸、甘蔗、杜若、金櫻子、胡桃、石膏、九員勇將出馬對敵。金石斛使點敵鎗刺，胡王使者舞鐵蒺藜，便打二將交戰。那九員漢將迎着白皮將廝殺，四下裏戰到三十餘合。決明子傳令衆軍士把火器施放，傾刻間火鎗、火箭、火炮如雨點般放發，海銅皮與柞木皮身中火箭墜牛而死。樽白皮亦敖擋不住，連人帶牛死了。漢將盡皆閃開。皮將殺的昏黑，早被漢軍士把無數柴車，上面盡用朴硝、硫黃、引火之物，四面推滿。許多漢將押着柴車，引火之物燒將起來。覆盆子又口念真言，四面一陣順風，那中間的六員皮將，上天無門，入地無路，外邊漢將又將火箭、火炮、亂發進去。可憐那皮將盡皆燒死，幾匹胖黃牛，亦燒得爛臭，番兵死者甚多。後人有詩嘆曰：

刀砍莫損矢不傷，誰知今日盡遭殃；不是軍師施妙策，九皮番將復猖狂。

不表九皮將燒死，且說胡王使者與金石斛大戰五六十合，忽見九皮將中計燒死，心中大驚，魂不附體。碎碎

剛牙把鐵蒺藜拚命的鎗如銀蛇一般。胡王使者又驚又氣，只得把韁繩一般敗下去了。金石斛與衆將領兵追趕。未知胡王使者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漢元帥大破番兵 木蘭刀取南星關

將軍敢勇士當先，番寇茫茫去若烟；蓋世英雄扶漢室，南星刀取獻君前。

却說胡王使者小敗而逃，金石斛領兵追趕，早有決明子鳴金收兵，各上了功。薯蕷真仙與都念子作別了漢王軍師法師等，回山去了。漢王與決明子覆盆子衆文武等送出朝門，再三懇勸致謝薯蕷真仙飄然與徒弟都念子回石蘆山去了。且說四參神將帶傷與鬼督郵去見巴豆大黃訴說破陣之事。番王大驚，高良姜道：「這樣陣利害不過的，何以被他破去？」鬼督郵道：「漢營中央有仙人在內，故大破俺的陣圖，又傷了沙參神將，如今待我去與師父商議，務要與漢將決勝負。」那鬼督郵與四參神將辭別巴豆大黃與軍師等回紫苑山見師父伏雞子去了。再說胡王使者領敗殘兵回營，殺的怒氣吁吁，進營跪告番王，哭訴九皮將皆被漢將用火燒死，臣死戰得脫。番王聽罷，大驚失色，叫道：「如此勇將皆被他焚死，僧之羽翼折盡，大事去矣！」說罷慟哭欲絕。衆官苦諫。高良姜道：「狼王勿憂，我邦猛將尙多，雄兵不少，要奪漢天下，却甚容易。自古好事多磨，請狼王勿慮。」胡王使者奏道：「待臣且回國，請吾主自提大兵前來，以此報讎。」於是拜別番王歸西域國去了。番王甚憂，忽見雲母來於殿上，道：「主公勿憂，待貧道去列當山，請道友獨脚仙來可破漢家。」番王回憂作喜。如此極感大仙。當下雲母別了番王，帶了徒弟知母貝母二仙，巴豆大黃與衆送出營外。知母回射岡山，貝母回水勤山，都苦修去了。那雲母去列當山，請獨脚仙不題。那呵膠大王對巴豆大黃道：「弟助兄未能成事，反折大將，今弟且回國去計較，却再來助兄，以成大事。」番

王只得依允。阿膠大王辭別番王回班貓國去了。軍師高良姜道：「狼主如今與漢兵廝殺，奈兵多糧少，如何處置？」巴豆大黃道：「可令馬兜鈴去運糧餉。」高良姜令馬兜鈴去了。却說石斛督領人馬與衆將長驅大進，直抵番營前。搦戰番將牛膝之弟牛扁使一柄鐵頭大刀，領兵出馬。金元帥令胡桃交戰，二將鬥二十合，不分勝負。番營中閃出海石和尚與密陀僧師徒兩個。海石和尚騎着石鼈，手執兩口巨勝刀，密陀僧跨着刺虎，手輪虎杖，兩個和尚惡狠狠領兵殺將過來，先鋒金櫻子一騎馬一條戟截住密陀僧廝殺。大將木通一匹馬一把刀，迎着海石和尚交戰，兩邊鼓聲大震，殺的天昏地黑。海石和尚好不兇勇，木通力怯，金石斛令黃著助戰。黃著跑動麒麟竭，使馬刀趕去相助。海石和尚見了黃著助殺，精神抖擻，力戰二將。金石斛又令杜若甘蔗去助。胡桃金櫻子二將得令，皆使金稜藤甘蔗去助。胡桃戰牛膝，杜若去助金櫻子戰密陀僧。先是牛扁力怯撥馬便走，胡桃甘蔗也不追趕，却把番兵殺了一半。方去戰密陀僧，雖是勇猛，那密陀僧利害不過的，怎禁的四員大將殺得汗流脊背，抵敵不住，也敗陣走了。番營中正門旗下一聲炮响，飛出那個天雄元帥騎黑牽牛，舞水銀刀，大施威風，領雄兵五萬，副將二員朱沙根使大刀，甘松香舞雙斧，天雄元帥大喝一聲，鼓角齊鳴，殺將過來。胡桃迎住朱沙根，甘蔗敵住甘松香，金櫻子杜若雙戰天雄，這場廝殺，甚是可怕。金石斛大縱三軍掩殺過來。番兵大敗，血流成渠，橫屍遍野。海石和尚與木通黃著交戰四十餘合，兩臂酥麻，黃著的麒麟竭叫將起來，那海石和尚的石鼈奔回番營去了。番將黎盧又領一萬人馬衝將出來。黃著接戰，木通却去金櫻子杜若戰天雄。番營陣上萎蕤道人伏龍鬚劍立着，杜若乘間時，看見番陣上有萎蕤道人把金稜藤打去，那金稜藤是仙傳的，打去復收得回來。萎蕤道人見打來，就將木蘭的婆娑鐵袋金稜藤，漢陣上木蘭見了，急便捻一訣，喝聲寶貝歸主，那袋頃刻到了木蘭手中，即便藏好。萎蕤道人大驚，杜若的金稜藤照着萎蕤道人額角上一下，打得萎蕤道人血流滿面，有法也無法，負着痛掩。

着面，進營去了。杜若收回金稜藤，又戰天雄。却說甘蔗與甘松香交戰，不上十數合，被甘蔗把金稜藤將雙斧逼在地下。甘松香急待爭扎，被那甘蔗撲入懷內，生擒而回。胡桃與朱沙根廝殺，朱沙根舞起大刀，鬥戰二十回合。胡桃飛起酸棗棍，直取朱沙根，當頭一棍，連盔透頂，打的粉碎，倒下馬來了。金元帥催兵掩殺，天雄元帥抵擋不住，番兵敗進營中，把寨門緊閉。巴豆大黃正與高良姜商議，忽見天雄元帥大敗進營，訴說漢將人人利害，寡不敵衆，莫能取勝，大敗而回。巴豆大黃大驚失色，又聽得寨外炮响連天，忽報漢兵大至。高良姜道：「狼主如今兵餉缺少，不可與彼支持，吾們可退歸五百里屯扎，於防風關內，以保無虞。且待各處救兵到來，那時與他爭取天下未遲。」况馬兜鈴運糧未到，衆將又新敗，作速退兵，此爲上策。那巴豆大黃聽了軍師一番言語，只得拔寨而退。海石和尚與羌活蕪黃斷後，領兵追襲，與衆將趕了騰騰的，追於防風關去了。却說金石斛領兵追襲，與衆將趕了二三日，直抵南星關，乃是胡椒國第一座關隘，番將淡豆鼓把守，其人身長六尺，面黑微鬚，使一柄厚朴刀，約重三百斤，有萬夫莫當之勇。他有一姪名喚淡竹葉，年紀幼小，却會行兵，倒也勇猛，兩個金鎚，身長五尺，碧臉尖嘴，奇形奇象。當下淡竹葉隨淡豆鼓商議道：「姪兒，你看那巴豆大黃與漢爭取天下，折了上將無數，雄兵不少，今因糧草不敷，退在防風關內，漢邦勇將，今來攻打吾關，吾想漢將甚多，姪兒有何計議？」淡竹葉道：「叔父如此英雄，可開關迎敵，待姪去打死幾員漢將，以追敵軍，與番王建功立業，有何不可？」淡竹葉說了一番言語，那淡豆鼓歡喜，即便點了三千番兵，上了一匹棗騾馬，提了一百斤的厚朴刀，放炮開關。三千兵擺成陣勢，淡竹葉亦披甲騎馬，手執金果鎚，立於門旗下。淡豆鼓提刀出馬，漢將抬頭一看，看見淡豆鼓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金盔嵌雉尾，身穿鎧甲砌金銀，獅鬚寶帶腰間繫，抹綠烏鞋足上蹬，厚朴刀如同雪練，駿驢拘上陣奔騰。

當時金石斛令五行將青蒿出戰，青蒿一聲得令，手執青銅刀，敵住淡豆鼓廝殺，一個使厚朴刀，一個使青銅刀，叮噹喝喇，喝喇叮噹，二將戰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淡竹葉使兩個金果鎚，又出漢營陣上，衆將抬頭一看，乃是一員小將，怎生模樣：

面如綠鬚，嘴如針，頭頂金冠耀日明；連環鐵甲身披掛，鷹爪烏靴足上蹬，手拿金果鎚兩個，騎着白花馬一乘。

木蘭見了手持射干鎗，足踏雲寶車，迎着淡竹葉交戰。淡竹葉見木蘭騰着兩個滾滾兒的小車，心中希罕道：「咦！這兩輪車兒立着倒好耍，呔！你這兩個車兒，可賣的麼？」賣與俺淡公子耍頑耍頑。木蘭喝道：「蠻小卒，不必多嘴，看鎗。」淡竹葉使其兩個金果鎚盤旋好殺，約鬥二十餘合，被木蘭逼開鎚，望心砍一鎗，刺於馬下，嗚呼死了。木蘭把射干鎗挑死無數番兵，却去助青蒿戰淡豆鼓。淡豆鼓忽見姪子戰死，心中氣憤，又見木蘭鎗法利害，抵敵不住，大喊一聲罷了，將兵取回南星關，誰知木蘭的雲寶車，如飛雲般，隨後也到，閉關不及。淡豆鼓撥馬再與木蘭戰七八合，木蘭一鎗刺中左臂，幸未重傷，負痛大敗，領兵棄關而逃。去見巴豆大黃去了。木蘭召兵搶關，把餘軍殺散。金石斛衆將大隊人馬，俱進南星關，贊羨木蘭之能，一面改立旗號，一面出榜安民。金石斛差人去漢營報捷。漢將劉寄奴移駕南星關，百官擁護，排着鑾駕，宮娥彩女侍奉。決明子與覆盆子、女貞、仙徒弟等都扎營於南星關，衆將朝賀畢，金石斛備稱木蘭之功。決明子記功簿訖，於是大排盛宴，與諸將暢飲。決明子道：「番王此去，料其糧乏，必是再去頒兵來，以決勝負。」漢王道：「朕受番狗之累，有賴衆卿猛勇，赤心爲國，仗諸仙道法，以助朕躬，務要奪取番邦幾座關山，以解朕憤，使番奴喪胆，則不敢正視吾邦矣。」決明子道：「番兵再有異人僥將，前來阻鬥，未可諒也，可令探子王不留行前去打聽。」那金石斛令王不留行去了。次日歸來說個備細，番王與高良姜等皆屯

兵於防風關內，那座防風關，高有十餘丈，兩邊皆是高山，堅固之至，待救兵與糧草到來，方能出戰。南星關總兵淡豆豉失關逃回，苦告其事，備說：「臣姪淡竹葉勸臣開關出敵，今賤姪已戰死，臣臂上又中一鎗，不能取勝，以致敗回。」那番王聽了大怒，要斬淡豆豉高良姜，告免道：「他本不欲出戰，害於姪子之手，他是血氣之勇，與漢將抗拒，自應到死。」番王怒氣不息，責了淡豆豉一百桑杖。小的探的備細特來報知，決明子賞了王不行留對漢王道：「看那局勢，不知罷兵幾時，今又是初夏天氣，難於交兵，且待養兵幾日，再作商議。」於是傳令衆軍士，把糧草皆屯於南星關之左，升麻縣內，新降縣官石專，他道：「也老實，那決明子屯糧以佐久遠之計，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蜀椒山草寇造反 石龍芮斧臂強徒

昔年盜賊已多年，今日兇徒又日延；維曰始終有本末，彼越先天欺後天。

話說大漢國宜州蜀椒山，又有三個強盜占住，兩個爲頭的強盜，乃是兄弟二人，長曰天門冬，次曰天花粉；向在山東打獵爲生，原係天竺黃之族弟。舊聞天竺黃在此稱王作霸，威聲振於遠方，故遠遠趕了來，及到山脚，却已不見，遍處打聽，已知被金石斛驅逐他方，不知去向。弟兄二人就在山內，效那天竺山的故事，後又來一個強人，姓馬名蘭，乃是宜州蕤仁縣中馬快出身，自知縣甘蔗命他到來捕捉強盜，却被木門冬捉上山來，要他坐了一張交椅，在山中打劫客商擄掠民財，殺人放火，聚集嘍囉，又招南藤山大盜楊樞赤，同到蜀椒山事作，山寨中甚是興切。忽一日山下有個相面先生經過，天門冬喚上山去，要他相面，那相面的見了那班強盜，嚇的戰兢兢，亂料相了天門冬道：「後來大貴之相。」天門冬大喜道：「先生姓甚名誰？」那相面的道：「學生姓米名仁，別號薏苡。」天門

冬問道：驥先生說俺大貴之相，可能霸業否？米仁道：大王如此豪傑，足堪霸業盛事。天門冬大喜，留米仁於中爲參謀商議大事。米仁道：目今皇帝出駕征蠻，大將等皆出征去了；漢朝無甚大將雄兵，朝中的俱是老臣權政，自古說國不可以一日無君，無君則天下亂，大王乘此時招兵買馬，以圖業。那天門冬與衆強人聽了大喜，克日招兵收馬，取了宜州白英關，此關乃當日木通把守的，將把關將士盡殺死，奪了白英關。此關以爲根本之基，固缺糧草，打到蕤仁縣家，將縣官甘蔗殺死，劫了縣內銀糧，百姓驚慌無措。前朝府知府秦參領官兵屢捕不獲，卽具告急文書，申奏當今天子，乞發兵將人馬剿除。却說天門冬與天花粉弟兄二人，稱爲二天王，封米仁爲承紹，馬蘭楊爲將軍，天門冬號爲飛龍，正天王，天花粉爲飛虎，副天王。他踞宜州一帶的地方，搶財劫物，殺人無厭，搶奪良家女子，上山淫慾，好酒貪財，擄來的寶貝物件，積堆如山，都藏在海金沙寺內。那海金沙寺日前乃是有道高僧居住，近來有兩個遠方來的狠和尚，霸住了一個叫俺陀羅，一個喚做大空和尚，俗名芒虱，因他兩個和尚有些手段，天門冬與他打通了一夥。那兩個和尚，靠了大王的強勢，將經卷焚化，靠着兩把鋼刀爲生，殺劫人家，把老的，小的，盡皆殺死。只要財物，與有貌女子，不論孤孀寡婦，搶到寺中，淫慾無度，將好的獻於天門冬，那班強盜日日，在山中開宴，與搶來婦女取樂。令將軍馬蘭楊領五百嘍囉兵，去攻打申州。却說申州乃是石韋管轄的，因出征去了，託弟石龍芮，生得身長八尺，力大無窮，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斤。當日聞說強盜犯境，吩咐把城門緊閉，令三百軍士上城把守。自却去參將黃環商議。那黃環乃是黃連嫡親兄弟，爲參將，本事利害，使兩條竹節鋼鞭，重百二十斤，爲人忠厚。夫人甘氏，小名菊花，卽是甘國老之女，有子黃寮郎，年十六歲，乃是一個小英雄，一手能接飛來之燕，兩臂會開二石之弓。善使兩條雙鞭，乃是馬口鐵刀打成的。名曰馬鞭，重八十斤。當下石龍芮進轅門，至廳上黃環出來迎接。原來黃環與石龍芮乃是厚交契誼之至，不時來往，當下石龍芮把強寇犯

界，欲奪城池之事，告訴一遍。云：弟孤力不能支，吾特乞吾兄相助一臂之力！正言間，只見黃寮郎射獵回來，兵丁背了無數鴿、鷄、鷹、狐、兔等物，到堂上，拜見了石龍芮，口稱世叔，拜罷，侍立傍邊。黃環將蜀椒山盜寇霸業，劫掠民財，搶奪城池，殺戮官兵，橫行無狀，等語說與黃寮郎道：方纔犯我邊界，故石世叔來與商議。黃寮郎道：方才孩兒出花門去打獵，撞見無數嘍囉兵，在那裏調戲人家婦女，孩兒一時怒拔劍殺了數人，後有一個強徒，喚做馬蘭騎了一匹黃馬，手執一把銀刀，趕追將來，孩兒就與鬪了一陣，那賊詐敗而走。黃環道：有這等事，石龍芮稱贊不已。忽軍校飛報道：賊兵攻打東門甚急！黃寮郎聽了大怒，對父親黃環道：孩兒誓誅此寇，石龍芮大喜。黃環進內收拾兵攻盔甲等物，點起本郡步兵五百，與黃寮郎同去。於是石龍芮回府亦點兵一千，天色已晚，此時還是仲春天氣，四月上旬，却還未熱。當夜黃環父子宿於石龍芮府中，次日平明，衆將士造飯披甲，三聲砲响開了城門，兩邊列成陣勢，鳴金擊鼓，那賊營中跳出二強賊來，都騎戰馬，立旗門下，先是一個鬚嘴面黑的強盜，手執一枝方天畫戟，領了百十個嘍囉兵，前來對陣。漢將抬頭一看，你道這強人是誰？

面黑濃眉一嘴鬚，腰大身長九尺多，手持畫戟騎駿馬，椒山強盜是楊樞。

石龍芮見了騎一匹白馬，使動開山大斧，衝將出來接戰。衆兵將喝聲彩，果然那石龍芮好一表人物，有臨江仙爲證。

鵝眼雁睛頭似虎，燕額猿臂眼腰；申州守把是英豪。愛騎雪白馬，喜着絳紅袍，腰下龍泉掛一把，開山斧斜嵌銀條，性剛誰敢分毫犯，總兵之昆弟，石龍芮名表。

當下石龍芮衝出馬來，大喝道：賊強盜，汝占住巢穴，不想去邪歸正，倚了天賊之勢，毫無忌憚，擅敢來侵我城池麼？楊樞笑道：俺奉天王之命，特來取你城池，你若好好獻城，與我歸降天王，不失封侯之位。石龍芮喝道：還不

快快下馬取縛，尙在巧言花語，照斧罷楊樞大怒，使畫戟直刺石龍芮，一來一往，殺到二十多合。楊樞他終是草寇，如何敵得住！心內着忙，正要逃走，被石龍芮一斧如快刀劈蘿蔔，連人帶馬死了。石龍芮把大斧殺散餘軍，惱了馬蘭，騎了一匹黃馬，執了一把銀刀，殺將出來，要與楊樞報仇。漢將石龍芮等抬頭一看，你道那個強盜怎生模樣？但見：

臉闊微鬚七尺身，身披鎧甲是推銀；劍刀手執騎黃馬，馬蘭馬快盜將軍。

當下馬蘭大罵漢將，傷了俺的楊樞將軍，不共戴天之仇，照刀罷一刀正望石龍芮頂門砍將下來，石龍芮大怒，把開山斧擋住，回過馬來交戰。二人戰了三十回合，勝負未分。黃察郎在門旗隱裏，拈弓搭箭，一箭正中馬蘭右臂，撇了銀刀，心慌負痛而走。石龍芮趕上一斧砍死。可憐兩個強盜，本事低微，不會大戰幾場，嗚呼身死了。那石龍芮把百嘍囉盡殺散，得勝而回。黃環迎着大喜，誇獎石龍芮英雄了得。石龍芮道：還有兩個猛和尚，乃是海金沙寺內的，這二僧亦附天門冬爲盜。黃兄！我們明日領兵殺到宣州，復得白英關，殺勝天強盜，此爲上策。環黃道：然於是寫表申奏當今天子，不在話下。却說楊樞馬蘭手下的敗殘兵，連夜逃回宣州，蜀椒山報知二天王，天王大怒，卽與米仁丞相商議。米仁道：申州的兵將有多大本事，此皆二將軍不用心之過，致有此失。來日天王可親自領兵前來，報二將之仇，奪他的城，送他的死，有何不可。二天王甚喜，夜開宴暢飲，令美女歌舞於左右，笙簫鼓樂好不熱鬧。二天王歡喜無厭。天門冬吃得醺然，口裏只說快活。遂念一首詩道：

馬掛征鞍將掛袍，柳梢枝上月兒高；男兒要取封王印，腰下常懸帶血刀。

天花粉亦吃得大醉，隨口和道：

天爺愛着錦龍袍，飛虎林中霸業高；殺盡世間無敵手，逆了俺家總一刀。

米仁亦吃的歡喜，亦隨口和道：

身爲元宰衣紫袍，區區神相最爲高；生平不曉鎗和棒，心似銅鎚口若刀。

念畢皆大笑。天門冬問米仁：俺封你爲丞相，你心中得意否？米仁道：那怎麼不得意？此是學生上山來的時節，與二位天王相了面，故天王酌謝學生的說多丞相面，故封爲丞相。說罷，衆皆大笑。次日平明，天門冬弟兄二人，頂盔貫甲，帶了一千嘍囉兵，把山內事情託了米仁，二天王領兵到海金沙寺內，同了曼陀羅大空，兩個猛和尚，一齊來奪申州。後人有詩嘆曰：

天竺前車已覆亡，天門後轍復猖狂；千個嘍囉皆赤子，不知幾個免遭殃！
畢竟天門冬天花粉二人，奪得申州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寮郎戰死二兇僧 黃石力除雙天王

稱王作霸果然強，又有兇僧勢力倡；命運蓋夸黃石現，戮除二禿有寮郎。

却說天門冬天花粉領了一千嘍囉兵，令大空和尚曼陀羅二僧爲先鋒，殺至申州東城門外離城十里，扎營棚。天門冬令曼陀羅大空和尚領三百軍前去攻城，我隨後就來。曼陀羅大空和尚一聲得令，放炮攻城。內黃環與石龍芮商議道：我們正要起兵前去征勦，他反來送死。石龍芮道：他遠來必要奪俺城池，我兵以逸待勞，戰無不克，吩咐開城迎敵。一千兵馬擺成陣勢，賊兵隊裏曼陀羅出馬，手執明晃晃一把鋼刀，你道怎生形狀？

頭箍金扎額，亂髮身披黑直緞，條束黃絨，食癡愛財寶，酒色行中，鋼刀執一把，到處行兇。

那曼陀羅耀武揚威，來至漢陣搦戰。門旗下惱了一個漢將，跨馬舞鞭而出。衆兵將視之，你道是誰？正是：

味在漢朝建功勳，與國家鎮守豈山，虹霓氣逼十生寒，鞭能安宇宙，弓可定鹿裳；虎體少腰猿臂健，跨龍車穩坐雕鞭。威風聲價滿州關，申州有俊傑，參將是黃環。

當下曼陀羅使鋼刀直取黃環，黃環輪動雙鞭，急架相還，兩個好殺，烟塵亂起，畫角齊鳴，果然那和尚狠勇，鬥了三十餘合，那大空和尚領賊兵三百騎馬，使一條禪杖，前來掩殺。

面如黑漆眼如鈴，不看經卷要殺人，持強那怕如來佛，大空和尚是邪僧。

大空和尚領賊兵殺過來，惱了小將軍黃寮郎，策馬舞起兩條缺馬鞭，領兵而出。衆兵將看那黃寮郎，威風凜凜，果然一非俗，正是：

漢朝功臣後裔，當國朝老外甥；家傳鞭法最通神，英武熟經陣戰，舒手能接飛燕，彎弓解射雕羣。小將立志定乾坤，黃寮郎英名大振。

當下黃寮郎舞鞭直取那黑臉和尚，大空使動禪杖，縱馬相迎，戰不到數合，大空和尚力懼，禪杖空處，被黃寮郎一鞭打倒，飛身下馬，拔下腰間寶劍，一劍那大空和尚的頭，如西瓜般滾下。黃寮郎拾了首級，飛身上馬，殺散賊衆，舞雙鞭助那父親黃環。那曼陀羅好不了當，殺到五十回合力怯而走。黃環父子領兵追趕，忽聽炮响連聲，二天王的兵馬到了。黃環不趕，即與黃寮郎同在門旗下，與石龍芮觀看。只見賊毫無法度，隊伍不分，旌旗不整，如螻蟻般。黃環與石龍芮笑道：你看賊兵不諳紀律，皆是烏合之衆，真可笑也。只見天門冬領兵馬與天花粉、曼陀羅如飛而來。天門冬亦擺陣勢，使弟天花粉出馬。石龍芮撩馬橫斧亦出。看那天花粉的強盜，怎生樣的裝束？只見：

戴了黃金盔，穿了錦紅袍，披了魚鱗甲，腰了獅鬃帶，踏了抹綠靴，拖了鐵鋼叉，騎了灰黑馬。

石龍芮看罷，大喝道：猖狂的賊寇！我正要領兵勦滅，今汝自來送死，賞汝一斧。說罷，便輪斧砍去。那天花粉閃過，縱馬搖叉戰那石龍芮。各逞威風，盤旋賭鬥，衆兵士看的呆了。只見又來斧去，嗽噴劈拍，斧去叉來，二人大戰。殺到五六十合，勝負未分，強盜和尙曼陀羅又出，輪鋼刀殺將過來。小將黃寮郎使動八十觔的鐵馬鞭，與曼陀羅大殺二十餘合，黃寮郎心中忖道：與他力鬥，不能取勝，算計已定，又戰了五六合，招架不住，詐敗而走。曼陀羅追來，黃寮郎眼明手快，忽地閃於馬側，曼陀羅驟到收馬勒住，被黃寮郎拔劍斬之。拿了首級進營。黃環大喜，時二僧頭首級令城上。却說石龍芮與天花粉廝殺鬪了許多回合，天色已晚，各歸營寨。次日天門冬出馬，領了三百嘍囉兵，搥鼓吶喊，天門冬騎白馬，手執大斫鎗，殺將過來。那天門冬的強盜，望他怎生打扮？

頭戴着雙龍金盔，身披着白銀鎧甲，外罩着大紅蟒袍，腰束着碧玉寶帶，足蹬着粉底烏靴，手執着大聽寶刀，下坐着銀鬃白馬。

參將黃環舞起竹節鋼鞭兩條，策馬迎敵。天門冬這把大斫刀，有七十餘斤，殺將過來，大罵漢將，殺我數員大將，與爾等誓不干休！好好將申州獻了，免我一刀。黃環大怒，喝道：汝這強盜，搶財劫物，奪國家之城廓，殺戮官兵，淫良家之婦女，占住山寨，稱王作霸，十惡不赦，死有餘辜。今日惡貫滿盈，吃我一鞭。說罷，縱馬輪鞭便打。天門冬大怒，舞刀劈面砍來，兩個一來一往，大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石龍芮舞動開山大斧，亦戰三十餘合。黃寮郎持了兩條鐵馬鞭，亦鬥了五十多合。盤旋接戰，天門冬力懼回營去了。次日賊將天花粉使鐵鋼叉來，漢營搦戰。石龍芮迎敵，鬥二十合，黃環領兵助戰，不數合，天花粉敗走。黃環馬快追上一鞭，打在背上，滾下馬來，嗚呼死了。天門冬大怒，勒馬舞刀，領了七百嘍囉兵，前來與弟報仇。黃環與石龍芮道：如今只剩得他一人，怕他怎麼一發結果了他。黃環使雙鞭，石龍芮舞大斧，雙敵天門冬。那天門冬雖則勇猛，敵不過二將，心中憂悶，追思兄弟已死，黨

羽折盡，前日稱孤道寡，思量霸業，只好畫餅充飢，回山去有何面目見米丞相？不如拚一死與他交戰，想罷，抖擻精神，力戰二將，手下嘍囉，看看七去其三。天門冬抖擻精神，又戰十餘合，却被黃寮郎領大兵一衝，三百個嘍囉兵，東倒西歪，死了一半，只剩得殘兵二百餘。天門冬氣力不加，被黃環一鞭，着於腿上，負痛之甚，要敗下來，力氣用盡，看看待斃，乃大叫道：

霸業成時爲帝王，不成且自把身亡。

叫罷，拔劍自刎而死。那一二百嘍囉兵皆逃散了。漢兵齊上，把天門冬的屍首砍爲肉泥。石龍芮與黃環商議道：今除却大患，他拒住宣州，白英關其勢甚大，必有餘黨在彼，可卽領兵去勦滅他的窟穴。黃環道：是就連夜起兵，殺至白英關，已是次日午時了。只見關門緊緊閉上，有一二百把守嘍囉兵。黃環石龍芮吩咐放炮攻關。那米仁在蜀椒山中，只見那些嘍囉飛報道：丞相不好了！二位天王與尙兩個俱已被殺，將士殺死大半，餘皆潰散。今申州總兵與參將已殺到關下，勢在危急，請丞相定奪。那米仁聽了魂飛魄散，如泥塑般呆看，做聲不得。那嘍囉催着米仁發抖道：這這事怎處？天天天王如此猛勇，怎怎麼被他殺了呢？忽又有一個小嘍囉報道：漢將在關外架雲梯攻打，看看待破，請丞相速定奪。那米仁發抖，又聽得烘隆隆的炮聲震地，心胆俱裂，忙換了衣服，仍做了一個相面先生，逃到遠方去了。衆嘍囉盡皆散夥，關中的士民百姓，開關迎接，漢將進關，黃環石龍芮黃寮郎三將領兵進關，直抵蜀椒山中，遍處收檢，並無一個強盜，只見數十個小嘍囉皆在那裏東逃西奔。石龍芮捉住一個，喝問道：那些強盜躲在那裏？小嘍囉只顧哀告道：乞饒狗命。石龍芮道：你快快說來，我不殺汝。小嘍囉戰兢兢的道：並無強盜，只有一個米仁如今逃走了。石龍芮喝道：饒你殘生去罷。那些嘍囉逃得半個也無。黃環石龍芮黃寮郎引軍搜入廳上去，只見廳上那供器珠燈錦屏無數玩器之物，俱是搶來的，那強盜好不

受用。中廳上豎着兩面大旗，左邊大書飛龍正天王，右邊書飛虎副天王。內列着三把交椅，多是虎皮靠背，兩邊多是刀槍等物，好不威風。石龍芮看了大怒，急令軍士打毀了收進。內廳皆堆積着受用器具，珍饈百味，美酒數十罇。石龍芮吩咐軍士，盡數吃了。來到一間庫房門內，用大鐵鎖鎖着。石龍芮一斧砍開，裏面多是金銀寶物，有數箱，吩咐軍士般運出來。黃環到了後堂邊，二間房內，關着那些搶來的婦女。黃環令軍士放將出來，共有五六十個美貌婦女，皆啼啼哭哭，也有散髮披禁，也有蓬頭垢面。百般苦楚，見了黃環，皆跪下哀求救命。黃環道：「你是甚麼人？那些婦女哀告道：妾等皆是良家女子，被那強盜搶來的。望老爺救我們殘喘，提出火坑，此恩此德，沒齒不忘。」黃環令軍士出去，教那些被搶來人家多來認去。衆百姓大悅叩頭，千恩萬謝。也有母認女的，也有夫認妻的，也有哥認妹的，也有姑認媳的，也有弟認姐的，那許多百姓皆啼啼哭哭，說說話話，多認去了。石龍芮教那被搶百姓，多轉來，把一半金銀，賜賞了衆人，衆人大喜，拜謝去了。將一半金銀充爲軍用，把山中廳房放一把火，焰騰騰的燒盡，三人帶了人馬，回到白英關，撫慰了百姓。又那海金沙寺內，山門不鎖，着打將進去。寺內堆積無數物件，金銀銅錫器無數，錦帛布疋衣服等物，米有六棧，正在盤檢，忽前胡府知府秦參前來拜謝。石龍芮黃環道：「先生，你可將這些物事盡皆入庫，米糧散於窮民。因這些百姓驚惶，故賞了他。」知府秦參道：「是。」石龍芮黃環環父子，別了知府，領兵至白英關，秦參與衆百姓相迎出關。三將領兵，離了知府，不一日已到申州。如今除了大患，心中歡喜，緩緩而回。離城有五六里，只見城門外塵頭大起，許多兵馬放炮連天。黃環石龍芮等大驚，看看漸近，當頭有一貴官，年紀五十多歲，頭戴烏紗，身穿錦袍，腰繫碧玉寶帶，騎白馬。那員貴官上前問道：「來將莫非黃石將軍麼？」黃環石龍芮黃寮郎皆下馬拜於馬前。他道：「那貴官是誰？他就是宰相杜仲，因保王孫太子在宮，聞知蜀椒山草寇造反，又得了前胡府秦參的告急表章，後又石龍芮黃環報捷奏章，王孫太子命杜仲領前騎軍五

千前來助戰。當下黃環石龍芮皆認得是宰相杜仲，卽把上項事一一稟知。杜仲大喜，帶了三將，連夜還京。將三將的功勞，一一奏明王孫太子。太子坐銀鑾殿，三將朝賀。太子看那三將，皆是威威武武，真英雄也。卽出鈞旨，封黃環爲威勇將軍，石龍芮爲滌寇將軍，黃環之子黃寮卽爲英武大將軍。擇日起兵，到邊關去助萬歲征蠻。建功立業，父皇自當陞賞。那三人皆呼千歲，千歲謝恩畢，退出了銀鑾殿。行出午朝門，一路回來。石龍芮吩咐家將等，把守城門。黃環黃寮卽父子二人，別了甘氏菊花，擇了五月上旬吉日，起兵三千，去邊庭助帝成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警臺亭漢王賞花

水精湖蛇怪興妖

暑炎天氣且逍遙，君共人臣咏興豪；觀景持觴臨樂地，豈知水怪作波濤。

却說漢王交兵，因番邦屢負，又缺糧草，幾處救兵未到，故退入防風關內。又值六月初頭，天氣炎煖，故此兩相罷兵。那漢王與軍師決明子、法師覆盆子、元帥金石斛等，各處遊玩，忽訪着一個所在，離南星關十餘里，有個亭子，方圓六七里，那個亭子，高有五六丈，內中雷台殿閣，曲折迴廊，朱漆欄杆，中間榻檯椅凳，排滿供器玩好之物，無數。那亭子週圍一帶樹木，柳松榆楊桐竹之類，四面皆是綠池，植着荷花。漢王在此，喜出望外，從紅木漆橋行過，只見金魚躍戲池中，抬頭看來，樹木茂盛，雀噪高枝，那空閒地上，栽着四時不謝之花，乃是旋覆花、鳳仙花、番紅花、茉莉花、雞冠花、田蕙花之類。原來那個亭子正中，有一間，乃是雲台亭，三個金字，此處是番邦胡椒國頂好所在。那漢王與決明子道：「這所在生平少有到的，可暢遊一番。」決明子道：「如此真足以樂盡平生也。」漢王甚喜，與衆人各處遊玩，卽又推開四面紗窗，眺望野景，衆皆歡喜。可知其間若何妙趣。但見：

青鬱鬱山峯疊翠，綠依依野樹堆雲；四面流水遶中亭，幾處疎篁沿小徑；茅廬傍澗，松竹成林。

漢王甚喜，與決明子道：不枉遠來，征蠻一番，孝崩那知有此好景，今遊玩了這一日，頓覺清閒，若忘塵世矣。決明子道：如今可回去麼？天已晦了。漢王道：朕不欲回去，可令將飲食運來，待朕在此間逍遙幾日。決明子只得依允，令軍士搬運飲食，至晚點了番地買的南燭。決明子覆盆子黃連金石斛木通文官甘諸，卽甘國老之弟，爲諫議大夫，又有大夫石松許多文武，保護與王宿於雲台閣蘭香亭內。次日荷花盛開，漢王傳旨，大開宴與衆文武賞荷，以暢樂事。不一時，將盛宴排於雲台亭中，且備齊鳳髓龍肝，堆滿山珍海錯，得全又有薄荷糕、茯苓糕等物。那亭子寬大風涼，將三面紗窗大開，漢王坐於正南，百官皆拜舞。漢王道：朕今日樂於賞荷，與文武官暢飲，不枉諸卿遠來征蠻，一番辛苦也。爾文武不必行君臣之禮，皆稱就位。衆文武拜謝了。軍師坐於左，法師坐於右，元帥與衆文武皆依次而坐，真是荷花大興，清香滿座。但見：

前臨湖背，後映波心，數十株楊柳綠如烟，一二池荷花紅照水；涼亭子吹開碧檻，水閣中風動朱簾。休言天下大名山，只此便爲真勝景。

當下漢王與軍師決明子等道：今日在此地，勝景開宴賞荷，亦算人生一樂也。衆文武可賦詩一首，以誌其事。決明子道：陛下可先吟一首，衆官隨後。漢王卽賦七言絕句一首云：

寄跡雲台偶賞遊，涼生暑淺竹林幽；荷花入座清成趣，興酣欲趁採蓮舟。

漢王吟畢，衆皆稱羨。就請軍師妙句。決明子謙道：貧道無能，且先請法師一咏。法師覆盆子道：有占了。卽吟道：

藉欲欄杆倚竹扉，沉然久坐午風微；涼亭何用揮執扇，菡萏叢開清釀肥。

覆盆子吟罷，決明子亦吟一首云：

雲清芳草遶河洲，水碧美渠開一池。勝景不嫌人事隔，身閒常伴帝王期。
元帥金石斛亦吟一首道：

幽情蔽日千竿綠，閒內當風一榻清。遠聽聲聲蟬益韻，時見頻頻燕入林。
漢王甚喜，教諫議大夫甘諸咏詩。甘諸謝了恩，亦賦七言絕句一首云：

愛有高歌吟詠興，何須絲竹管絃聲。怡情桃熟堆盤豔，適意荷香滿座清。
甘諸詠畢，黃連亦吟一首道：

勝地多情酒百觴，驪歌一曲賦滄浪。歸家檢點吟荷句，風土依然兩故鄉。
黃連賦完，木通亦吟一首道：

暑炎亭上盼蓮紅，離却江山幾萬重。隨主征蠻平定月，鳳凰池上立勳功。
大夫石松亦賦一首云：

夏日芙蓉映碧流，興因遲日放扁舟。閒吟絕愛漁歌子，釣艇尋盟問白鷗。
當下衆皆吟畢，漢王大喜。酒過數巡，漢王喜出望外，不覺手舞足蹈，又吟一首道：

恨不移山傍此湖，飛來雲作一峯孤。杯隨綠葉乘時漲，箋碧荷花映水波。
漢王吟畢，天色已晚，池邊蝦蟆噯噯，庭前螢火煌煌，涼風搜搜拂衣襟，銀漢勻勻遮星月。漢王與衆文武皆於

酣而罷。却說那巴豆大黃與高良薑、萎蕤道人、天雄元帥等，在防風關內，已打聽漢王君臣等皆在雲台亭看荷

遊玩，番王與高良薑道：「可惱這廝，倒來受俺地方的清福！目今荷花盛開，到被這廝逍遙快樂，恰好不屈氣萎蕤道人道：「真主勿惱，那雲台池東，直通水精河，當河水中白石洞，有個水仙，他在洞中修煉，貧道與他有一面之識，

他手下有烏白二怪，善能呼風喚雨，興妖作怪；今漢王在雲台亭留戀日久，必定未去。待貧道去說那水仙，領那二蛇精，去雲台亭作怪便了。番王聽了甚喜。萎蕤道人到水精去，用水遁法，見水仙去了。却說漢王與衆文武，在雲台亭盤桓數日，賞看荷花，君臣宴於亭上。那漢王決明子、覆盆子等觀賞盛荷，忽然起一陣怪風，好不利害！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沉沉催來急雨；滿川荷葉，半空中翠蓋交加；遍水荷花，遶河面紅旗繞亂。吹折崐崙出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漢王大鸞失色，諸官戰慄畏懼。覆盆子道：此種惡風，必有怪物，卽與衆武將道：那怪物決然利害！諸將可執兵器以待。衆皆道是覆盆子披髮仗劍，忽見怪風過處，頃刻間河中水漲了三四尺，烏雲佈滿，細雨濛濛，白浪滔天，水面上半雲半霧，來了兩條大蟒蛇，一條似烏金紙般黑，一條雲練般的白。其身大如龍舟，其首猶似荷花，眼大如西瓜，口張若血盆，吐出燎牙，如銀鎗雪亮，叫聲朗朗，尤若寺院木魚聲，其聲不會聽，聽了嚇去魂，其形何曾看了怕殺人。那二蛇橫亂於半空，須臾之間，忽變了一個白臉將軍，一個黑臉將軍，皆使兩條長鎗，搶將過來。決明子令軍士放箭，軍士一聲答應，放起亂箭。那二蛇精，身穿鱗甲，其滑如油，那裏射得着；惱了黃耆，跨上麒麟踢舞動馬刀，將麒麟背上拍了三拍，起於水面，戰那烏稍蛇精。黃蘭足踏了雲靈車，使射干鎗，起鬥在半空。那白花蛇怪，只見東邊又是狂風大作，捲水搖天，波濤兇湧，浪頭開處，衝出一隊蝦兵蟹將來，中間有一個道人打扮，原來就是那個水仙，騎着一條大水蛭，他手中執了一個水栗鏡，如水車般而來。離那雲台亭，有半里許，水仙騎着水蛭，在空中耀武揚威，那雲台亭上，閃出那位女貞仙來，左有山慈姑，右有金銀花，那兩個徒弟，亦學會了縱雲法，當下女貞仙與兩個徒弟，駕一朵雲，高十丈許，正遇着水仙女貞仙，喝道：何處妖仙！敢來興妖作怪，有驚漢主，

那水仙道：爾這婦人不知事，貧道乃離此亭千里，水精河中，白石洞洞主，水仙是也。因謂巴豆大黃，乃是胡椒國真主，理應創業成帝，以吞併各國。茲爾漢王屢敗真主，故而委蕤法師請貧道前來，以法擒拿漢王，你這婦人不要多管。女貞仙聽罷，喝道：你這妖仙，住在河中修行，番王乃是漢王之臣，他強暴戾，以臣伐君，此爲大逆，你今助逆爲惡，前來逞弄妖術，汝若不速去隱跡，教你但承受劫數便了。水仙大怒，回過水蛭來，舞起水栗鎚，便打兩個在空中鬥了十數合。水仙力怯，口中噴出一道黑氣來，焰森森利害難當。女貞仙打了一個寒噤，這一口氣，若是凡人聞了，卽死。當下女貞仙將那蚤休劍晃起，水仙側身閃過，那坐的水蛭，其滑如油。水仙又吐出一口黑氣來，如烏雲般，直噴至雲台間，軍士先聞着死了數十。覆盆子大驚，忙將別甲扇扇去，故漢王諸將等皆無恙。那水仙將手中的水栗鎚，照女貞仙打來，女貞仙將當歸扇一扇，收了來。水仙赤手空拳，騎了水蛭，在空中飛舞。山慈姑、金銀花將這些蝦兵蟹將殺盡。且說黃耆、木蘭在空中戰那二蛇精，那兩條蛇變的黑白二將軍，在空中鬥黃耆、木蘭不過，口中吐出無限毒氣來，黃耆、木蘭要敗下來了。覆盆子亦駕雲空中，仗劍捻訣，忽手中豁臘腔一個辟蛇雷，放將出來，如霹靂一般，那兩個黑白將軍，仍變回兩條大蛇，烏稍蛇、白花蛇二怪，皆死於水中。黃耆、木蘭歸至雲台亭，受了毒氣欲死。決明子將不死草與二人服之，吐出了黑水若干而愈。且說水仙騎着水蛭，下來討命。女貞仙與二徒趕下來，一蚤休劍，斫去了水蛭的尾。那水蛭仍是活的，在水內亂遊，雲台亭閃出那金鈴子來，將硃砂牌震住水仙，又取仙人杖照着水仙的腦袋一下，水仙負痛欲絕。覆盆子又放出一個霹靂雷，如山崩地塌一般。那水仙遊留不住，現了本相，却是迴竿大一條水蛇。他在水精河水中白石洞內，修了一千餘年，故得神通變化。當下兩條水蛇，搖首擺尾，兩個眼珠，明光光放采。覆盆子與衆文武細看了一回，笑道：可惜你修千年，今日仍還本相，你且再去修幾千年罷。那覆盆子口誦法語，頃刻風雷大作，河中水泛將起來，那二條大蛇，與無尾水

蛭，并二條死蛇，皆泛將水精河中去了。覆盆子收了法，一霎時風雷頓息，天清朗朗，水中荷花盡皆殘了。漢王嘆息，謝了覆盆子。於是設宴慶功。漢王道：前二日何等興致，荷花盛放快樂，與諸將同飲共賦，今夕花殘，好不寂然傷情也！決明子道：陛下前何喜，今何憂？風雲莫測，禍福難明，這也是命中有定的。正是：

萬事不由人計較，一身多是命安排。

酒闌衆皆無聊散寢。次日忽探子王不留行探得番邦雲母請的當山獨脚仙來了。西域國王巴旦杏與赤車使者，胡王使者，二位大將軍，起兵二十萬，前來助番破漢。馬兜錢運祿已到。巴豆大黃的烏頭太子亦到防風關了。軍勢復振，衆番將咬牙切齒，多要決雌雄，定勝負，不日決戰。金石斛賞了探子，教再去探聽。王不留行去了，金石斛此事與軍師商酌，決明子就請漢王移駕南星關，令衆將士整備征戰之策，門外安營下寨，以待敵軍。未知征戰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五黃將敗巴旦西 銀花遁斬土殷孽

一家五將孰能當，戰伐番君西域國；土內內行行刺客，銀花花墜墜刀傷。

却說黃環父子與石龍芮因征叛寇有功，王孫太子表二人爲將軍之職，命他到邊關助戰，那三人奉了太子的鈞旨，領了三千人馬，飢殮渴飲，曉行夜宿，不上月餘，已至南星關。軍士報與金元帥說，漢朝有三員大將，領人馬而來，要見元帥。金石斛命二子出接。黃環石龍芮將三千人馬屯於關內，即便參見金元帥，却認得是由州參將黃環與子黃寮，卽總兵韋石之弟。石龍芮當下三將參見畢，金石斛道：黃將軍與石將軍遠遠而來，可曾見過萬歲？三將答道：還未。金石斛道：請問黃將軍，不知國家平安否？黃環石龍芮將草寇造反，征勦有功，王孫太子表

爲將軍之職，命小將等到此，以助征蠻，故此以到聽調用。金石斛甚喜。黃連聞知與子黃者，黃岑皆來相會，各訴衷腸。石斛去與兄石韋相見，把往事說了一遍。石韋甚喜。金石斛引黃環、石龍芮、黃寮等去見漢帝，把前項事一一啓奏。漢王大悅道：「朕國家不安，內寇作亂，虧了黃石賢卿，掃除逆黨，朕不勝欣愉！既太子表卿等爲將軍之職，朕亦然之。傳旨內監取銀印三顆，金銀千兩，綵緞百端，賜與三將。黃環父子與石龍芮山呼拜謝，退出銀鑾，安營去了。把關三千人馬，統在大兵之中，三將又去中軍帳內拜見軍師。決明子甚喜，至晚排宴慶賀新將。次日番將胡王使者與赤車使者，二將領五千人馬前來衝陣。黃環見了，策馬舞兩條綱鞭，殺將出來，赤車使者拍馬前來迎敵。赤車使者使一柄大麻刀，有萬夫不當之勇。黃環抬頭一看，那個赤車使者，怎生模樣：

盔上長纓飄火焰，紛紛亂撒猩紅；胸中豪氣吐長虹，戰袍裁蜀錦，鎧甲鍍金銅。大麻刀如同雷練，核心抖擻威風，右突左衝，顯英雄，赤車使者名重。

那黃環看了，更不打話，舞鞭直取赤車使者，把大麻刀急架相還，二員驍將，鬥到四十餘合，不見勝敗。番營內一聲炮响，閃出個西域國王巴旦杏來，騎一匹龍駒馬，使一根金黃棍，重三百餘斤，領了三萬番兵，大施威風，殺將過來。漢陣上軍師元帥與衆將等抬頭一看，那巴旦杏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證。但見：

頭戴雉尾金冠，身穿絳色鮮袍；面如赤赭眼如環，黃金鎧獸吞肩，綵綠戰靴雲散，獅鬘寶帶腰懸；黃金棍棒手中扯，凜凜威風罕見。

巴旦杏大叫漢將討戰，閃出漢將山茱萸，撥馬舞動兩柄大斧，抵住巴旦杏廝殺。那巴旦杏乃是西域國第一個勇將，好不了當，戰到十數合，山茱萸大敗而回。惱了一員少年小將，乃是小英雄黃寮，郎是也。亦舞動八十觔兩條鐵馬鞭，撥馬而來，與巴旦杏戰鬪，血氣方剛，大戰巴旦杏鬥了許多回合，那巴旦杏不放心上，乃喝道：「你這

孩子家，不是俺的對手，叫兩個有名漢將來，與咱打話，汝這孩子快去叫來，咱不殺汝。黃寮郎聽了，猶如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急舞馬鞭，照巴旦杏打去。巴旦杏把黃荊棍架住，鬥了十五合，黃寮郎力怯，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鞭之力。漢營中黃連黃蒼黃岑父子三人齊出，黃連使動三稜鞭兩條，黃蒼舞動馬刀一把，黃岑輪開黃金棍一根，縱騎當先，圍住了。巴旦杏廝殺。胡王使者見了策馬舞鉢，羨黎殺奔過來。漢營上金櫻子挺戟出馬，鬥了二十合。金鈴子持鎗又出，雙戰胡王使者，三十餘合。胡王使者便走，弟兄二人不趕，回過馬來幫助黃環等戰赤車使者。那赤車使者與黃環鬥戰，却好平手，怎禁又添二員勇將，如何敵得住？把大麻刀虛晃一晃，領了五千人馬，敗回番邦而走。金櫻子金鈴子催兵追趕，黃環勒馬舞鞭，亦去戰巴旦杏。黃連黃環黃蒼黃岑黃寮郎，五員大將，併力殺那巴旦杏。巴旦杏雖有舉鼎之力，如何敵過把三萬番兵，殺去數千。巴旦杏自思寡不敵衆，胡椒國大兵又未曾到，咱一人殺他無益。巴旦杏思想一回，攔開那五般兵器，把龍駒馬連打三鞭，領了二萬五千人馬，敗回去了。黃家五將得勝而回。決明子大喜道：今日西域國王巴旦杏耀武揚威，猛勇莫當，却被黃家五員勇將，併力殺敗，足堪挫動胡椒國銳氣矣。五將謙遜一回，軍師上了功勳，五將叩謝而退。金鈴子弟兄追趕赤車使者，二十餘里而回。稟知軍師，說小將兄弟追趕赤車使者轉來，正遇巴旦杏的敗兵，被小將兄弟攔住，又殺一陣，番兵大敗。巴旦杏被三弟金鈴子一仙人杖打中肩膊，負痛而逃，今奪得器械衣盔無數，特來稟與軍師。決明子甚喜，亦上了二人功勞，當下不表。且說巴豆大黃與高良姜姜菱道，人獨脚仙，烏頭太子，天雄元帥，衆將等率領五十萬人馬，出了防風關，二百餘里，紫草什扎下大營寨，却好西域國王巴旦杏敗回，訴說漢朝兵將利害，寡不敵衆，戰他們不住。巴豆大黃道：賢弟這等英雄，猛勇之極，何必太謙！請賢弟且快飲幾盃，今日已晚，來日准備交戰。如今諸卿等扶助偕家，必要報仇，與漢家爭奪天下，是偕之願也。後人道那番王，倚恃強暴，以臣伐君，雖有大兵百萬，勇

將千員，不能奪漢朝社稷，徒損兵將，番王不自悔過。正是：

萬事皆前定，浮生空自忙！

却說獨脚仙是列當山一個野仙，雲母請他來的。那獨脚仙只生得一隻足，凡行動時，立在一輪紫河車上，如風之快，曉得變化。有一個徒弟，叫土殷孽，使一柄大豆刀，善會土行。次日獨脚仙命土殷孽去漢營決戰，若勝了，是不必說；若然輸了，你可悄悄土行去漢營中，殺了漢王劉寄奴，以絕後患，算汝功勞。那土殷孽奉了師命，來至漢營前，執着大豆刀，呼呼喝喝的搦戰。大將杜衡手舞熟銅刀，策馬迎敵，鬥了三十合，不分勝負。黃耆舞馬刀催麒麟竭來助戰，又鬥二十餘回，那土殷孽忽然不見，黃耆與杜衡二人各處找尋，並無蹤跡。黃耆麒麟竭果是寶騎，他把那靈芝鼻孔在地下亂哄，將足亂踏。黃耆已知他走入土內去了，陣上女貞仙見了，即與山慈姑、金銀道、你方纔見麼？那番邦野童與二將戰了一回，鬥不過遁入地內去了。我們下去，與他來鬥一回。原來那金銀花小姐也學了土遁之法。女貞仙與二徒正要下去，只見那黃耆的麒麟竭回來，一路的哄進營內，不能收住，直到內營殿上。女貞仙、山慈姑遁下去，正撞見土殷孽疾走。女貞仙喝道：「你這廝，借土遁前來，作何勾當！」土殷孽大驚，想道：「漢朝也有這好異人麼？想罷，急使大豆刀，與二女仙在地中鬥殺，殺了十數合，土殷孽竟望內殿而去。却說那漢王在內營殿上，與決明子、覆盆子言語，百官隨護，忽見地下一人探入，手執大豆刀，竟望漢王就砍。漢王大驚，頭頂上現出一隻龍爪，托住那刀。覆盆子大喝道：「何處妖魔，敢來行刺漢主！即拔所佩之劍揮去。」那土殷孽使大豆刀，就在殿上賭戰。女貞仙、山慈姑土行追到，奏知君王，即使蚤休寶劍三戰土殷孽，故殷孽抵敵不住，土行走。了。女貞仙、山慈姑土行追趕那土殷孽忙忙的逃遁，約行至漢營門旗邊，見後面不趕，放心土遁，不提防金銀花小姐遁在門旗土內，看見土殷孽大敗而逃，就閃在旁邊，一劍把土殷孽的頭砍下來，心中歡喜，拾了首級去獻。

功去了。原來金銀花極是乖巧，故預先遁在此處守候。料那土殷孽必敗而就而斬之。土殷孽也是命該如此！正是：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漢王乃是仁德之君，真命之主。那土殷孽縱有八臂三頭，也須喪命；如何去行刺土殷孽，不過一野蠻而已。那漢王是：

根深不怕風搖動，樹正何愁月影斜。

却說獨脚仙使徒弟去漢邦行事，等了多時，只顧不回，忙去訴知巴豆大黃。巴豆大黃道：「今徒會土行法，此去必有捷音。正說間，忽有探子報道：『啓萬歲爺不好了！土師被漢元帥之女金銀花斬了。小的探得備細，特來報知。』獨脚仙聽了，目定口呆的悶氣。巴豆大黃大怒，即與烏頭太子，親督軍馬，要與漢王決勝負，誓取他大本。後人道：那番王取不成漢山河，因笑道：

畫水無風作空浪，綉花有色不聞香。

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烏頭鬼箭射漢兵 木蘭鎗挑獨脚仙

從來猿臂勝由基，豈意烏頭兔箭奇；獨脚妖人果妖術，木蘭仙子使仙機。

却說金銀花斬了土殷孽，漢王大喜，決明子進曰：「今殺了番邦異人，彼必不于休，早晚決有大兵到來，我這裏要準備着他，此番異人必多，戰將不少，可令衆將士披甲以待。漢王道：『先生之志甚遠矣。可謂遠志也。』正言間，只

見王不留行探得番王自領兵督將，雲集而來。決明子請漢王看戰。漢王駕到南星關上，元帥金石斛領衆將立於旗門下，三萬漢兵列着，忽見遠遠的喊聲震地，霧氣遮天。番邦人馬如風捲而至，番兵二十萬，排成陣勢。巴豆大黃令衆將一字排開，兩下裏催動戰鼓，吶喊一聲。決明子對漢王道：番王盛氣猶在，說猶未了，只見巴豆大黃頂盔貫甲，領三千鐵甲軍，親自出馬，使一根紫鍔鎗，來到漢營前，大叫漢王劉寄奴打話。門旗下金石斛一匹馬走動，持鎗來戰番王。你道那巴豆大黃怎生模樣？但見：

頭戴鳳翅紫金盔，燦爛與日華爭耀；身披雁翎素銀甲，皎潔與月色齊輝；日角崔嵬，似帶潘王之氣；紫髯飄拂，如像牛馬之威。頤厚而豐，稜稜乎鼻如懸準；面黃而黑，熠熠然目似流星；手中鎗神出鬼沒，坐下馬翻江攪海。

當下巴豆大黃喝道：何不教漢王出來打話？金石斛道：番邦有多少勇將，何不出來鬥戰，却要番王親自勞神費力。巴豆大黃道：爾主欺暗太甚，不得不與他打話，以決輸贏，取爾主之天下。古云：欲求生富貴，須下死工夫。金石斛道：番王你只顧要取吾主的天下，見了無數戰場，反是損兵拆將，倒失城池，如今諒爾不能恢復矣。還想要奪漢家社稷，請番王莫起這個念頭，趁早休兵回去罷。況且番王又是老邁，不能什麼成大事了。正是：

月過十五花漸少，人到中年事已休。

此皆是好言，乞番王詳聽。那番王聽了，氣得暴跳如雷，鬚髮倒豎，拍馬挺鎗，與金元帥大戰四十回合，不分勝負。木通提刀躍馬而出，叫聲：元帥少歇，俺來也。那金元帥一騎馬回營去了。巴豆大黃正門到酣處，忽見木通前來接戰，就挺鎗直取木通。那木通舞刀劈面相迎，各逞威風，皆誇勇力。這一場好殺，怎見得：

一個鬱金刀風馳電掣，一個紫鈕鎗雪洒霜飛；一個是大漢將軍巍巍公裔，一個是椒胡國主奕奕王稱。

一個持強暴，要奪江山；一個保忠良，要安社稷。一個膂力方剛，自號將軍善戰。一個武藝精強，盡道木通義勇。

那場廝殺，好不利害！木通與番王大戰，五六十合，不分勝負。金石斛三萬雄兵，驅過來衝陣，番營中閃出那烏頭太子來，生得面如黑炭，騎一匹雪花馬，使一把海銅刀，重一百五十斤，腰間川芎彎鬼箭一枝，那枝鬼箭，要射死百萬雄兵，也是不難的，射去急還，再不竭的，此乃異人白石英傳他的利害不小。他在番邦，傷了多少英雄好漢。當下飛馬橫刀，殺奔漢陣上來。金石斛抬頭一看，你道烏頭太子，怎生結束？但見：

嵌寶頭盔穩戴，磨銀甲鎧重披；素羅袍上繡花枝，獅鬘帶瓊瑤密砌。抹綠戰靴足踏，川芎鬼箭腰墜；海銅寶刀緊綽，雪花駿馬頻嘶。

烏頭太子策馬舞刀直奔，金石斛持鎗與烏頭太子戰了二十回，烏頭太子詐敗而逃。金石斛催動兵馬追趕那烏頭太子，把刀叩在馬鞍轎上，輕取川芎，搭上鬼箭，扭轉身軀，向漢兵亂射。金元帥急回馬時，三萬兵馬去了一半，急收殘兵，與木通退回營下。烏頭太子巴豆大黃，乘勢衝殺過來，漢兵大敗。烏頭太子猶是不住的，把漢兵射死無數。金鈴子把仙人杖打住，巴豆大黃烏頭太子共領兵得勝回歸。衆將與軍師等慶賀。那金石斛拆了三萬雄兵，悶悶不樂。次日，決明子與覆盆子商議破箭之策，忽小軍報到，營外有個道人自稱獨腳仙，只生得單足立在一小車上，他說來與徒弟復讎。覆盆子道：他徒弟不知是什麼人。決明子道：他的徒弟決然是土遁的野童。覆盆子即喚木蘭道：汝可出去與他打話。木蘭奉命，足踏雲霄車，手挺射干鎗，出營一看，乃是個獨腳人，單身一人，獨足踏上一輪紫河車，手執一條花欄木棍，上畫着十數道靈符法。當下木蘭喝道：你這獨腳怪，到俺營來做甚麼？那獨腳仙喝道：你這小童，不曉事！貧道來與徒弟土殷孽討命，聞說吾徒弟被金元帥之女金銀花殺死，故

特來尋那金銀花打話。木蘭道：你這道人可恥之甚！汝徒弟欠能，本事低淺，自然被他殺了。況金銀花乃我之外甥女，你這人真可羞死，自己的足被別人斬了一隻，還要與人報讎，看鎗。獨脚仙大怒，使起花欄木棍，當頭便打。木蘭持鎗與獨脚仙大戰，兩個皆踏車兒，行動處如風輪般，這場大戰，但見：

一個花欄木棍，一個射干鋼鎗；鎗如龍躍尾搖颺，棍似處起條毒莽。一個仙風俊骨，一個猛烈剛腸。木蘭仙力更無雙，獨脚仙怪形誰讓。

當時木蘭與獨脚仙大戰五十餘回，不分勝負。金鈴子又出使動鉤藤鎗，步行來助戰。當下娘舅外甥，二人雙鬪。獨脚仙又戰二十四合，獨脚仙抵敵不住，條地把那紫河車起在半空中，望下笑道：小童還敢與貧道賭鬥得麼？木蘭在下面應道：聞得。卽把雲霄車亦起于空中，使射干鎗又戰。獨脚仙乃大驚，倉皇鬥了數合，急忙取出一件寶貝來，乃是一塊婆婆石。打將過來，木蘭一閃却打不着。獨脚仙收了回口，念有詞，將婆婆石化爲億萬，在空中望着木蘭打來。木蘭不慌不忙，卽取婆婆針袋，放開袋口，一霎時將這億萬石子，都收在袋內，並無一塊打在身上。那獨脚仙嚇得渾身冷汗，目瞪口呆，呆逃走不戰，被木蘭眼明手快，飛過一鎗，獨脚仙急欲施法，早已鎗到咽喉，閃躲不及，一個倒翻金兜，墜下地來，顛得爛糟一般。可憐獨脚仙修了一世，不得正果，今死於陣上，正是：

三分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

獨脚仙死了，木蘭下了雲霄車，與金鈴子二人正要歸營，番邦來了天雄元帥。黎盧先鋒，二將督領三萬兵馬，前來交戰。木蘭金鈴子回身皆踏小車，多使仙鎗迎敵。天雄元帥舞起水銀刀，黎盧先鋒使動百刺狼牙棒，截住廝殺，四人戰至三十回合，木蘭金鈴子皆把車兒縱于空中，把鎗刺下來。天雄元帥無法，大罵與黎盧領兵而退。木蘭鈴子下來追趕，只見番營衝出一大隊人馬來，當先五員異將，又有一個若仙家結束，頭頂如意冠，身披皂

衣道服，腰繫絨緋，足穿棕履，坐着一隻壁虎，這五員勇將俱各異奇。當下行將出來，木蘭金鈴子正要上前打話，即被軍師洪明子鳴金，二人只得回來。未知那五員勇將與那仙家打扮的是誰等，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伏雞子黑夜偷營 決明師智降柴胡

邪仙一法不能凶，兀是三更去劫營，幸喜明師早設備，智降番將本言功。

話說番邦來的仙家結束之人，原來就是紫死山伏雞子，因鬼督郵折了五行陣，故親自而來。那五個勇將是鬼督郵與四參神將。當下伏雞子騎了一隻壁虎，來至漢陣，使一根清風藤，大叫誰出來會我？漢陣裏走出法師覆盆子來，執一把寶劍，後隨着徒弟木蘭。那覆盆子道：道友請了！伏雞子亦說聲請了！覆盆子道：不知道友領兵前來，却謂何故？伏雞子道：前者吾徒鬼督郵領五參神將，以罷陣圖，却被何人用法破之？傷了沙參神將，今貧道特來打話。覆盆子道：道友，此來差矣。那鬼督郵排此五行惡陣，以傷漢兵，自然被我們破了。況此陣兇惡，無人可破，被石蓋山百合洞署預仙所殺，今道兄此來差矣。伏雞子也不回言，就使清風藤，照着那覆盆子打來。覆盆子揮劍相迎，二仙大戰百十合。伏雞子終是野仙，如何敵得過覆盆子？忙叫鬼督郵與四參將助戰。木蘭大怒，使射千鎗大戰，五人盤盤旋旋，如馬燈一般廝殺。惱了黃耆，使起馬刀，飛動麒麟，竭前來助戰。黃蘭黃耆敵住五將。那伏雞子到底鬥覆盆子不過，便取出一個網來，名為剪春羅，當下望着覆盆子撒來。覆盆子口念法語，那剪春羅忽然倒把伏雞子一網網住。法師忙趕過去，伏雞子騎了壁虎，網了身子，收回去了。鬼督郵與四參將鬥不過木蘭黃耆，亦收兵敗回去了。覆盆子與木蘭黃耆亦歸本寨。却說伏雞子回敗，把罩自己網收下了，與鬼督郵四參神將，回見巴豆大黃說：漢營內那個鬍子道人，法術利害，貧道鬥他不過。巴豆大黃大驚道：今伏師如此神通廣

大，尙且殺他不過，這便怎麼處？伏雞子便道：今日他勝了一場，軍兵歡悅，今晚待貧道領兵去劫他營寨，他們決然不作準備，若去劫他，必得全勝。巴豆大黃大喜，傳旨備酒宴暢飲。飲到三更，待伏師去好劫營。伏雞子道：待至二更足矣。當下巴豆大黃與伏雞子飲酒不題。且說覆盆子與木蘭黃善得勝而回。漢王大悅，決明子與大夫甘蔗、石松出來迎接。決明子道：法師真高仙也。紫苑山伏雞子向聞其名，何等有法！今觀法師妙術，真也少有。石松道：番邦伏雞子乃是一個有法野仙，今統大隊人馬，五員勇將，却被法師與高徒等一力敗之，真可敬也。正言間，忽見一陣旋風，自東而來，把中軍的師字吹拆，衆皆大驚。決明子忙焚香禱告一卦，心中了然。對覆盆子道：此卦甚凶，今夜必有劫營到來，甚是兇惡。風吹拆了旗號，必有應驗。正說間，金石斛至。決明子道：今夜主有賊人前來劫營，你可小心防備。金石斛唯唯領命。覆盆子道：番邦無有別人敢來偷營，只怕就是日間殺敗的道人，他恃三分道術，日間鬥貧道不過，黑夜裏前來劫寨，亦未可知。決明子道然也。覆盆子道：今夜可請女真仙師徒助貧道一臂之力，外又命黃善、金鈴子、甘蔗、杜若與徒弟木蘭三人領兵埋伏於山僻處，那金石斛元帥就去點那五將領精壯雄兵五千，受了計，專等連翹炮響，即便殺出，截住番兵，不許放走，五人聽令去了。却說伏雞子酒散，領了四參神將，與鬼督郵結束停當，軍師高良姜道：師父此去劫寨，必然全勝，弟子等面上有光矣。當下伏雞子與五將領兵番軍一萬，悄悄的一路行來，已是二更左側，此時乃是初秋下旬，並無月色。伏雞子軍法甚嚴，軍喇叭馬摘領，行到漢營前，已是三更時分。伏雞子見那漢營中靜悄悄的，更鼓也不打，知睡熟，便放心殺去，忽聽得前面軍士叫苦。伏雞子使鬼督郵前去盤問，原來寨外都把鹿角佈滿，鐵蒺藜無數，當下拔開鹿角，與那鐵蒺藜，吶聲喊殺將入去，又是頭營，只見許多兵卒，盡皆熟睡，上面一張桌子，煌煌的點着燈火，一把交椅上端坐着日間鬥戰的那覆盆子。伏雞子想道：此人命休。當下丹參神將閃過來一鎗，把覆盆子刺倒。伏雞子大喜，與衆人近見看

時，卻是個草人，裝作覆盆子模樣，旁邊軍士都是草縛的。伏雞子大驚，急叫中計！軍士自相踐殺，天色昏黑，不辯東西。伏雞子取出個夜明沙來，那夜明沙放出，照耀如同白晝，急與五將慌忙引兵殺來，將出，忽聽得營外霹靂一聲，番兵嚇得魄散魂飛。伏雞子當先奪路而走，正走之間，忽聽得有人朗聲喝道：妖仙伏雞子，黑夜偷營做賊，可不羞死！伏雞子暗暗慚愧，策壁虎上前一看，乃是覆盆子。伏雞子又羞又怒，竟不打話，舞清風藤於夜明沙光下，與覆盆子大戰三十多合，伏雞子心慌力怯。鬼督郵與四參將上前幫助。女貞仙與山慈姑、金銀花二徒疾至。女貞仙手起一劍，把苦參砍爲二段。丹參大怒，正要使鎗鬥戰，却被金銀花閃過一劍，殺死。伏雞子不敢戀戰，帶來鬼督郵人參、玄參、神將三將，領敗兵而逃。行上一里之遙，忽聽得半空烘隆一聲炮响，山僻處伏兵齊起，燈毯亮子，不計其數，喊聲如雷。當先五員大將，乃是木蘭、金鈴子、黃著、杜若、甘蔗，領兵一字兒排着，截住去路。伏雞子驚得面如土色。當下五員大將喝道：妖仙待走那裏去？伏雞子大怒，與鬼督郵人參、元參、驅兵衝殺。五員四下裏混戰，番兵拆了大半。甘蔗一枝、金稜藤，打着人參，人參負痛。金鈴子刺斜裏一鉤藤鎗，刺人參於馬下。元參與木蘭鬥戰，被木蘭一鎗，刺中咽喉，嗚呼死了。伏雞子與鬼督郵併力一衝，衝開一條血路而逃。番兵折盡，自思拆了無數兵馬，五參將已死盡，又無寸功，何顏再去見番君？那伏雞子淒淒涼涼，與鬼督郵徒弟回紫菀山，再去修道去了。後來却成正果，有歎伏雞子道：

力微休負重任，術低莫與人爭。盡道神仙有法，伏雞法力何能。

且說五將歸營，訴與軍師說。伏雞子趕得如喪家之犬而逃。人參被金鈴子刺死，元參被木蘭刺死。決明子俱上了功。天已黎明，漢王聞知大喜，稱法師覆盆子與女貞仙師徒大功，命排宴以待。卻說探子報了番王，番王默默無言，閃過高良姜道：吾師歸山，必然再煉法術，前來復讎，未可知也。巴豆、大黃道：伏師雖則中計損兵，也該再

作商議，何得自回山去。高良姜道：「吾師拆了五參大將，許多兵馬法器，心中悶悶，故無顏來別吾主矣。」巴豆大黃不悅，忽報班貓國阿膠大王，又領了十萬雄兵，三員大將而來。巴豆大黃親自迎接，阿膠大王領了三員大將，俱各相見畢。巴豆大黃問道：「那三卿是何將？」那虎頭燕額的，乃是吾國大將軍，姓柴名胡，有萬人之敵，慣使一枝桔梗畫戟，神出鬼沒。此二人乃副將，姓辛名夷，面白者覆姓麥，門名冬，使一個石瓜鎚。辛夷使殺牙鎗一根，皆是撓勇。巴豆大黃大喜，忽探子報到，啓奏狼主爺，那茶葉國大將盧笏，引兵乘虛直扣槐花關，總兵桑黃不敢出戰，來請狼主爺旨意。巴豆大黃大驚，就命皇后靈蒙花與天雄元帥之妻馬蘭花，二人領精兵一萬，歸國防禦不題。次日阿膠大王，令柴胡領兵三千，前去漢陣上交戰。柴胡得令，披甲上馬，帶了三千人馬，來到漢營橫戟索戰。金石斛挺鎗躍馬而出，擡頭看那柴胡，怎生模樣？但見：

虎頭燕額，猿臂狼腰，腰懸銅鑼鋼鞭，打處千軍潰散；手提桔梗畫戟，戟到時萬夫辟易，聲似雷震，有斬將拳旗之氣，眸如掣電，擅投石稱雄，稱雄挽弓，曾射楊柳枝一箭，真穿錢孔，銅人知姓字，見則胆消，鐵漢慕威風，聞之心折。

當下柴胡使動桔梗畫戟，直取金元帥，更不打話。金石斛持鎗劈面相迎，二將各逞精神，威風抖擻，戰到八十分，不分高下。漢營中黃連、黃環、弟二人，輪鞭出馬，叫聲元帥少歇，吾二人來戰這廝。黃連使動三稜鞭，黃環亦使雙鞭，三戰那柴胡本事高強，桔梗戟使得如風掣電，三將不能取勝，直戰日色西沉，決明子鳴金收軍。柴胡亦領兵回營去了。金石斛、黃連兄弟回寨，告與軍師道：「那員番將，這等利害，吾等皆戰他不下。」決明子與覆盆子商議道：「今日這員能將，本事了當，只怕就是探子王不留行說那班貓國阿膠大王的大將柴胡，真有萬夫不當之勇，莫非就是他。」覆盆子道：「此人真撓勇，衆將莫敢其當鋒。」決明子道：「此將直宜智取，不可力鬥，吾有一條名索元

胡索長有六丈，其筋其勁，今付與金石斛元帥，今夜可令胡桃石長生蘇梗茅根四將，去到山僻野處，埋伏伴馬元胡索在彼，明日番將柴胡必然又出來搦戰，可令木通鬥戰，只許敗不許勝，引他到山僻去處，然後放起伴馬元胡索，可一鼓而擒也。衆皆大喜。金元帥連夜行事去了。俱各不題。次日柴胡果然又來討戰，木通使鬱金刀交戰，數十合，木通大敗，落荒而走。柴胡不捨，領了三千兵馬，火急追趕，約趕上三五里，那木通回身大罵道：「番賊，你敢來麼？」柴胡憤怒策馬而追，忽然間撲通一聲，連人帶馬，伴倒於地。四下伏兵，將柴胡捆綁了。木通勒馬而回，對柴胡笑道：「你今日中俺軍師妙計也。」柴胡默言長歎。胡桃石長生等執了柴胡桔梗戟，銅鑕鞭，那蘇梗一徑牽了馬匹而回，三千人馬逃回番營去了。木通扣了柴胡來見軍師，決明子離位而出，曰：「柴軍將被擒，受驚了。今將軍肯降否？」柴胡大怒道：「俺在班貓國，算一員上將，合師被擒，有死而已。」決明子道：「將軍差矣。古云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今胡椒國主暴虐之甚，其罪不可勝數，故吾主以仁義之師，用兵彰討爾班貓國主，反以兵將助他，使彼越持猖獗，吾主天民佑之，屢戰屢勝，請將軍息却雷霆之怒，罷除虎狼之威，今貧道惜將軍之才勇，故不忍加害，請將軍熟思之。」柴胡沉吟半晌，又嘆了一口氣道：「軍師如此以理待人，求賢納士，使末將頓然悅服。決明子喝軍士解其縛，柴胡再拜惟命。決明子甚喜，柴胡又道：「今末將已負了一個不忠之名，與軍師執鞭。決明子又撫慰道：「不日番王也要如此。」柴胡於是死心塌地，各員將官都來相見，並無有憎他之心。次日柴胡見過漢帝，帝見一表非凡，龍顏甚喜，即封爲大將之職。柴胡山呼拜舞，謝恩退出殿庭。忽見軍士報道：「番邦有將討戰，未知有甚麼將，且看看回分解。」

第三十回 覆盆子破雌雄怪 威靈仙收仙子陣

天地平分上下離，雌雄現出一雙奇。仙子陣兇誰可破，靈仙寶杖取收齊。

話說番邦阿膠大王聞說柴胡被擒，心中憤怒，領了撓將辛夷、麥門冬、點兵三萬，來至漢營前搦戰。兩下鼓聲大振，先鋒將金櫻子挺大戟出馬。阿膠大王正欲抵敵，閃過麥門冬欠身稟道：「不須吾主費心，看小將立擒此人。」說罷，舞動一個石瓜鎚，騎白馬而出。金櫻子抬頭一看，你道麥門冬怎生模樣？有臨仙江詞爲證。但見：

盔上白纓飄雲練，素袍本色新。新連環鎧甲砌銀星，雲根靴抹綠繩，皆鎧堆銀，坐下馬如同白兔，石瓜鎚好似流星。阿膠駕下逞豪英，班貓國撓將名冬姓麥門。

金櫻子看罷，使大戟直取麥門冬。舞石瓜鎚，劈面相迎，二將戰到三十餘回，不分勝敗。黃著跨麒麟，舞動馬刀而出。阿膠大王使辛夷出馬。那辛夷生得形容古怪，騎一匹灰色灶馬，使一根穀芽鎗，飛馬而出。黃著抬頭看那辛夷，怎生形狀，有似兩隻貓兒眼，一捧蓮鬚鬚，穿地衣袍一件，外披暹甲一付，足踏髮靴一隻，腰繫海帶一束，手執穀芽鎗，坐下灰灶馬一匹。當下黃著舞刀直取辛夷，更不打話。辛夷持鎗來迎，戰了二十餘合。辛夷抵敵不住。阿膠大王策白牽牛，使起大蒜刀，來戰黃著。當時金櫻子與麥門冬、黃著與阿膠大王，四個鬥到天色昏黑，不見高下。兩下裏收兵罷戰。且說那姜裝道人去胡椒國過大蘄山，說了雄黃怪仙，小蘄山說了雌黃怪仙，同到番營而過。巴豆大黃甚喜，稱爲雌雄二仙師。設宴款待。次日，雄黃雌黃皆上了馬，雄黃手執一枝南大戟，雌黃手執北大戟，都重二百餘斤。當下雄黃雌黃二怪仙，來到漢營，擂鼓搦戰。漢軍師法師等見了大異，衆將俱各驚慌。看那黃雄怎生模樣，但見：

硃砂髮面如紅棗，血盆口一對紅睛。大紅袍染血猩，上廣皮鎧甲如紅鏡。足踏一雙紅戰履，紅銅寶帶腰間存。手執紅梗南大戟，坐騎紅馬火龍奔。

又看那雌黃怎生模樣？但見：

金箔面黃髮蓬鬆，黃嘴闊臉眼如鏡；枳殼黃甲砌金龍，火黃袍上綉雲龍，黃纓戰靴脚下蹬，腰間寶帶是黃銅，黃柄北大戟，手綽黃驃馬，快走如風。

衆皆看罷，石韋、石龍芮弟兄二人出馬，舞斧殺將出來，大喝道：「何處妖怪，敢來搦戰，快通名來！」二黃亦喝道：「漢邦小將，不識俺家大名麼？俺乃大薊山雄黃仙是也；俺乃小薊山雌黃仙是也。」石韋笑道：「你兩個可是個夫妻麼？」二黃大怒，雄黃使動南大戟，雌黃挺起北大戟，直取二石。石韋舞萱花斧，石龍芮使關山斧，四個鬥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黃連、黃環弟兄二人又出，黃連使三稜鞭二條，黃環使竹節鋼鞭兩根，雙戰二人，又鬥五十金，無上下。看看戰到將晚，不分高下，各自罷戰。次日，雄黃、雌黃又出搦戰。漢營內五行齊出，黃苓輪動一條黃金棍，赤茯苓使一把赤銅刀，青蒿舞起青銅刀，黑山梔手持黑纓鎗，白朮緊挺白茅鎗；那五員撓將策馬迎敵，與雄黃、雌黃鬪到三五回合。黃芪輪刀又出助戰，二黃看看力怯，戰六將不住，那雌黃忽然口中哼出黃烟來，一霎時佈滿征場，漢將聞了那烟氣，氣舒不出，六員將大敗而回。雄黃、雌黃得勝去了，那六員將歸來，忽然昏迷，口中吐出黃水數升。決明子大驚，覆盆子道：「那黃烟必是毒氣利害，所以如此。」決明子與了六人不死的草服之而醒。次日，雄黃、雌黃又來索戰，木蘭金鈴子要戰，覆盆子囑付道：「若是黃的那怪物，又吐出那黃烟來，可暗念唵啊，啾啾啞啞，嘿，嘿，哈，九個字，則黃烟不能侵入。」木蘭金鈴子各踏了車兒，皆使仙鎗衝將出來，敵住雄黃、雌黃交戰，戰不二十合，雌黃的黃烟又吐將出來了。木蘭金鈴子各念着字咒，果然那黃烟不能犯。雌黃大驚，又戰了二十回合，只見雄黃把口一張，烘烘的哼出無限烈火來，二將大驚，把雲持車起在空中，金鈴子把紫河車亦起在空中，乃向下一望，只見那焰騰騰烈火好個勢大，漢兵燒死不少。覆盆子見了勢頭不好，急忙伏劍作法，步罡踏斗，口誦法語，頃刻

烏雲四起，風雲大作，降下一天大雨，把雄黃的火盡皆澆熄。雄黃雌黃乃目瞪口呆，手足無措，不防木蘭金鈴子從上面飛的一般，踏着車兒下來，輪鎗望二黃就刺。雄黃雌黃大驚拍馬而逃。木蘭金鈴子趕上一鎗，刺着雄黃的脊。那雄黃負痛與雌黃拚命而逃。木蘭金鈴子領兵追趕十餘里，軍師決明子鳴金，二人得勝而回。再說雄黃雌黃敗至番營，對巴豆大黃道：「狼主請收兵回國罷。」那漢朝如此勇將神仙，如何與他鬥敵？巴豆大黃道：「雌黃二仙是何話說，此言乃滅己威風也。」雄黃雌黃道：「狼主不聽好言，所以屢敗，此戰則必敗，敗則必死之理。」巴豆大黃聽了，火氣滅頂，不能忍住，便叱道：「汝二人一些功也未有，反是說噲罷兵，哈哈那有此理！」那雄黃雌黃見番王生噴，就別了姿，迳道人仍到大蘊山小蘊山修行去了。却說雷九山、棟石洞妖仙阿黎勒，帶了許多徒弟，來到番營。

巴豆大黃親自與高良姜、天雄、衆將等迎接，姿迳道人亦來謁見。阿黎勒領了衆徒弟，同進營來，衆皆依次而坐。巴豆大黃問道：「阿黎勒大仙，帶來這許多，是何仙子？」阿黎勒答道：「皆是貧道弟子，今貧道往三山五岳去領來的。」

巴豆大黃便問衆仙，道號阿黎勒道：「貧道的徒弟，共有四十四子，乃是：

五味子、車前子、茺蔚子、冬癸子、續隨子、牛旁子、都角子、摩廚子、沒石子、君遷子、大風子、白附子、赤藥子、都咸子、鹽麩子、菴絲子、白芥子、醋林子、懸鉤子、蜜栗子、萊菔子、木威子、海松子、栳榔子、胡頹子、使君子、瓦楞子、白藥子、排風子、甘露子、地膚子、葶藶子、亞麻子、豬腰子、相思子、蔓荊子、蛇床子、牽牛子、五釵子、枸杞子、木鱉子、橡斗子、黃藥子、蓖麻子。

此四十四子，皆有法術神通，本事利害。巴豆大黃甚喜，分咐大排筵宴，以請阿黎勒仙師，與衆仙子。當夜盡醉而散。次日漢營軍師甘蔗與大將柴胡前去討戰，番營內中馬兜鈴、羌活二將齊出迎敵。甘蔗使金稜藤直取羌活，羌活使水巴戟劈面迎敵，柴胡使桔梗戟直刺。馬兜鈴使大金鎚力敵柴胡，四員將戰到四五十回合，胡柴一

戟刺中馬兜鈴落馬而死。羌活大驚而走。甘蔗柴胡回營，軍師甚喜，上了柴胡的功。忽報雷丸山棟寶洞妖仙訶黎勒搦戰。衆將出營，金石斛全身披掛，決明子覆盆子皆至營前觀看，只見那個訶黎勒騎着一條金毛狗，手執一個檳榔鎚，乃是煉就的，後隨着四十四個徒弟，個個利害，都是鼠尾鎗。你道那訶黎勒怎生模樣？曾有西江月詞爲證，但見：

頭散青絲細髮，身披棕櫚皮袍；嬰粟殼甲晃寒霄，煉就銅鎚神妙。好似北方真武，世間伏怪除妖。金毛狗脊像神驚，黎勒妖仙道號。

當下訶黎勒騎了金毛狗，手持檳榔鎚，厲聲喝道：你那漢營中有法的出來會吾！覆盆子聽了大怒，按劍而出，叱道：汝何處妖仙，敢來放肆！訶黎勒道：貧道乃雷丸山棟寶洞洞主，訶黎勒大仙是也。你是何道人，敢來問我。覆盆子道：既是在雷丸山修道，何不知時事，反助逆爲惡，實爲可恨！照劍罷。覆盆子一劍砍去，訶黎勒大怒，使檳榔鎚就打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二仙鬪到百十餘回，未見高低。漢營內女貞仙揮蚤休劍，又來助戰，又鬥到四五十回合，女貞仙飛起蚤休劍於空中，要斬訶黎勒，訶黎勒神通廣大，口念有詞，那寶劍不能砍下來，徒弟大風子口中呼呼的吹起一陣大風，把上邊的蚤休劍吹去，有百數十里，虧得女貞仙有法，忙將蚤休劍收了回來。覆盆子與女貞仙兩個，只是殺不過訶黎勒，心中慌悶。那金石斛元帥與黃家五將、木通、木蘭、木遂、杜衡、石韋、胡桃、甘蔗、杜若、石龍芮等無數大將，驅三萬雄兵衝殺過去。訶黎勒招衆徒弟迎敵，那衆徒弟一聲答應，如天崩地塌，各執鼠尾鎗，將漢兵挑死無數。金元帥與衆將如何敵住？大敗而回。吐絲子吐出千萬丈銀晃晃的勁絲來，將漢兵捆住數百，好不利害！木鱉子又放出無數巨鱉來，擺首顛尾。瓦楞子口念有詞，只見千百個瓦楞流星鎚，從空打下，打死漢兵幾百，牽牛子牽了百十條水牛，亂掃漢陣，沒石子又將千萬石子，打將過來；那角子把身一搖，忽有

頭上生出十幾角來，撞死漢兵五六十；密粟子又將粟子打將過來，蛇床子放出百萬赤練蛇來，鹽麩子散下天白雪般的鹽來，漢兵仰首看時，落在眼內，瞎了上百；大風子防風子口中呼呼的吹出那排山倒海大風來，那漢兵大敗。三萬漢兵，折了四五千，那些仙子，各施手段，真正好不利害！漢將敗回。木蘭斷後，車前子又趕在木蘭的雲寶車之前，兩個又鬪了數合。訶黎勒原是率領衆弟子追趕，覆盆子駕雲走了。女貞仙土遁而回，已是黃昏時候。訶黎勒得勝而回。至次日，訶黎勒又帶着衆弟子，直抵漢陣上，擺下一座陣勢，那四十四仙子，分作四隊，十一個爲一隊，十一個爲後隊，二十二個爲左右隊，亦分四門。覆盆子決明子看這座陣勢，雖則四十四人，排這一小陣，但見陣內昏昏黑黑，殺氣滿天，實爲利害。只見訶黎勒騎了金毛狗脊，來至漢營前道：「昨日貧道大勝一陣，爾漢人皆喪胆矣。今日貧道擺這個陣，汝漢多有能人，可識此陣否？」覆盆子答道：「汝只用這四十四個妖子，以排此妖陣，法上多沒有的，不識你這妖陣。」訶黎勒呵呵大笑道：「貧道擺的仙陣，凡夫怎麼識得，今貧道擺此陣，只要捉住漢邦上將，捉你這等人，易如反掌，名爲四門仙子滅漢陣。汝若破得，貧道就去收兵，請狼主回國，若不破得，只怕那漢朝杜稷，劉姓江山，要送與胡椒國主矣！」訶黎勒說罷，騎着金毛狗脊去了。覆盆子與決明子商議破陣之法，忽見祥雲飄渺，瑞氣含和，清風齊來，紫霧天迷。決明子與覆盆子抬頭一看，雲端裏有一位神仙，後隨一個童子。決明子認得師父，威靈仙與師弟天仙子，頓生歡喜。與覆盆子道：「我師威靈仙來了。」覆盆子大喜。漢王聞知，忙與金石斛領了衆文武大小將官，皆衆迎接。決明子覆盆子俯首迎接，只見威靈仙跨着一條紫金牛，天仙子騎了一條天牛，從空而下。只見萬朵彩雲靄靄，千層秀色懸懸，說不盡仙家仙行藏。當下漢王與決明子覆盆子金石斛衆將等，接進營內。威靈仙先下了紫金牛，天仙子下了天牛，決明子請威靈仙上坐，威靈仙對漢王道：「貧道稽首了。漢王乃還禮畢，決明子等都來參拜了，侍立於旁。天仙子立於威靈仙之側。那漢王決明子覆盆子等，

都要請威靈仙略施小術，以破小兒仙陣，捉住訶黎勒仙師，與衆弟子出一口氣，望仙師見憫。威靈仙道：前此數次覆盆子之能也。今雷丸山訶黎勒覆盆子之所未能也。故貧道特親自到來。那訶黎勒之諸弟子，皆是奇怪異常！漢將莫與之敵，今又排四門仙子陣，則漢人皆要喪亡。故貧道急往破他，收他此陣。當下衆皆拜謝，供奉淨茶，清香品，威靈仙喚決明子道：臺大弟子，功將滿矣。今若貧道不來破此陣，使汝赤國之心爲心，一旦休也。決明子道：遠勞師父降臨，以破番邦惡陣，使弟子歡喜無極。當下不表。且說次日妖仙訶黎勒，騎着金毛狗脊，又至漢營，叫罵那漢邦有法力的敢破吾的陣麼？如不能破吾仙陣，則貧道與衆弟子殺進漢營，擒住劉寄奴，以索天下矣。覆盆子決明子聽了，皆大怒來請威靈仙法旨，調那幾員仙將破陣。威靈仙就在道袍袖內，取出一隻叫昆布袋，付與天仙子，汝可拿這只後天昆布袋，去駕雲誦着收子咒，與吾將四十四個小仙子裝來了。天仙子答應一聲，領法旨，騎上天牛騰空去了。衆皆大驚大異。那訶黎勒在營外大罵了半响，只是不見有人來破陣。訶黎勒忽然一看，那座仙子陣已不見了，心中恍恍惚惚，擡頭一看，只見雲端內有個童子，騎着一條天牛，口中說道：奉威靈仙師法旨，來收訶黎勒排的仙子陣去也。訶黎勒聽了，目瞪口呆，手指無措，倒於地下。未知訶黎勒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天羅陣天密喪身 番王獻珍寶降漢

天運循環不可違，只將天陣化爲灰，番君指斷棟樑柱，漢主收轡載寶歸。

却說訶黎勒因見那童子收了仙子陣去，忽然氣上心來，倒於地下，半响方醒。那訶黎勒咬牙切齒，翻身跨上金毛狗脊，手執板榔鎚，望漢陣殺將過來，忽聽得鼓樂喧天，似有仙音之狀，不一時，現出旗旛翠蓋，左有決明子

右有覆盆子中間那隻紫金牛上端坐着威靈仙，訶黎勒定睛一看，那威靈仙飄飄一位活神仙。你道怎樣打扮？有西江月詞一闋爲證：

如意冠玉簪，舉筆絳銷衣，鶴舞金霞；火神珠履映桃花，環珮叮嚙斜掛；背上雌雄寶劍，匣中微噴光華。青羅華蓋擁高牙，紫金牛穩跨。

威靈仙背後隨着天仙子，坐了天牛，手中拿着後天昆衣袋，原來那個昆衣袋真是仙家的至寶，憑你一座四面山，收在袋中，只得菜子大，所以四十四個仙子收在其內，無影無踪。當下那黎勒不顧好歹，竟奔威靈仙，覆盆子喝道：妖仙慢來！威靈仙大師此處還不拜服。訶黎勒也不回言，手執檳榔鎚，直奔過來。覆盆子起劍來迎，鬥了數合，天仙子手執劍，騎了天牛出陣。訶黎勒見了大怒，喝道：你這妖童子，你用何物，收了我的仙子陣，急速還我，萬事全休。汝若支吾，先將汝一檳榔鎚打爲肉泥。天仙子也不回答，舞動寶劍，衝開天牛，訶黎勒行動金毛狗脊，晃起檳榔鎚，兩個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威靈仙坐在紫金牛上，取出一根草，名曰坐擎草，當下口念法語，將坐擎草向訶黎勒撒去。那訶黎勒忽然墜下金毛狗脊，拋來檳榔鎚，兩手如繩索縛的一般，倒於地下。威靈仙問道：訶黎勒汝有犯天條，今悔罪否？那訶黎勒掙扎不得，口中哀告道：弟子從今改過，望大仙饒恕。弟子所苦者，修行了千里外四方五嶽化的，那四十四個徒弟，多已有法，弟子一時愚見，排只小兒陣，有犯大仙，今弟子悟過，前非歸山修道，伏望大仙師放出四十四個弟子，感戴不盡。說罷，只顧哀告苦求。威靈仙說道：本不放那些弟子去，看汝哀告情切，決已悔過，吾起慈心，放他們去，汝要好生教他苦修，歸於正教。訶黎勒唯唯拜伏於地。威靈仙取那後天昆布袋，放出四十四個仙子來。訶黎勒見了，喜不自勝。那四十四子，鼠尾鎗盡皆沒了。訶黎勒問道：汝等在袋內若何？衆仙道：昏昏昧昧，一無所知。訶黎勒道：你等皆來拜謝大仙師。那衆仙子個個漏網魚的，皆跪拜威靈

仙道衆弟子再不橫行了。求大仙寬宥衆弟子之罪。威靈仙說道：汝諸弟子此去，都要苦苦修煉，不然後必不能脫了妖字，衆皆唯喏。威靈仙又道：但訶黎勒積惡太深，我已盡知，今恕免汝速回山去焚修。訶黎勒再拜，惟命。威靈仙又念一咒，將訶黎勒兩手放了。拜謝畢，正欲起身，威靈仙又囑道：汝等若再橫行不修正道，下次擒來，決不輕恕。訶黎勒又拜道：弟子怎敢於是上了金毛狗脊，領了四十四子，垂頭喪氣，急急的歸山去了。正是：

強中更有強中手，邪仙還被正仙摩。

訶黎勒領了衆弟子歸山去苦修。虔誦不題。且說番營內天雄元帥，聞了這個消息，勃然大怒道：我師父老顏了。那四十四個師弟，都被漢營中妖仙又把那個叫化袋裝了去，呵哨可惱，慚愧死了。那天雄元帥暴跳如雷，上了黑牽牛，提了水銀刀，點了三萬雄兵。密陀僧也是大怒道：等說狼主的天下，奪不成了的麼？他也上了刺虎，手執虎杖，與天雄領兵，望漢陣殺來。日已沉西。漢元帥金石斛全身披掛，上馬綽鎗，與石韋黃芪二將領兵會戰，鬥到五十多合，不見高下。天色昏黑，天雄元帥道：待本帥來日不殺你一個罄盡，誓不回兵。金元帥道：我知你死期尚在，明日便了。當下各自收兵，且說威靈仙與漢王道天雄乃是上界惡星臨凡，利害不過，須要除去了，也方得平靜。那密陀僧是上界一個惡羅漢轉世，却也兇惡。漢王與決明子皆道：大仙師有何處制威靈仙？說道：貧道自有主見在此，當下不題。那威靈仙到四更時分，運動元神，步罡踏斗，書符念咒，仗劍作法，霎時間遣召了上界的百部天軍到此。那百部天軍，每部二十個天軍，共有二千個，個個明盔亮甲，手執旗幡，兵器等神物，威風凜凜，皆騰雲而至。衆天軍道威靈大仙師召我等到來，有何法旨？威靈仙道：貧道召你衆天軍來，非爲別事。番邦那天雄元帥，與密陀僧他二人乃是上界的惡羅漢與惡星下降，與動干戈，傷害兵民，作惡種種，殊屬可恨。我今與君等去排下一座天羅陣，以誅此二惡。那百部天軍，喝一聲諾，領法旨去了。烘烘的騰雲駕霧，來至陣上。天仙子

騎了天牛，把令旗招展，那二千個天軍，盤盤旋旋，頃刻間排下一座天羅陣，好不利害！內邊或烟或火，或水或霧，說不盡利害。外開二十八門，接周天二十八宿，旌旗飄搖，隊伍肅然，毫無俗氣，果然好個天羅仙陣，把那座勢擺完，却好天明。威靈仙騎了紫金牛，高座營內。漢王與決明子、覆盆子、羣臣等多在營前望着。金石斛與衆將列坐騎於旗門下，以待敵軍。且說那番邦探子，遂飛報元帥。天雄大怒道：「他既擺妖陣，待本帥領兵破他便了。」當時高良姜道：「聞說他那座兇陣，外有四七二十八門，元帥莫恃血氣之勇，數員大將，豈能破得？」請元帥三思而行。那天雄元帥怒氣如雷，只要去打陣，當下阿膠大王與巴豆、杏胡王使者，赤車使者，委蕤道、海石和尚、密陀僧、黎盧蕪夷、天名、精、猊、毒、羌、活等，都要去破天羅陣。那巴豆、大黃、囑付道：「汝等要去破他天羅陣，必須小心，見事行機，方安衆皆稱是。惟有天雄元帥與密陀僧道：「破他妖陣，如同反掌，有何懼哉？」當下領雄兵五萬，巴豆、大黃使烏頭太子押後隊，共一十四人，五萬人馬，浩浩蕩蕩，來到天羅陣前。天雄元帥，匹牛橫刀而出，對漢陣罵道：「你此擺妖精兇陣，若本帥不壞你，誓不爲人說罷。」望漢營殺來，耀武揚威，要與金石斛廝殺。惱那個平番小將軍踏車挺鎗而來，天雄抬頭，怎生模樣？有西江月詞一首爲證。但見：

千文凌雲豪氣，一團仙骨精神，挺鎗踏車破紅塵，四海英雄難近。身著戰袍錦綉，七星甲挂龍鱗，將軍原是小金鈴，飛車當前出陣。

金鈴子足跨紫河車，手持鈎藤鎗，出於陣前。大喝道：「你這不怕死的番賊，俺金鈴子來也。」使鎗直刺天雄，天雄大怒，舞起水銀刀，劈面相迎，鬥到三十合，金鈴子喝聲番賊，戰你甚麼？俺威靈大仙擺的天羅陣，汝可能破麼？料你也破不得，只好在此，和俺小將軍鬥殺。天雄聽了，越添心上，怒咬碎口中牙，大怒道：「本帥打破你的妖陣，只須縛雞之力，有何慮焉？」說罷，領了一萬雄兵，從東北方一門而進，後面委蕤道人、海石和尚、阿膠大王、黎盧先鋒，巴

且杏密陀僧羌活一齊殺將進去，豈知那陣中百般變化，大沙烟水，等衝出來，衆皆莫能入，惟有密陀僧從東門一門而進。萎蕤道人與海石和尚等，領了四萬人馬，再欲殺進陣中，只見那座陣的二十八門，盡皆閉了。但見天羅陣內火光衝天，旋風刮地，雨烟沸沸，沙霧騰騰，利害莫當。那海石和尚，取放杖木陽起石，望着天羅陣打去。陣中天仙子騎着天牛，張開昆布袋，將一物收去。萎蕤道人將錦地羅撒去，亦被昆布袋收了。烏頭太子大怒，拈開川芎搭上鬼箭，颼颼的射進天羅陣，又被天仙子張着昆布袋口，喝聲來，那川芎鬼箭亦收了去。衆皆呆了，睜着眼睛，却說那陣中天雄元帥，領了一萬人馬，往密陀僧併力殺入天羅陣去。但見火生四面，霧漲八方，搖天撼地，忽起狂風，倒海翻江，就把那天雄元帥與密陀僧嚇得魂魄散，悔之無及。那百部天軍，各施法力，烘雷閃電，頃刻間天雄元帥與密陀二人，皆化爲飛灰了。有詩爲證曰：可憐番國王侯貴，化作南柯夢裏人。當未入陣時，正是：

但將冷眼觀螭蟹，看他橫行到幾時。

後人道：那天雄元帥與密陀僧兇狠暴惡，到底死於天羅陣中。有詩爲證：

上臨之以天鑿，下察之以地祇。明有王法相繼，暗有鬼神相隨。

行兇畢竟逢兇，恃勢還歸失勢。勸君自警平生，可歎可警可畏。

天雄元帥密陀僧并一萬人馬，皆死於天羅陣內。那天仙子把令旗招展，百部天軍散了陣勢。覆盆子與女貞仙木蘭黃芪金鈴子，各拏仙器，殺將過去。萎蕤道人海石和尚騎了石別阿膠大王，坐着白牽牛，與衆大敗而逃。奔回本寨，急急訴於巴豆大黃。巴豆大黃目定口呆，面如土色。高良姜渾身顫發，身若僵死。忽小軍飛報道：漢元帥領了上將數十員，精兵數萬來追趕。巴豆大黃忙與高良姜道：如今便怎麼處？那幾處長城俱已靠倒，棟梁已拆盡。天雄密陀僧皆已身死，却將奈何？那巴豆大黃說到傷心，放聲大哭。衆皆苦勸方免。高良姜道：此乃天敗，非

人力之所能爲也。然事到其間，無可奈何，可速退入防風關內。於是盡皆披甲上馬，拔營而起，只剩得六七萬疲乏之衆。軍士徒歎巴豆大黃與衆到了防風關內，把關門緊閉，那金元帥大驅兵馬攻打，關中士民心胆俱裂。那天仙子領了百部天軍，駕雲上關攻打，番王失色，與高良姜商議，高良姜呆了半晌，答道：「看此局勢，關破不免矣。狼主於關上豎起降旗，限期三日開關出降，庶可保命。」於是巴豆大黃命軍士插了降旗，三日後開關投降。金石斛見了，命軍士休要攻打。天仙子領了百部天軍而回。威靈仙道：「有勞了各各請回。」書了一道退符，那百部天軍駕雲而去。次日巴豆大黃乃命西域國王巴旦杏齋了降書，令許多小軍，推了許多車子，皆是貢獻之物，無非珊瑚瑪瑙琅玕犀角明珠之類，又有派羅蜜數十担。巴旦杏步行到漢營內，拜見漢君，口稱萬歲。臣西域國巴旦杏有巴豆大黃降表呈上，侍臣接來，安在御桌上。漢王與決明子細看道：

朝致 臣巴豆大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拜伏大漢天子駕下，伏惟胡椒番國，無理益甚，自持強暴，興卒有犯天

漢天子親勞神思，遠來征伐，理應倒戈卸甲，以服降，奈衆將士抵死欲戰，茲有此敗，臣罪該萬死，賴

漢天子仁慈厚德，以准投降。今特獻明珠二車，珊瑚二株，琅玕瑪瑙四車，犀角玻璃二車，共計八車，外有波羅蜜數十担，以奉獻。

太子略表微儀，握此誠心，謹表上聞，伏惟聖鑒。

漢王看罷微笑，問巴旦杏道：「那番王肯服乎？」巴旦杏對道：「是。」漢王道：「那巴豆大黃強暴欺朕，朕屢讓他，他必要與朕爭鬥，至有禍，今事敗投降，造化他了。本待生擒這廝，以出朕氣，朕又廣施仁德，不忍加罪，寬恕他了。」巴旦杏再拜稱謝，決明子道：「我主仁德之君，不念舊惡，番王雖則犯逆之罪，他又折了多少上將雄兵，今勢急獻寶來降。」

我主我主仁慈，必無罪他之理。巴旦杏大喜，拜了漢王，決明子等俱到防風關，把上項事說與巴豆大黃、阿膠、大王等，綁縛了來到漢營投降。口呼萬歲，臣該萬死。漢王命解了縛，賜坐錦墩。巴豆大黃奏道：「臣真該萬死，罪在不赦。蒙萬歲恕宥，不責，反賜錦墩，又何敢坐。」漢王再三命坐。巴豆大黃與阿膠、大王、巴旦杏皆坐下，惶恐不敢抬頭。漢王請他三人飲了御茗。巴豆大黃見漢王毫不見責，心中甚喜。漢王傳旨，設御宴以待，三人宴畢，巴豆大黃與阿膠、大王、巴旦杏，山呼拜舞，辭別漢王，與軍師等出營。決明子送他上了坐騎，三人作別而去。巴豆大黃回國，委難道人高良姜等皆散去了。海石和尚仍回地錦村菴，闍寺去。阿膠、大王也別了番王，領了辛夷、麥門冬二將，回班貓國去了。巴旦杏倒折了幾萬兵馬，與那九皮大將，也回西域國去了。那巴豆大黃自此不敢正視漢邦，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此是後話。且說漢王與衆文武來拜謝威靈仙，那威靈仙與漢王道：「我大徒弟今已功滿，可隨貧道歸山去罷。」決明子亦欲辭別漢王，隨師父回山修道。漢王聽了，愁容滿面，似有些捨之狀。未知那君王肯放決明子回山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漢天子征番回國 封勳臣樂享太平

旌旗蔽日馬頻嘶，漢主征蠻回國時；良將艱辛歸故里，鳳凰池上樂封諸。

話說漢王征番，鬥了許多時光，番王已服，劉天子與文武等，都拜謝威靈仙法力，得除大患。威靈仙作別漢王，要帶徒弟決明子回山修道。漢王心中不忍分離，况又盤桓了二個年頭，那裏捨得。卽對威靈仙道：「求大仙與天仙子道兄先去，決明師待朕回國時，便歸山修道，未知師尊見允否？」威靈仙道：「既如此，貧道先自歸山。漢王甚喜，與決明子覆盆子衆文武等拜送，那威靈仙騎上紫金牛，天仙子上了天牛，騰騰的駕祥雲，冉冉而去。漢天子金

元帥班師回國。漢帝排鑾駕，坐御龍輦，百官隨護。決明子覆盆子左右二車坐着。女貞仙作別漢王，要回去了。漢王與衆皆拜謝了。那女貞仙與金銀小姐道了八個字道：一個姻緣，即便修仙。金銀花亦別了。山慈姑徒弟，又拜別了父親。山菜英與弟山查等，同了女貞仙，駕雲歸琥珀山水萍洞去了。那漢王班師回國，那南星國令大將杜衡把守。漢王道：杜衡有功，加封征番將軍都武侯。杜衡山呼拜謝，把守邊關不題。漢王起駕，金石斛與衆將皆是喜氣洋洋，鞭敲金鐙響，齊唱凱歌聲：一路上好不威武。曉行夜宿，都是平陽之地，行了半月有餘，已到地黃關。漢王命勇將石膏守管，奉旨去把守不題。漢王一路班師回國，那些州府官員，都跪伏迎接，我且不表。又行六百里之遙，龍骨關又到，也無守將。漢王命勇將蘇梗管轄，蘇梗奉旨去了。那漢王與衆文武將士等，在路行程，不十日，已至大國長安。決明子先打發探子，王不留行去報朝內太子與大臣等。那漢王乃是中宣十一年春，王正月，出師，御駕征蠻，今日龍駕回朝，乃中宣十二年冬，十月上旬也。那長安城中的百姓庶民，轟轟的歡悅，男男女女，老老幼幼，皆捧着香花燈燭迎接，拜伏道旁，以迎仁德之君。御駕到了城內，金石斛把兵馬多屯扎於城外，當時王不留行去報知朝內百官，那王孫太平宰相管仲，杜仲國老甘草等，都在朝門外迎接。那劉天子威威赫赫，駕至玻璃殿。景天皇后與蘭花公主出接，當下不表。却說次日，是十月初十日吉，五更三點，天子坐金鑾殿，文武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闕，瑞氣罩龍樓；含烟遇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影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繡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紫金輿；鳳羽扇開，白玉塔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那百官拜舞畢，決明子與覆盆子都來朝拜，行君臣之禮。漢王賜坐錦墩，開金口道：軍師法師，二仙功大如秦

山矣。決明子覆盆子道：貧道等何功之有？今貧道二人都要拜別陛下歸山隱跡，修道去也。漢王躊躇想道：與他財寶等物，他必不受。漢王心內不安，當下傳旨文武百官，皆來拜謝軍師法師。漢王贈決明子爲普德大真人，覆盆子爲廣法大真人，二仙謙謝，告別君王。決明子要領徒弟木蘭回山，漢王欲封官職，那木蘭又是修仙的個人，不好封賞。漢王也贈爲寶袋廣力仙子。木蘭亦拜謝了，別了金石斛與大兄佩蘭隨師父覆盆子回到白芨山仙茅洞去了。決明子別了漢王要回山去，漢王戀戀不捨，然事已如此，只得順他去修道。決明子辭別了漢王君臣，洒淚相送，衆文武都要出朝門。那決明子歸武當山菩薩石洞，師父威靈仙處去修葺去了。那天子坐龍位，金石斛金櫻子金銀花金鈴子山呼朝見，漢王道：元帥與王子等，血戰勞苦，功實大哉！金石斛奏道：陛下何出此言，凡爲臣子者，當與國家赤心効力，臣等父子無功，惶恐之至。漢王封金石斛爲忠國大將軍，耀武王賜金印紫綬，妻木氏爲國太夫人，又賜金石斛黃金千鎰，白璧百雙，珊瑚樹一株，綵緞二百端，加二十級長子金櫻子爲蕩寇大將軍，英傑侯。金鈴子爲滅寇大將軍，雄傑侯，皆賜金印冠冕。金銀花爲英烈夫人，一品服色，賜鳳冠霞帔。二副金，石斛父子與銀花口稱萬歲，山呼拜謝。漢王傳旨，起建銀鑾殿，與金石斛居住。金石斛與子出了朝內，回到府中，與木氏夫人一家相見去了。是不必說。漢王又封爲黃連退番大將軍，盡忠侯。黃環爲驅遼大將軍，保國侯。長子黃芪爲倦勇大將軍，安漢侯。黃苓爲少勇大將軍，黃寮郎爲英武大將軍，欽賜黃耆珠燈四對，彩女八人，與金銀花小姐完婚，又賜御十二人，那黃家五將，山呼謝恩，退出午門外。黃環黃寮郎告別黃連等，回申州汛地去了。黃耆奉旨完婚，不在話下。漢王又封木通爲衝盪將軍，宣州侯。石韋爲鎮北將軍，申州侯。石龍芮爲平寇將軍，勇異侯。甘遂爲車騎將軍，秦州侯。山茱萸爲破虜將軍，渠州侯。其子山查爲獍勇將軍，又封蘇子爲安遠將軍，潞州侯。甘蔗杜若皆爲異勇大將軍，茅根白芍皆爲偏將之職。又封胡桃爲奮勇將軍，永安侯。石長生爲馬將軍之職，又

封爲王不留行仙行大將軍。餘皆論功陞賞，衆官皆山呼萬歲，謝恩而去。漢王又加降將柴胡爲良勇將軍，義武侯。又將邦番貢獻許多珍寶，皆賜功臣矣。漢王又加番將白木青蒿、黑山梔、赤茯苓爲四方無敵將軍，仍將馬兵二十萬糧餉十萬發還南番，由跋國王吳茱萸，又取珍珠瑪瑙玻璃犀角等物，共一車，令四將帶去致謝。吳茱萸那四將山呼拜舞謝恩，運了糧草，領了兵馬，回由跋國去了。漢王又把十數担波羅蜜分給二擔於各位功臣，餘皆賞了衆百姓，每人食一枚。那些庶民百姓，食了這樣好滋味，都呼萬歲，其聲震動天地。漢王取百姓功勞簿，細細看畢，漢王次日傳旨，於午門外建造一座閣，名凌霄閣，上面彩畫龍鳳麒麟等物，中間立一大牌，額標上衆功臣的名字，千古不朽。又將陣亡許多大將，一一旌獎封贈。江南提督董棕爲威烈侯，溧州參將山豆根爲武侯，地黃關總兵乾葛爲勇盡侯，蘇子之弟蘇葉爲冤滅侯，廣州徐長卿總兵爲忠烈將軍，諡不屈侯，信州總兵桑寄生英烈將軍，諡無滅侯，福州總兵蘇方木爲豪烈將軍，諡武竭侯，旌海藻爲石勇將軍，山棗黃丹爲英忠將軍，忠心戰將百草霜、盧荃、盧根，皆封爲將軍之職，都立牌位。那漢帝一面封完，其餘衆將官立名封畢，衆皆山呼萬歲退出朝門，各回州府。漢王又招金櫻子爲附馬，與蘭花公主成親。衆皆熱鬧月餘。那金銀花小姐與黃蓍成了婚，有三個年頭，不生男女，忽然想起師父女貞仙，教他修行了道。金銀花將此事告知父親，耀武王金、石斛與母親木氏太夫人，堅意要去修仙，耀武王夫妻無奈，只得順從。那金銀花把鳳冠霞帔去了，仍是道姑打扮，即便拜別父母，又拜別了公公黃連、丈夫黃蓍等，忽地借土行到琥珀山水萍洞去了。後來成了仙道。那金鈴子做了三十年雄傑侯，亦拜別了雙親與兄金櫻子等，也去那石蓋山百合洞中，師父薯蕷仙處去修煉。後來亦成正果。那黃蓍後來悟却塵世，亦去武當山菩薩石洞拜了決明子爲師。後來也成仙道。來度母親金香、金鈴子來度父親金石斛，後皆白日昇天，此是後話。那漢天子劉寄奴仁施廣德，衆百姓歡悅。

却又是五穀豐登，年時大熟，百姓皆稱天子洪福，歡聲滿街，謳歌盈野。那時庶民百戶，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真有唐虞之風。那漢天子劉寄奴，登了二十六年洪基，享了三十年太平天子，壽六十有五而崩。王孫太子卽位，景天娘爲太后，天下又却太平。後人有古風一篇，以附卷末。

漢王堂仁德君，無端番寇動刀兵。巴豆將軍恃勢大，天雄元帥逞奇能。天竺獻關真逆賊，天使國老到番營。幸有棟樑金石斛，寄奴天子自親征。軍師許把盧黎繫，飛刀能破是金鈴。番后法術能驚衆，凶惡一齊都不行。萬國九州皆降伏，立決勝亂將紛紛。雲母寶法固難敵，請得女葵有仙名。督郵請進五行陣，海石和尚惡狼狽。石斛破陣折兵馬，續斷谷內受艱辛。仙子木蘭果利害，奪卻南星一座城。國內生非盜賊起，先天竺與後天門。三個將軍能保國，天門逆黨一時傾。君臣賞荷靈臺上，興妖作怪水蛇精。獨脚仙與土殷雙，太子烏頭射漢兵。智降柴胡決明子，雄黃雌黃大煙生。威靈仙布天羅陣，焚滅天雄與妖僧。不是番定驚宇宙，怎得番王肯服心。鞭敲金鑿回朝日，衆位功臣表鳳林。漢朝社稷今永祚，一繞乾坤定太平。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17 16708

飛昭薛濟今薛彭新正五十五羅楊飛平蘇蕪水蘭白小梅缺金
 仙君剛佛活公 丁仁古奇 德紅 通 虎 遊 度 公 山 貴 觀 初 二 三 反 和 豹
 雲 台 月 夢 英 秀 鴻 殊 妖 龍 家 二 掃 平 平 江 樓 征 征 續
 平 再 豔 雄 佳 雁 說 掃 平 平 江 樓 征 征 續
 走 陽 圓 佳 雁 說 掃 平 平 江 樓 征 征 續
 國 傳 記 史 傳 唐 話 丹 緣 夢 記 集 傳 傳 將 北 樓 南 西 南 夢 梅 案 西 東 集 集 唐 番 圖

所 版
 有 權

版 再 月 三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秋 春 木 草

冊 一 裝 洋

角 五 價 定

標 點 者 沈 世 榮
 校 閱 者 周 郁 浩
 出 版 者 大 達 圖 書 供 應 社
 批 發 所 河 南 路 泗 涇 路 口

本社出版各種標點書籍，原託廣益書局經售。猥蒙讀者嘉許，訂購日衆。茲爲發展營業，另闢本社批發所於河南路泗涇路口。力圖檢配迅速，益臻供應完善。如荷惠顧，竭誠歡迎！



~~1620103~~